

金

瓶

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月初版

真金瓶梅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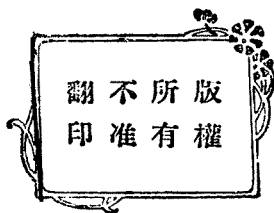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頁責校對者王樹培

本書特點

本書與水滸傳西遊記在舊小說方面並稱爲三大奇書；而本書注重實際，尤有更進一步之描寫，爲其他二書所不及；這是特點一。

本書的重要，並不建築在那些穢褻的描寫上；就把書中所有穢褻的描寫，一齊刪除罄盡，也自有其卓然可傳的真價值存在著——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本子中，就可以見到這個情形；這是特點二。

本書爲最偉大的寫實小說，把世紀末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種種的罪惡，種種的黑暗情形，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了出來；描寫世態人情，尤有針針見血之妙；這是特點三。

本書也描寫家庭間的黑暗；我們一看到了這西門慶的家庭，是這們的腐敗，就知道這一種病菌，至今還深深的盤踞在各個家庭間，並沒有撲滅了一些兒去；革新家庭，實爲切要之圖；這是特點四。

本書作者王鳳洲，在當時原與奸相嚴嵩有仇；據說他寫蔡京父子，即指嵩與世蕃，寫林靈素，即指陶仲文，寫朱勛，即指陸炳；其於譏彈時事，指斥朝政，雖不出之大聲疾呼，而凡百醜惡之狀，自無所遁形；這是特點五。

本書對於三姑六婆，常持深惡痛絕之態度，排斥不遺餘力；此三姑六婆者，確爲社會間之一大蠹；得此足令讀者資爲借鑑，知所趨避；這是特點六。

本書寫北方民間之情形，有繪影繪聲之妙，實可於說部中獨樹一幟者；這是特點七。

本書版本絕多；現在所刊印的這個本子，乃是人家所珍藏的一個鈔本，我們中人說項，出了重金始弄

了來的；其「淨化」的程度，實駕乎其他一切的本子以上，足當「樂而不淫」四個字；這是特點八。本書的作者是誰？作者所以寫本書的動機何在？中間孝子復仇，還有如何曲曲折折的一段歷史，倘然細說起來，又有很長的一段事實，直和這個說部的本身，同樣的來得新奇動聽。現在我們作了很詳細的一篇考證，附在前面，以備讀者參考；這是特點九。

本書於文字之外，尚有明末新安名手所製的插圖，都是按照書中情節而精繪的，原底向在清宮珍藏著，外間殊不易見到；現我們爲使讀者滿意起見，不恤重金，轉輾訪求，覓得了此項精圖來，擇其最能傳神者數幅，插附書中，以供欣賞；這是特點十。

金瓶梅考

一 金瓶梅的真價值爲穢褻的描寫所掩蓋

人們但一說到淫書，總舉金瓶梅作代表；究其實際，在這書中，穢褻的描寫也確是太多了一點了！此之故，這金瓶梅就不能公開的，給人們自在的去欣賞。便是有幾個因慕此書的盛名，想要一展讀其內容的，也祇能偷偷掩掩的，躲向無人之處去閱看，萬不能給人家知道到這回事；更不能公然的說起著，倘使給揭露了在偷看金瓶梅的這樁秘密，那真要給人家笑話煞了！

而坊家刊印這一部書的，雖也有厚利可圖；但爲了牠是一本淫書的緣故，不免慌於那些因果報應之說；種種的傳說，也就因之而起，說是凡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燒店的慘禍！在沈德符的顧曲雜言裏，就有這們一段關於金瓶梅的話：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會有全帙否？曰：第觀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鈔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德惠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權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犂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所謂『吾豈以刀錐博泥犂！』真是戰戰兢兢，到了極點了！這是此書剛流行時的一種情形——至平心而論：這一種淫書倘然是風行一時，確是足以『壞人心術』的！

張竹坡把此書加以讀法和評語，梓行了一部所謂第一奇書者，他當然是不怕墮入泥犂的了；可是他又怕受清議的非難，便又苦心孤詣的寫了一篇苦孝說，冠於其首；至此苦孝之說之所以來也，亦毫無因由，實因關於這個說部，曾有王世貞造此說部，置毒於紙，以殺其仇唐順之之傳說。視其通篇是這們的寫著：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於大造，孝子有痛於中；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冤也。至於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算，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海枯石爛，其味深長！是故舍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慄焉如刀斯割，如蟲斯噬也！悲夫！天下尙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耳目，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蒼高天，茫茫厚地，無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幾矣！然吾聞死而有知之說，則奇痛尙在；是死亦無益於酸也！然

則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夫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既不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憾，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在這裏，他抓著了「苦孝」二字爲經，又抓著了「幻化」二字爲緯，竟是繞著辯子大做其文章，也可說是能曲圓其說的了！

不過，在以上所說到的這一切，什麼讀者，什麼出版者，什麼批評者，對於這金瓶梅並沒有真正的一種認識。他們這一般人的所以要閱讀金瓶梅，所以要梓行金瓶梅，所以要批評金瓶梅，全是注意在這些個穢褻的描寫上；而關於此書最有精采的地方，反都把它來忽略了！這不是有些喧賓奪主麼？其實，這金瓶梅自有其最爲精采的地方，也就是牠的真價值所在；什麼一些個穢褻的描寫，祇能算是蛇足，在書中並不具有若何重要的成分的！

因爲情形是如此，我們倒可以乾脆的說了：倘能把書中所有的一些個穢褻的描寫，一齊刪除個乾淨，連根株兒都不留；那麼，牠所獨具的一切特采，反可不爲前者所掩蓋，而豁然的呈露出來了！——其偉大或者還在水滸、紅樓夢、三國志之上，而不失爲中國第一流的小說！

二 最近所發見的一個「樂而不淫」的真本

這樣的一個意見，也不是自我作古，在以前，人們就有想到了的。——在此情形之下，便有所謂真本金瓶梅者產生了。——此書在民國初元，存寶齋曾有一個鉛印本；現在一切以什麼「孤本」「古本」

相號召者，大概都是脫胎於此。

但在這個本子中，也有美猶有憾的地方；那就是：一切穢褻的描寫，果然已是刪除淨盡的了；可是，不僅刪，還要改，不僅改，還要增；以此，在這些刪改增加之處，每不能如天衣之無縫；而筆法互有歧異，一見就知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筆，更是足使本書減少價值的！

現在，我們不恤重金，又覓得人家收藏的，另外的一個本子了；在這本子中：關於一切穢褻的描寫，可說得是刪除淨盡；其「淨化」的程度，或者還在所謂「孤本」「古本」者之上。修改處也不多，都是處於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而始略加修改，把較為雅馴，較為蘊藉的字眼，換了上去的。至於增加的地方，可說得是沒有；就是有一些，無非爲了中間有被刪去的地方，欲求得文字上的順通，做上一番補綴的工作而已。依此而言，牠把金瓶梅中最有精采的地方，實比較的保存得爲特多；而在文字上，也決不會使人感覺到，若何的不一貫，有出自二手之嫌。古人說：『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大可以把這句話贈給牠了。——這是從未刊印過的一個鈔本；瞧情形，牠是以「崇禎本」爲藍本，而經了什麼人修改過的。可惜上面既沒有什麼序，也沒有什麼跋，不能使人知道，修改成這個本子的主兒是那一個人？又是生在那一個時代的？不過，再瞧書中，我們他們的「們」字，都作「每」字；大概他所依據的那一本，在一切「崇禎本」中，牠還算是最早的；因爲，在後來的一切「崇禎本」刻本中，我們都已見到把「每」字改正爲「們」字了。可是，又有人說：這樣的方法，還不大好；倘真爲保存古作名著的本來面目起見，最好在刪改的地方並不補充什麼，而祇是很忠實的說明刪去了若干字，若干行。這也是上有先例的；如英國由拉丁文譯成的那本愛經，凡遇不雅馴的地方，皆刪去不譯，或竟寫拉丁原文，不譯出來；又像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叢刊

凡遇原書穢褻的地方，也都用×××來代替著。

這方法固然更是好了；然而也有一種流弊：人們一見了這些用×××代替的地方，或是知道在這裏曾經刪節過，少不得又要去查看前後文，而想像出被刪去的原文究是如何的一個情形！這不是徒亂人意麼？這不是更其要不得麼？

三 金瓶梅所表現的社會及人物

那麼，金瓶梅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小說呢？牠的精采之處究竟在那裏呢？牠是一部最偉大的寫實小說，中國社會間的形形色色，都給牠很真實的表現出來了！拿水滸傳和牠來比，水滸傳還嫌不怎樣的真實；牠所描寫的英雄，仍然是半想像的超人間的人物，牠所表現的社會，也不是什麼「着根於地」的最真實的人間的社會。

金瓶梅卻不然，牠處處是以「真實」為前提，牠所入骨三分，刻劃得非常逼肖的，都是當時一些個社會的病態；而造成這個病態的社會的一切重要分子，自然也一一地在牠的筆下活躍著。——而且，這般的一個社會，這樣的許多人物，就在如今，還是懨懨一息地掙扎地生存著，和本書產生的當時並沒有改變得什麼。

譬如書中所記姦盜邪淫以及一切巧取豪奪之事，不是如今的社會中還是不斷的在搬演麼？我們每天祇要翻開日報來，向著社會欄中瞧看一下，就可充分的瞧到的了。

此外，如西門慶的爭風毀花院，楊姑娘的氣罵張四舅，西門慶的謀財娶婦，吳月娘的愛近三姑六婆，在現下的社會中，更多著這一類的事實，尤其像是繪影繪聲的給寫了出來。

至講到一切的人物，則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模型的；如王婆可代表著一般的「牽頭」，潘金蓮、春梅可代表著一般的蕩婦，陳敬濟可代表著一般浮浪的少年，應伯爵可代表著一般幫閒的門客，武大郎、花子虛可代表著一般被侮辱的弱者，鄆哥可代表著一般的小人物——這不是在今日的大都會中，我們天天都可以見到的麼？

而書中的主人公西門慶，迹其一生的歷史：最初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比及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

他以一個一品大百姓，竟能和官吏交通，全仗著和朝中的楊戩勾結，作上他的一個靠山的緣故。不久，這個靠山倒了；他爲了要洗滌自己不是楊戩的一黨，便用金錢去勾結蔡太師——蔡京，併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謙的門路。這蔡太師嗜貨如命，本是利用著這些家奴和破落戶，來肥飽私囊的。在這裏，他倒得到了一個更大的靠山，在鄉里間的勢力也因而更爲膨脹，居然可以爲大商人們說分上。

蔡太師生辰時，他送了一付「生辰擔」——一份重重的禮，再爲了翟謙的向他需索，又把一個韓愛姐，陪上了一份粧奩，送給翟謙作妾。從此，翟謙更在蔡太師面前替他說好話。蔡太師果然給他說動，又瞧在他這份厚禮的面上，竟把他提拔了起來，平地一聲雷的，在那山東提刑所，做了一個理刑副千戶。由此，他便做了一個正式的官僚了。

一有了功名官職在身，他的氣勢和派路，更和以前不同：在一方面，自有多少人來承迎，來趨奉，來投托，連得中朝貴人，如劉薛二內相，都來和他賀喜，和他親近。在另一方面，他卻又廣事交結，倘有京朝官，經了

有力者的介紹，到來他家中，更是竭誠的周旋著，款待著。如蔡狀元來了，他招待得那們的殷勤，結果送了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連得同來的安進士，也叨了一點光，受到了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銀三十兩——一份的厚禮。

同時，他一做了提刑官，更把無賴的本色放出，竟不顧一切的，貪贓枉法了起來。如苗青串通強盜，殺死了家主苗員外；照例這該得重重的辦罪的了！不料，他接受了苗青一千兩銀子的賄賂，巧爲開脫罪名，只把強盜來定了罪。雖爲此事究竟鬧得太大了一點，曾被會御史參了一本。但一經他打點重禮，差人上東京，央及蔡太師去；果然設法力爲開脫，並弄了這們的一個鬼，吩咐兵部余尙書，把這參本按捺下，只不覆上來。

未幾，舊巡按任滿而去，另點了一個新巡按下來。新巡按宋盤，也是蔡太師的私人，自然和他是一鼻孔出氣的！更有一件湊巧不過的事，蔡狀元恰恰又點了兩淮巡鹽御史，和宋巡按並是同年；他因又轉托蔡狀元，請宋巡按到他家去宴飲。這一來，更把他的地位，擡高了不少；而他從此反又多得了一個靠山，更是不必說起的了！因此，不久便又升爲正千戶提刑官。

他本有鹽票在手，也是一個鹽商；蔡狀元既作了兩淮巡鹽御史，他更近水樓臺的，請托了一個人情。蔡御史除說了一句『這個甚麼打緊！』之外，還對他的管事來保道：『我到揚州，你等巡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你瞧他在運鹽上，有上這般的通天手段，又安得不打倒一般競爭者，而獲取了厚利？

又到了蔡太師的生辰，西門慶親自進京拜壽，這一次，除又送了重重的一份禮之外，還又拜了蔡太師。

爲乾爺。從此，他的地位更是隆隆直上，不但可以不怕上官，竟與一省之尊的宋巡按可以平起平坐，有時還可以爲小官僚們通關節，說分上；同時，他的家產也日增了，商店也開張得更多了，買賣也做得更大了。此外，他一面既嗜色如命，一面又嗜貨如命；他的娶孟玉樓來家，一半固然爲的是色，一半又爲的是財，在把她娶了來家時，什麼「南京拔步牀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四百疋」（本書第七回）——這一份嫁粧，也都到了他的手中了！他的圖娶李瓶兒，也是這個樣子，而他所獲得的財物，更千百倍於在孟玉樓身上所獲得的。尤其要不得的，李瓶兒的丈夫花子虛，還是他的結拜兄弟，他竟會喪盡天良至此！

至他的娶潘金蓮來家，在事前既同謀把毒藥將她的丈夫武大害死，在事後又設法把她的夫弟武二充配到孟州去；這一次，他雖祇是爲色，不是圖財，但他的罪大惡極，可更是到了極點了。

你瞧：這不是一般士豪劣紳的影子麼？在這中國的各城市村鎮中，正隨處都可找得到這西門慶式的人物；就在現在革命的時代中，尙還沒有把這根株完全剷除了去！

關於書中描寫人情世態之處，確有燃犀燭奸，鑄鼎象物之妙；茲隨意抄寫一二則於下，以概其餘。如，在三十二回中的一段云：

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三個在下邊凳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逕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

這拿電影來說，祇是一點兒小動作；然就在這一點兒小動作之中，不啻已爲這李桂姐來上一個特寫了！又如，在五十六回中那一段云：

常時節作謝起身，袖著銀子，懽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吵嚷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裏，尙兀自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叫老婆耳朵裏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裏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著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嚙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裹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裏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著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卻不好倒恁地嬌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都閉著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著。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便不睬他，人就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說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耍你，難怪你來……！」

在這裏，這金錢如何的可以把世人來顛倒，匹夫匹婦間又如何的崇拜這金錢，都給他繪影繪聲的，形容

出來了。

末後，在本章中還要附帶的記上一筆：這樣偉大的一部著作，爲什麼要把這些個穢褻的描寫夾雜在裏面，使之駁而不純呢？這不是本書的作者太不自重麼？——不自重固然是不自重了一些，然而中間也是有上原因的：這全是一時的風氣所尚，仍和當時的社會有上密切的連繫的。

原來本書的產生，雖不能確實的斷定，是在什麼時候；但據一般人的意見，大概總在明朝嘉靖間。——這是最最穢亂的一個時代；試把當時的情形一言：那在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都以獻房中術而驟貴；至嘉靖間，陶仲文又以進紅鉛而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流風所被，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於是一般熱中之士，歎羨此富貴之易得，不恤竭盡智力，以求奇方。而在平口，也就不以縱談房幃及方藥之事爲可恥的了！在此情形之下，說部當然也蒙其影響，什麼繡榻野史，什麼如意君傳，什麼弁而釵……那一類以性交爲中心問題的淫穢小說，竟是日出而不窮；最可笑的，連得水滸傳是那們專以描寫英雄爲主要的目的，竟也未能免俗，有時還夾著一些不乾淨的描寫在裏面；而一切的戲曲中，更是要不得，往往充滿了齷齪的對話。同時，春畫的流行，也成爲空前未有的盛況，直至今日，還有什麼風流絕暢圖，素娥篇……這些名目，在我們的耳鼓中留遺著。雖則這些不堪入目的東西，已是絕跡於世的了！

你想金瓶梅的作者，既生於這們一個淫靡成風的時代中，環境是那們的惡劣，他又怎能自拔呢？——何況，他或者還不自知其非，反以爲書中倘沒有這些個穢褻的描寫，恐不足以號召一世，也算不了第一流的小說的！——咳！這一來，他可就想了左了！生生的破壞了，他自己所已構成的，那一種偉大的工作，而把

牠所具有的真價值，幾乎掩蓋得使人們瞧不到！

四 金瓶梅的作者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據一般人的意見，都以為是王鳳洲（世貞）。這也是很有上很可靠的來歷，並非隨便說說的。原來在寒花奩隨筆中，有上這們的一段云：

世傳金瓶梅一書，爲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卽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則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卽以西門對之。或又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覬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卽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忽不見。巨公頓悟爲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卽鳳洲也。巨公爲唐荆川，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荆川譖之也。姚平仲綱鑑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爲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卽荆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鳳洲旣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荆川，數遣人往刺之。荆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竢。荆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爲治筆。管卽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後遇於朝房，荆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爾。荆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譔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

發而死。或傳此書爲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荆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者爾。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爲嚴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鳳洲之所以撰寫金瓶梅，鳳洲之如何假手於金瓶梅，而復其父之仇，以及鳳洲之父忤之如何見惡於嚴氏，卒爲所害，鳳洲之如何與唐荆川結仇之原因，好似歷史這們的一本的，都在這則筆記中，一一敘述了出來。倘然是沒有這樁事情的，恐怕不能說得如此的頭頭是道吧？又缺名筆記中，也有如此的一則云：

金瓶梅爲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爲報復嚴氏之督亢圖，或謂係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內獄成，羅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問會荆川解職歸，徧閱奇書，漸嘆觀止。乃急草此書，漬砥於紙以進，蓋審知荆川讀書，必逐葉用紙黏舌，以次披覽也。荆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驀覺舌本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謂其子曰：『人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而至，蒲伏於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荆川，願及未蓋棺前，一親顏色！』鑒其誠，許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纒首之辱，進醜不足，更殘支體以爲報也！二說未知孰是？

觀此，與上則所記也，復大同小異，其最大的一點，即對於金瓶梅作者之爲王世貞，未能加以肯定，以爲或另有其人。不過，假手金瓶梅，以向荆川復仇之說，卻可由此更得一有力的證明，知道外面確有上這一種傳說，並非憑空而起的。又顧曲雜言在論及本書的一節中，則云：

——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也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宣林

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勗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

所謂嘉靖間大名士，雖祇是含混其詞，沒有指明是何人，但祇須略一推按，就知他說的是王鳳洲了。一切的筆記所載，以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鳳洲，大概就是基於這一語的。

但也有一部份人，以為金瓶梅的作者，並不是王鳳洲，這以時人郭源新主張得為頗力。他曾在文學創刊號中發表了一篇談金瓶梅詞話，我且把他這篇文章節錄下一節來，轉載在下面，也可見到他是怎樣的一個意見了。他道：

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了。金瓶梅詞話欣欣子序說道：『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蘭陵即今嶧縣，正是山東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貞，殆不必再加辨論。

欣欣子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說道：『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也許這位欣欣子，便是所謂「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罷？這就其命名的相類而可知的。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人呢？是嘉靖間？是萬曆間？

沈德符以為金瓶梅出於嘉靖間，但他在萬曆末方才見到。他見到不久，吳中便有了刻本。東吳弄珠客的序，署萬曆丁巳（四十五年），則此書最早不能在萬曆三十年以前流行於世。此書如果作於嘉靖間，則當早已『懸之國門』，不待萬曆之末。蓋此等書非可終祕者；而那個淫縱的時代，又是那樣的需要這一類的小說。所以此書的著作時代，與其說是在嘉靖間，不如說是在萬曆間為更合理。金瓶梅詞話裏引到韓湘子昇仙記，引到許多南北教曲，在其間，更可窺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來。欣欣子的序說道：

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翦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

按：效顰集、懷春雅集、秉燭清談等書，皆著錄於百川書志，都祇是成弘間之作，丘瓊山卒於弘治八年，插入周靜軒詩的三國志演義，到萬曆間方才流行，嘉靖本裏尚未收入，稱成弘間的人物爲『前代騷人』，而和元微之同類並舉，嘉靖間人當不會是如此的。蓋嘉靖離弘治不過三十多年，離成化不過五十多年，欣欣子何以『前代騷人』稱丘濬、周禮輩！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時代放在萬曆間（假定金瓶梅是作於萬曆三十年左右的罷），則丘濬輩離開他們已有一百多年，確是很遼遠的，够得上稱爲『前代騷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傳，當即如意君傳；于湖記，當即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記；蓋都是在萬曆間而始盛傳於世的。

我們如果把金瓶梅詞話產生的時代放在明萬曆間，當不會是很錯誤的。

照他這段話看來，說得頗有依據，並不是貿然而發，我們再也不能說金瓶梅的作者是王鳳洲了。然而這所謂笑笑生者，既不是王鳳洲，又是什麼人的化名呢？他可也不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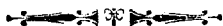
此外，又有出自李卓吾手筆的一說；然也提不出怎樣有力的證據。至王曇在金瓶梅考證中說：『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卽無行，何至留此穢言！』這也祇是抽象的一句話，當然算不得數，不能就把此說打消了去的！

二四七八，若狂於上海。

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顛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卻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個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西門慶聽了，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卻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一口西門慶正使小廝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來家的便益些。』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岡上那隻大蟲，昨日被一個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於是手舞足蹈說道：『這個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的避難在柴大官人莊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過這景陽岡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誤過了，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去坐罷。』只見來興兒來放桌兒，西門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於是一同到臨街一個大酒樓上坐下。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響，衆人都

梅瓶金本真

目 總



清宮珍藏名手精圖……………二幅

本書特點……………編者

金瓶梅考……………趙茗狂

回 目……………一百回

正 文……………一百回

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了。單留下這幾個顛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卻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個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越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西門慶聽了，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卻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一日，西門慶正使小廝請太醫珍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早來家的便益些。』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會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會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岡上那隻大蟲，昨日被一個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於是手舞足蹈說道：『這個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的避難在柴大官人莊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過這景陽岡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怎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誤過了，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去坐罷。』只見來興兒來放桌兒，西門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於是一同到臨街一個大酒樓上坐下。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響，衆人都

一齊瞧看。只見一對對纓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而便是那打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個人還擡不動；末後一疋大白馬上，坐着一個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個人。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個人，若沒有千百觔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三個飲酒評品，按下不題。單表迎來的這個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糾糾，七尺以上身材；闊面稜稜，二十四五年紀。雙眸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觀時好似一雙鉄確。腳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頭落時，窮谷熊熊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朵銀花；身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要來尋他哥子，不意中打死了這個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裏。卻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付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杯酒，將庫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賞銀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典。』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縣裏做個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拿賊盜，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找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卻也歡喜。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岡；醉來打死山中虎，自此聲名播四方！

卻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個人叫道：『兄弟，本縣相公擡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歡從額角眉邊出，喜逐歡容笑口開，這人不是別人，卻是武松日常每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卻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蕪，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照顧他，他依舊賣些炊餅，開時在鋪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卻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萬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裏，習學彈唱，閒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

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收作妾了。不料，不到半年，張大戶便得了重病；主家婆恐爲金蓮所盡惑，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卻賭氣暗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當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現無妻子，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其實這金蓮仍是大戶的外室，不過叫武大應個名兒罷了。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瑣，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個貨！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若自己有些顏色，稟性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擔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街坊上很有些閒言閒語。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人囉哩！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卻也氣概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裏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教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有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裏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岡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便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回，都平穩。

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那婦人不免有上一番胡思亂想，便想要把武松留在家中住，一壁便與武松閒談着，把此意說了，併探問他娶了親沒有一會兒，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家，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卻教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燙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吃了一歇酒，醉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裏，你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把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裏等候哩。』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窺人 老王婆茶房說口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十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裏畫卯。婦人道：『叔叔一晝了卯，早些來家吓，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

應的去了，到縣裏晝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杯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個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卻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士兵來，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怎的卻生受嫂嫂了！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裏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備茶果，請那兩邊鄰舍，都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松又安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意不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刮，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卻早銀妝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去縣裏晝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叫出去做買賣。夾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子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瑤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卻纔又有作杯，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怎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撥條凳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卻搬些煮熟菜盤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裏等的他。」

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煨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凳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杯盤，婦人擎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誰知飲著飲著，那婦人竟是風言風語的說起來。後來竟要把自己飲殘的半杯酒，送給武松去吃。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子，至是再也忍耐不住，即劈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傢伙，口裏說道：「我自作婬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己尋思著。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擔兒，大雪裏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擔兒，進的裏間，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吃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裏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裏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裏住，卻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卻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士兵，拿着條扁擔，逕來房裏，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

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罵道：「卻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卻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卻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卻得二年有餘，賺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卻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擔禮物，捎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若得你去方好。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杯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卻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卻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亦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怎的錯見怪了，好幾日並不進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凳子打橫，土兵擺上酒，并噎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杯，叫土兵篩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

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鬧，等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帶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卻是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膿血糊不出來，熬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螞蟻不敢入屋裏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扶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卻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見有甚麼小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兄弟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鞍，討了腳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整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氣，繇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來，歇了擔兒，便先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卻來屋裏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鄰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見鬼聽信你兄弟說的空話，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繇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噓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

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卻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兒，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裏自己暗喜，尋思道：「恁的卻不好？」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卻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湊着婦人正手裏拿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正，卻打在那人頭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着那人，也有二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淫浪，頭上戴着縷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綠羅褶兒，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裏搖着洒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般貌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腳，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卻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鬢，養鴉鳥的鬚兒，翠灣灣似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豔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娘娘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觀不盡這婦人容貌，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便。」卻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沖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取！」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看官聽說，你道這人是誰？卻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鋪，覆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閒走，要尋應伯爵到那裏去散心耍子，卻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卻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猛然想起那間壁買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

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於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閒遊，一直逕走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卻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饅頭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肱膀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大笑道：『我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老公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也。』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卻駝癡漢走，美女常伴拙夫眠，月下老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蘇他歇些時卻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卻不教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卻再計較。』說罷，作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趲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盃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個在屋裏。』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卻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做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

娘子最好性格兒，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家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的，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情更長，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屬豬的，交新年卻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趲將來，逕去簾子底下凳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盼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自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來。」西門慶笑着去了。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爲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趲走。王婆道：「這刷子，慳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教他舐不着！那廝全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財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裏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趕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裏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搨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杯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問壁賣的是甚麼？」誰知王婆卻是風言風語的說起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

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的家去。」王婆道：「若是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在茶局內裏，冷眼張着他，在門前熬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趕趁得頻，一定是記掛看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笑道：「這有何難？」便把自己的本領說了一大串。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耍，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

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合上驢字的資格，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綿裏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是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頗自負不凡；第三，我家裏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可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夾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當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卻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卻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一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卻走過去問他借歷日，及他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不要我叫我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

直至第三日晌午前，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進房裏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服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不來兜攪，應答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卻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卻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放在桌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鈔。」他不肯和你同桌吃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裏說要去，卻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教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個人在屋裏，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使着幾句甜話說入去，卻不可焦燥，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隻篲下去，只推拾篲，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他若鬧吵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成；若是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歷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

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子來，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地。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歷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也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搜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卻再理會。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裏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又佈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裏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破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奴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歷日去，教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教人看歷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歷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歷日來，掛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做

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勞娘子到寒家則個。」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中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擔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到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茶，泡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斤麪，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擔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裏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才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教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擔兒出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婦人到他家屋裏，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自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啊！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教娘子倒出錢？娘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卻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分精細，被小意兒，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

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卻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卻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巡往縣西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裏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裏來，對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的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鬢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背甲，正在房裏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擎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裏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教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又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那日奴失誤沖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取！」王婆道：「就是這位，卻是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裏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

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他兒子陳敬濟才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裏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山，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經，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

第四回

裁壽衣金蓮入套

賣雪梨郛哥遭殃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裏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教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裏說着，卻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卻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

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現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裏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喝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卻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卻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卻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杯。」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去，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取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二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卻是那裏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裏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裏。」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卻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道：「連我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件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個賤內，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裏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漫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現今已娶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

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不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卻又沒了。』婆子道：『耶嚟耶嚟，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裏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卻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的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見那兩個言來語去，那婦人只低了頭不起身。王婆拿了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裏有酒沒有，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裏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擱。』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啊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裏說不用了，坐着卻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栓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卻只偷眼賤看。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問道：『卻才倒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回道：『姓武！』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卻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你耳朵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卻少，只有縣前一個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瞅他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卻說西門慶口裏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嘈，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響，要便斜溜他一眼兒。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

坑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牀坑上去，卻故意把桌上一掃，掃落一隻篋來。卻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篋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卻又待拿篋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把腳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篋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篋，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怎這的囉唆，我要叫起來哩！』一會兒，二人便成就了一段孽緣，這且不題。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叫你幹別的事。你家武大郎知道，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命的，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卻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着，才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卻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趕過後門歸來，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道：『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不要教

老身棺材出了計，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蹺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果品，時常得西門慶賣發他些盤纏。其口正覓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個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教我那處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縣西街，王婆茶坊裏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縣西街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裏去。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裏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囚兒，我屋裏那有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这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攘的，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小猢猻，你敢高做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

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糟塌了你這場門面，教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去了。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醜藥武大遭殃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看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並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的餵得你恁肥臃腫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養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卻不會去扯他！』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裏，歇下擔兒，拿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鎰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卻說與你，你卻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卻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臃腫。』武大道：『卻怎地來有這臃腫？』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入道，他在王婆茶坊裏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見了他，賺他三五十文錢，使，爭耐王婆那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

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還問道真個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裏，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卻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卻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來縣西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每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卻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蹺過王婆茶坊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縣西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

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卻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卻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卻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裳衣，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卻被這個猴子死力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做手腳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就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卻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跑了。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歸到家中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自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湯水，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探問。一日，武大大叫老婆過來，分付

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卻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卻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卻惹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我如今卻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卻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到慌了手腳！』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卻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卻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卻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卻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卻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卻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矮子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卻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卻把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繇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事？』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卻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

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麼？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卻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斷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卻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你便入在材裏，扛出去是了，有甚麼不了事！那婦人道：『好卻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礙手。』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看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聞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卻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教你半夜裏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卻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聽那更鼓時，卻正好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卻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席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牀被來，沒頭沒臉

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更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兒。那武大當時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卻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卻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卻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等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件作看出破綻來，怎的？』西門慶道：『他也是个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閒遇雨

卻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

蓋隨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囚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只好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件作團頭何九，但凡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備了，就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縣西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險這賣燒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吩咐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之類，一面燙上酒來。何九心中生疑，只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裏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何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牀錦被遮蓋則個。」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卻。」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杯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吩咐罷，一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卻是不須提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證。」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

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於是一直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裏火發。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才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鬚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痛病症，幾個嚼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裏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旁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弔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弔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牀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卻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廝，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深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西

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挂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裏，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杯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便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一力攙掇他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婦人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掀採，每日只是濃粧豔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著不來掀採！」西門慶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氈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才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拿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棹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擱，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一處兒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兒，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

見紅日當天，忽然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秦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陪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杯，說道：『老身往廚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鵝嘎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燙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杯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卻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看那婦人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筍，播弄冰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繡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夜香。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腳處，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勾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你休笑話。』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

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一回酒才散。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娘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個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箱兒，一地裏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裏？」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裏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算帳，便點點頭兒，喚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下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如何？」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裏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牀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鐲銀鈿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疋。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只有一個小叔兒，才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

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裏有的是那貢緞子，拏一段，買上一擔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旁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主張，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臉上生。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住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箱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菓，裝作一盒擔，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才敢去城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現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哎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吩咐丫鬚，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攛掇，先把盒擔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擔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綜大帽，一撒鈎繡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裏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個大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城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姪兒媳婦，自恁來閑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裏，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主張。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

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小人也來得起！說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喪過門時，還送你七十兩銀子，兩疋緞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城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麼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城外去。」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才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匹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卻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裏面儀門，照牆，竹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橙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柵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棹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是這位娘子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鋪子裏，一日不算銀子，銅錢也賣兩大箇籊，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就三分一尺，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大丫頭

十五歲，吊起頭走了，名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才十二歲，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西門慶道：「這不趕緊。」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叮，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但見：

月畫煙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腳，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嫣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上，望上不端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嫂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頭鸞擎出三盞密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個萬福。薛嫂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掬尖尖趨趨金蓮腳來，穿着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

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裏有人沒有人，現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裏人，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府知縣，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西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個小廝安童，盒子裏盛着四塊黃米麪，數塊棗兒糕，兩塊糖，幾十個艾窩窩，就來問會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那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甚麼，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方才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有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插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即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尙舉人的。他是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的刁徒潑皮。他家現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况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家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裏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

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個？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裏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倒吃他抬白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看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素僧，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主張。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隣，來和婦人說話。此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併守備府裏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牀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鄰舍進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裏，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是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裏，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見個明白。」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裏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儂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

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腳，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楊姑娘扭扭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道：「烈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是沒我說的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痛。如今你說他男子漢手裏有錢，他就有十萬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甚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個生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怎一頭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了！」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怪不得你，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娼根，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藏道士，你還在唾裏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率領西門慶家小厮伴當，並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裏，七手八腳，將婦人牀帳，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睜着，

半响說不出話來。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絳紗燈籠，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服，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一柄玉鏤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牀疊被，小廝琴童年方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並婦人兩個，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娘。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覩嬌姿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僱造不出張牀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牀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廝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只在門首覷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噉罵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氣，婦人害熱，吩咐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裹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椅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繡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證：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卻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腰兒比來剛半扞。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裏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煙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覺困倦，就歪在牀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數得二十九個，便問：「那一個往那裏去了？」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饑癆餓痞，心裏要想這一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嚙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跳剝去身上衣服，拿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事重告，今日往那裏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教他起來，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才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裏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裏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着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

便罷，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他。』婦人只是哭泣。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捎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裏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棹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緘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裏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肱膀的帳！』說畢，騎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得杳無音信，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誤了勾當！』這婆子非錢兒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慙，寂寞空房不忍彈。於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架：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巴到天明，就使迎兒過間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會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晨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腳下等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個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上拉衆朋友往院子裏去了，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裏去尋他？」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勾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裏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天，不會得閑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擔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擔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裏觀看，卻是一點油金。

簪兒，上面釵着兩溜字兒，是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卻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裏，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裏去了？』西門慶道：『你這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個響鞭子道：『哥哥兒，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歲孩兒也不信！』西門慶道：『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要！』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會用，今日才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陪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吩咐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擎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卻是一雙玄色緞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蘭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髻色緞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水光絹裏兒，紫線帶兒，裏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釵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展，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羣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急奔荒村，聞巷內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吩咐小廝回馬家去，就在那人家歇了。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擔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卻炎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行住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了一個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找尋武大家。可那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才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拿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計算。』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們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密，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的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請僧燒靈柩。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擎馬來，接回家去，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往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

靈道人五更頭裏，就挑了經擔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簽字，證盟禮佛，婦人方才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婦人在佛前燒了香，簽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吩咐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這也好，由着老娘和那秃廝纏。』』且說衆和尚見了武大老婆嬌模嬌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原來婦人臥房，與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裏洗手，給他偷瞧了一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艷服，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並佛燒了。那賊秃冷眼瞧見簾子裏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着，又想起了先前那個和尚偷偷告訴他們的那番話，大家不免有上幾句冷言冷語，無非都是打趣他們的。西門慶便叫王婆打發襯錢與他們，這一羣賊秃也就笑着去了。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皂隸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卻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纔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廝怎地兇達，我自有的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

剩下些兒破桌壞凳舊衣裳，都與了王婆。到次月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上四句口號，在背後說他們的不是。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踪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机，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鬚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妝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腳。月娘在上坐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緻，但見眉似初春柳葉，臉如三月桃花，纖腰嫵娜，檀口輕盈，玉貌嬌嬌，芳容窈窕。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着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緻，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丫頭，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旁邊。月娘叫丫頭拿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旁邊，不轉睛把衆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鸞，

與金蓮有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看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腳，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窻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沒入腳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衆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稱，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裏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徑投縣西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攢線，叫聲哥哥也不應，叫聲嫂嫂也不應。忖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哥嫂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裏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裏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王婆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誰的藥？」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卻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裏？」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裏去尋坟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

今嫂嫂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家，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裏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蘇繖，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幡紙繒，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燒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鄰舍，無不恹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餚，和士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士兵房外後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口裏只顧長吁氣。那士兵勦勦的，卻似死人一般，挺在那裏。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卻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卻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翻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士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只等天明卻再理會。看看五更雞叫，東方漸明，士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士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

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道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件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裏，擎着個柳籠簸籬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保你們打官司。』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我哥哥和甚人鬪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裏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休要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奸，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的心，病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的，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卻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擗到家，待搗弔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裏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至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裏伺候，一直奔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現今西門慶霸佔武大在家爲妾，現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

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裏，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吏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典史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裏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地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卻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回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容得這口惡氣，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裏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內，武二翻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卻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不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裏？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膽的人，見武二

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僱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們開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踏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諛的轉夥計半日移腳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掉攪些公事，往來聽氣兒，賺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裏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卻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從心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門慶藏在那裏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裏還說得出話來！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個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來，就要往樓下跑。武二一把扯回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裏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說也不說！』早聽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呀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着樓窗，往外只一兜，說道：『你既要走，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裏。武二隨即趕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兇，嚇得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窗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

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腳，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晦氣，卻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住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並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卻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子頭，走來毛廝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急來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勸了武二。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並酒保唱的一班人，當廳跪下。縣主翻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廝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性起，誤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願償此人誤傷之罪。』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個皂隸，把武松

拖翻，兩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冤道：『小人也有與相公効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尙還口強胡賴！』縣官喝令：『好生與我撻起來。』當下又撻了武松一撻，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地，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並伴作鄰里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腳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請允發落。這東平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滅，賊盜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留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提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此有唱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伴作里中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並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

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八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並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廝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也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並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作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肉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腳，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並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賚了一封密書，特求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陸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圍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

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鄰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迤往孟州大道而行。有詩爲證：

府尹推詳乘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幃，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鬢使女，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脯，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偃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擎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並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果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繡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花家娘

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會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曾會他一回，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個溫存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憚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衆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月結拜的兄弟，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個，每日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宦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姨子，整三五夜不歸，正是：

紫陌春光大，紅樓醉管絃；人生能有幾，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只見春梅捧茶進來，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倒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了房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卻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裏怎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唉，我不好罵你！你心裏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過折，指出說

磨，擊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你收了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潘金蓮自此一力把春梅擡舉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兩隻腳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本聰慧，喜諠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諳專體，婦人常常打的是他。

第十一回

潘金蓮潑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櫥李桂姐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頗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復多疑，專一聽籬察壁，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凳，鬧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怪丫頭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裏硬氣？」春梅正在悶時，聽了這句，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廝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聽得。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他還說娘叫爹收了我，俏一幫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扇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的了不得。」三姐在那裏去來？」玉樓道：「才到後園廚房裏走了走來。」金蓮道：「他與你說些甚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心雖懷恨，口裏卻不說出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拿茶來吃畢，兩個悶倦，就放桌兒下棋。耍子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鬚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鬢尖鬚，紅鴛瘦小，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兩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倒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

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你往那裏去？我來了，你倒要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裏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裏下了兩盤棋，又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裏，都是內相同官，天氣又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先回，使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甚麼？」金蓮道：「俺兩個白下一盤耍子，平白賭甚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問我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二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才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搡花兒。西門慶尋到那裏，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卻躲在這裏。」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睨笑不止，說道：「怪東西，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卻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和他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遂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香，預備澡盆浴湯。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裏。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或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裏丫頭自往廚下去拿，此不必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去。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豬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什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

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裏等着哩。便罵道：「賊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又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蟲？」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你娘的淡，主子不使了來，那個好來問你要，有與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住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是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於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得黃黃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裏雌着，等他慢條斯禮兒才和麪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到被那小院兒裏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粥兒不吃，平白地生發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裏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西門慶聽了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刺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己照照！」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廚房門外，孫雪娥對着來，照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會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噁小喝，把丫頭採的走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

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裏，兩淚悲流，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才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裏亂些什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裏春梅來，被爹聽見了，踢了姑娘幾腳，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裏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往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正走到月娘房裏，告訴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窗下潛聽。見雪娥在房裏，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還不知，這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得漢子鳥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孫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裏，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今日輪到他手裏，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得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裏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辯他不過，明在漢子跟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撐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險些兒不會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倒在牀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

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裏丫頭伏侍，吃人指罵！』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時，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探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扯住了，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教你主子惹氣。』西門慶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裏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話休饒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甚是豐盛。衆兄弟都到了，因西門慶有事，約午後才來，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頃，西門慶來到，然後敘禮讓坐，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兩個妓女，琵琶箏篋，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跹，影似花間彩鳳。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調；箏排雁柱聲聲慢，板拍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兩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招颯般來磕頭。西門慶叫玳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每人三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道：『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彈箏的，是花二哥合翠勾欄後巷吳銀兒；這彈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說的，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現放着他親姑娘，如何推不認得？』西門慶笑道：『原來就是他，我六年

不見，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般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與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裏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不好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好不辛苦，常時也想着要往宅裏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來裏邊走走？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俐，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便向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到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逕進勾欄，往李家去。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賈僧金哥哥，休捲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胳膊都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得你到這裏！」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虔婆又向應謝二人說道：「二位怎的也不來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閒，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西門爹送回來。快着酒來，俺們樂飲三杯。」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茶，一面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

青春莫虛度！銀釭掩映嬌娥語，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姊妹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奉勸二位一杯兒酒。』應伯爵道：『我又不當起勁，借大官人餘光，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攏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腴，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先令丫鬚收去，方才下席來唱。這桂姐雖年紀不多，卻色藝過人，當下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個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道：

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咪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宮商滿座皆驚動，勝似襄王一夢中，勝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歡喜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裏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攏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一力攔撥，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拿五十兩銀子，緞舖內討四件衣裳，要梳攏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攏他的姪女，如何不喜？連忙拿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拿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飲三日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實念，常峙節，每人出五分分，子，都來賀他。鋪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鬻勝求財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拿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閒靜了。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不免暗中飲泣，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只等到黃昏。到晚來，婦人房中單枕孤幃，鳳台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看見那月浮水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拿。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才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巧伶俐。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獻小殷勤，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目去，都有意了。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煙花，因使玳安拿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個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裏伴着西門慶，攙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中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捎來不曾？」玳安道：「已捎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了萬福，走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五娘使我捎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才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那個婊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搶過來，拆開觀看，卻是一幅迴文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實念，教念與他聽。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閃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牀上面朝裏邊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玳安只得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我第五個小妾寄來，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實念在旁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裏新敝的一個婊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梳櫛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裏的便了。才相伴了多少時，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你兩人都依我，大官人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咱大家吃。」于是西門慶替桂姐陪笑臉，大家一起飲酒。少頃，拿了七鍾細茶來，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杯。應伯爵道：「我有個曲兒，單道這茶好處！」

朝天子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枯，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裏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摠兒，卻圖些甚的！加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個笑話兒，與桂姐下酒。」就該謝希大先說，因說道：「有一個泥水匠，在院中墘地，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拿出，那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便道：「我也有個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卻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

見一客到。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那裏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個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鬮銀耳，韓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當兩壺半酒，常峙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豬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些小菜，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筷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蚋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才打出。這個搶風膀臂，如整年未見酒和餚；那個連三筷子，成歲不逢筵席。一個汗流滿面，卻似與鷄骨禿有冤仇；一個涎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嚙。吃片時，杯盤狼藉，啖頃刻，筷子縱橫；這個稱爲食王元帥，那個號爲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得個淨光。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夥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便撒了一泡渾谷都的熱尿。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開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抽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裏，照面，搗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錢銀子，竟是寫在鬮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工妍掩袖媚如猿，乘隙閒來可暫留；若要死貪無厭足，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衆人簇擁着西門慶飲酒不提。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的，見了，便問玳安：「你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

罵。』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使了，如何又罵小廝？』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見玳安自院中來家，便走來窗下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惡語傷人六月寒。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成了苟且。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家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忘記了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蔡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除非饒了蝸子！』此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月娘道：『他才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他反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金蓮在家怎的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腳，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賊奴才，你

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沒了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又往那裏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一個，剝去他衣服，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紗襖兒，襖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瞧見，便叫：『拿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裏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會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細起來，着實打！』當下把琴童細子細着，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來保：『把奴才兩個髮毛，與我捋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嚇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脈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個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拿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夢裏睡裏，奴才我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呀，天呀，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裏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個不知道的。』因叫：『春梅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個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裏來歇，無非都氣不憤，拿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說的，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

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搜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颯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了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個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因從木香棚下過，帶兒繫不牢，就拋落在地，我那裏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會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稱一樣的話，又見婦人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來，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癡的說道：『這個爹，你好沒的說，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做作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個主張，把好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叫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滿斟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並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又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才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正是：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才撇了金蓮，出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裏，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見金蓮睡在牀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玉樓

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裏來，便罷，但到我房裏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便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目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札罰了。你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卻不難爲他了，我就替他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賓客飲酒，拿轎子接了李桂姐，並兩個唱的，唱了一口。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裏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雪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門首。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我不敢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不題。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持，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裏罵舌頭，在你跟前唆調。我的俊冤家，待想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計，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滿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裏就是你。前日在院裏踢罵了小廝來，早是有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一聲，恐怕他家粉頭掏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一味愛錢，有甚情節，誰人愛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個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才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幾句把西門慶窩盤住了。過了幾日，西門

慶備馬，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往院中來。卻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牀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才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口窮冗，家中無人。」度婆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度婆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才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度婆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度婆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裏睡。」慌忙合丫鬢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坐在牀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西門慶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蹺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那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他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當即請他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他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到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個恭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你若有事，到家裏只剪下一縷子頭髮，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

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潘金蓮房裏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牀上枕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牀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牀。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嚇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於是跪在地下。柔聲痛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日，怎提心吊膽，陪着一千個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個不脫衣服，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才慢慢條斷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牀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由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平地裏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不依你！』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倒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奴一身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縷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奴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卻依不的，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縷來，用

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變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當夜無話。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一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裏？」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才容我剪下這一縷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拿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恁個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恁說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躊躇，不在話下。卻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得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常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姜湯吃。又說：「我明日叫我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災？」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個瞽目人，倒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算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的是回背？」劉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畫些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土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利，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到，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畫了一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押着，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媳婦偷盜，只像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頭，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呼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要賣紙劄信物，明日早

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領瞎賊逕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裏去？』劉婆道：『今日與裏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了半日，婦人才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捏了捏，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碍；乙木生在正月間，亦作身旺論，不剋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難爲，剋過兩個才好。』婦人道：『已剋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己土，官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人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卻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收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個男女人形，書着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札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硃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豔，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鎖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過了幾日，也覺得比前番親熱些。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

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和；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墻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話說一日西門慶往前邊走來，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訴今日花家使小廝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西門慶觀看帖子，寫着卽午院中吳銀兒家一敘，希卽過我同往。萬萬少頃，打選衣帽，叫了兩個跟隨，騎匹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鬚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趨趨小腳，立在二門裏臺基上；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兩下撞了個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妝莊上見了一面，不會細玩，今日對面見了，見他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兒，細灣灣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綉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丫鬟拿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回家，兩個小廝又都跟去了，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說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一定伴哥同去回來。』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蒙哥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失迎，恕罪。』於是分賓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又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西門爹爹吃三杯起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哥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二哥何不早說？』卽令玳安快家去討五兩銀子。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說道：『不消坐了，咱往那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哥略坐一回。』少頃就是齊整餚饌，拿將上來，銀高腳葵花鍾每人二

鍾，又是四個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逕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裏，花攢錦簇，歌吹舞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得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了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鬢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扶送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相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裏分付，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搭裏來家，非獨嫂子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方纔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見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要往他家有去，被我再三攔住，勸他說道：「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才一直來家，若到鄭家，便有一夜不來。嫂子上，不該我說，哥也糊塗，嫂子又青年，偌大家室，如何就丟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裏。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今日婦人倒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豈不省腔？於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裏話，相交朋友做甚麼！我一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鬢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遂告辭歸家。自此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拉住在院裏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逕在門首站立；這婦人亦常領着兩個丫鬢在門首，西門慶看見了，便揚聲咳嗽，一回是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裏賤盼，婦人影身在門裏，見他來，便閃進裏面，見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正站在門首，忽見小丫鬢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裏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爺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連忙走過來，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

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他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裏沒在。若是我在那裏，恐怕嫂子憂心，有個不催促哥早來家的？』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奴吃殺他不聽人言，在外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鬢拿茶來吃了。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又千叮萬囑，央西門慶不拘到那裏，好歹勸他早來家，奴一定恩有重報，決不敢忘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在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照你來家；你買分禮儀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罇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去了。吳月娘便問說：『花家如何送你這禮？』西門慶道：『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因此感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故買此禮來謝我。』吳月娘聽了，與他打個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個家，在外養女調婦，反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自受他這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酒，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倒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還該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妨李瓶兒正在遮榻子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到西

角門首，暗暗使綉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在椅子上，自不起身，熬的祝賀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於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不多酒，就醉了。既東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裏吃去，休要在家裏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裏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裏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真個，休哄我，你去問聲嫂兒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白吃應花子虛等嘍，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咱去的也放心。」於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此時已是二更天氣，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金蓮房裏，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裏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得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裏扒着牆推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就撥過一張桌凳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在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忙迎接進房中，燈燭下，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餚菓菜，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壺，親遞與西門慶，深深道個萬福道：「一向感謝官人，蒙官人又費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

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裏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可無一人，只是這兩個丫頭，一個馮媽媽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于是交杯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綉春往來拿菜兒。比及酒闌，兩個丫鬢都退出房中。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了鬢出去，關上裏面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頭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籤破窗寮上紙，往裏窺覷，別的且不必說，二人的喃喃情話，竟給他聽得一個明明白白。祇聽見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兒，過去看看大娘，只怕不好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婦人又問：「你頭裏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裏，惟有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鞋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說着，又將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替西門慶帶在頭上，說道：「若在院裏，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叫，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照前越牆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就使丫鬢在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這邊西門慶便用梯凳扒過牆來。兩個隔牆酬和，不由大門行走，街坊鄰舍，怎的曉得！卻說西門慶扒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裏，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裏去了這一夜，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小廝，邀我往院裏去，吃了半夜酒，纔起身走來家。」金蓮雖相信了，

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一日，同孟玉樓飯後在花園亭子上做針指，猛可見一塊瓦兒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看，影影綽綽，只見隔壁牆頭上一個白面探了一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想是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裏，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服，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趨起着腳兒，只往前邊花園裏走。這潘金蓮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子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兩個廝會不題。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翻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將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裏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你原來幹的好事，我已曉得，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腳兒過去，後腳我就嚶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攔住他漢子在院裏過夜，卻這裏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西門慶道：『昨日大白日裏，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的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裏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裏！』西門慶聽了，慌的粧矮子，只跌腳，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噤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他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兒，我老娘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他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西門慶又滿臉兒陪笑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捎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捎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於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

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卻是兩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宮裏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自此之後，金蓮不但不禁止西門慶往李瓶兒那裏，有時還代爲望風，生怕上房知道。西門慶感他之情，也同他十分和好，又把他寵起來了。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裏去了。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色改常，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二哥會，他家沒地方，請俺們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裏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着，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絲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嚇了一驚，我便走到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因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這是正該的，你整日跟着這夥人，不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弄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羣到那裏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裏老婆的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裏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倒着個驢耳朵聽他，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打我？』月娘道：『你這個人，只好家裏嚼頭子罷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使天福兒來，請爹過去說話。』這西門慶聽了，趑趄腳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講你罷。』西門慶道：『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裏，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裏出來，臉嚇的蠟渣也似黃，跪向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奈』

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里相助；因他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邊胡行，今日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婦人家沒腳蟹，那裏尋那人情去，發狠起來想着他，恁不依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也不虧他；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姓字，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過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提起罷，千萬看奴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我還不知爲了甚勾當？」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俺過世老公公，有四個姪兒，大姪兒喚做花子由，第三個喚花子光，第四個喚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的。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錢財，見我這個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裏收着，着繫還打儻棍兒，那三個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牀帳家伙去了，只一分現銀子兒，沒會分得，我常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他通不理一理兒；今日下暗不通風，卻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隨問恁的，我在下謹領。」婦人說道：「官人若肯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要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常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個分上去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牀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繸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裏，奴用時來取。趁這時奴不想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了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己交

與奴收着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教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裏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須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玳安來，與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銀子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時分，李瓶兒那邊同迎春、綉春、放桌凳，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正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襯毡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正是：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細軟金銀寶物，隣舍街坊，俱不知道。連夜打點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了來保，趕上東京，送上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擢開封府尹，極是清廉。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此時花子虛已有西門慶捎書知會了，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莊田一處，現在其餘牀帳家伙物件，俱被族人分散一空。楊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莊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花子由等又上前跪稟，還要監追子虛別項銀兩。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騷擾。」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莊宅，不在話下。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分上准了，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裏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叫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這所住的宅子，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你若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

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來，丈估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莊田一所，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子虛由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今還剩多少，好湊着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只當被人弄成圈套，拿在牢裏，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曉得甚麼？認得何人那裏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添羞臉，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得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得停停當當的。你今日畢了官司，兩腳站在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倒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有。你寫來的帖子現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婦人道：「呸，濁蠢才，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不算計，圈底兒下卻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裏！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會捋在你這忘八身上，好好兒放出來，教你在家里裏怎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你是他甚麼着疼的親，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也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得人光光的，倒問起我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搥帶罵，罵得花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裏安排了一席，請西門慶來知謝，就要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

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倒是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只開送一篇花帳與他，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裏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看官聽說大凡婦人更變，不與男子一心，隨你咬折鐵釘般剛毅之夫，也難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要在乎容德和感，緣分相投，夫唱婦隨，庶可保其無咎。若似花子虛落魄飄風，漫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捱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裏，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牀上，就不曾起來。初時還請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蹤。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到坟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設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日，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法通家往還。一日，正值正月初九，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李瓶兒就買禮物，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紵布鬚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先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位就是五娘。』又要磕下頭去，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裏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媽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了，喚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于衆人，便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得。』月娘道：『此是他

姑娘哩。」李瓶兒就要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是平拜拜罷。」於是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服，分付丫環，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讓吳大娘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厨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杯杯酒都不辭，於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遞酒一遍。因嘲問他話兒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擡舉，奴心裏也要來；一者熱孝在身，二者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你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敘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他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拋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媽，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服。」月娘因問：「老馮多少年紀？且是好個殷實媽媽兒，高大言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男花女花都沒，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裏常管他些衣裳。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坑睡。」潘金蓮嘴快，說道：「既有老媽在家裏看家，二娘在這裏過一夜也不妨，左右你花爺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媽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裏去了。李瓶兒再三辭道：「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裏肯吃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遂拿一大杯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

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旁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面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就說大娘請來，相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裏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他，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了，三不知往那裏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些孩子氣。』有詩爲證：

倦來汗濕羅衣徹，樓上人扶上玉梯；歸到院中重洗面，金盆水裏潑紅泥。

正說着，只見潘金蓮走來。玉樓在席上看見他，艷抹濃粧，從外邊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裏，你躲到房裏去了，你好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裏，吃了好少酒兒，也都勾了！』金蓮道：『他手裏是他手裏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滿斟一大鍾，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裏打造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裏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鬥二娘，要子俺姐妹們人多，那裏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裏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道：『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說：『家裏無人，改日再奉看衆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兒分上，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爺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去，仔細門戶。』又教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裏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裏，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一面出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

矜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裏。」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算帳，七擔八捱，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姐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下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批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帖兒送與周大人，點到就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裏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鬢，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暖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房裏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主席，吳月娘在坑上跏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都是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餛成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裏陪吳大妗子坐去了。由着他四個吃到二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立身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房裏，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在那裏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房裏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裏歇？」月娘道：「隨你那裏歇，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忍不住笑道：「豈有此理！」因叫小玉來脫衣。道：「我在這房裏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出來，你在這裏，他大妗子那裏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裏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就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粧，春梅伏侍他，因見春梅伶俐，知是西門慶收了房的丫頭，與了他一副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

有福，好個姐姐！梳粧畢，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李瓶兒看見挨著那牆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爺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陰陽看來，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要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箇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玩花樓，與奴這三間樓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了在心。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只見馮媽媽進來，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卻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什麼稀罕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聞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我們看燈，就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李瓶兒笑道：『蝸居小室，娘們肯下降，奴一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姐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盤羹菜，一罇酒，一盤壽麪，一盤壽桃，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帖，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裏，說道：『前日打攪你大娘，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爺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送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擺四盤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我

這裏就使老馮拿帖兒來請，好歹明日都要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揸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隨即使老馮拿着五箇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又揸了一箇帖兒，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與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跟隨着，竟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裏來。這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內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梢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不必細說。到午間，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前邊樓上，設着細巧添換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燈彩。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緞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俱搭伏定樓窓，觀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繡。繡球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掛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判官燈，鍾馗與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背金蟬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祿藻。銀蛾、鬪彩、雪柳爭輝；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弔桂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裏社鼓，隊隊喧闐；百戲貨郎，椿椿鬪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玻璃瓶，映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洲閨苑。王孫爭看，小欄下蹴鞠齊眉；士女相撲，高樓上妖嬈銜色。卦肆雲集，相幙皇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

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撮響鉞遊腳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果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春風，禱涼斂，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繪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就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箇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往下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兒撻着，顯他那遍地金襖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的瓜子皮兒，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你來看，那家房簷下掛的兩盞綉球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鰲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這首裏，這個婆兒燈，那個老兒燈。』正看着，忽然一陣風來，把個婆兒燈燒了下半截，婦人看見，笑個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躡躡兒。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府裏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王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又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裏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低說道：『只我認的，你們都猜不着。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舖，放官車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來這裏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為在王婆茶坊內捉姦，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裏做妾，後次他小叔武松告狀，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來，出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吳月娘見樓下人圍得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洒勾了，我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

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裏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裏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杯杯不辭，衆位娘還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窮心。」于是拿大銀杯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罷。」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就起身，又囑付玉樓、金蓮道：「我兩個先去，就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裏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裏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都在李瓶兒家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實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望。」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實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裏去？」西門慶道：「同衆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也請衆兄弟家去，今日房下們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實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何不往裏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拜拜年，去混混他。前日俺兩個在他家，他望着俺們好不哭哩，說他從臘月裏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連影邊兒不進去看他。哥今日倒閒，俺們情願相伴哥進走走。」西門慶因記掛晚夕李瓶兒有約，故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明日去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院中去。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祝實念就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與西門慶見禮畢，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兒？想必別處另娶了新姨子來。」祝實念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交了個絕色的姨子，每日只在那裏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裏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伯修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哈哈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是姐夫裏面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闕一個粉頭兒，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敝的這個姨子，不是裏面的，是外面的姨子。」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的老油嘴，老殺才。」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桂卿大節間替我請衆朋友。」桂卿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的，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裏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卻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來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子弟，在院裏闕小娘兒，那一日做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襤褸，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道：「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吃。」老媽道：「米囤也晒，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臉。」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來，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姨子後巷的吳銀兒了，不要你家

桂姐哩。」度婆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還比得過。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裏見得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入去收拾酒菜去了。少頃，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縷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襟襖兒，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上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須臾，泡出茶來，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保兒就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襪襖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裏拿着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個在這裏？」于春道：「還有緞錦紗、青氈，在外邊伺候。」緞錦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裏，說道：「應爹也在這裏。」連忙磕了頭。西門慶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架兒」行藏：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又騰挪；逸院裏，都蹺過，席面上幫閒，把牙兒閒磕，攘一回些散火，賺錢又不多，歪廝纏怎麼，他在虎口裏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桂姐滿泛金杯，雙抖紅袖，餚烹異味，菓獻時新，倚翠偎紅，酒濃花艷。酒過兩巡，桂卿、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裏捧着一隻燒鵝，提著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喚小張閑，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在外邊伺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桌上拾了四盤馥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毬伺候。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面院子裏，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雲拐，教小人們湊

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姐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携手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旁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拍毬，亦有朝天子一詞，單表這「踢圓」的始末。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賺不得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弔在後門邊，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扯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煙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裏有事，那裏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使丫鬚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方散。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往獅子街李瓶兒家，見大門關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櫺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促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裏，只剛纔起身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裏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拉去院裏，撞到這咱晚。我恐怕你這裏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又吃他們扯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你重禮，他娘們又不肯坐，只說家裏沒人，教奴道沒意思的。」於是重篩美酒，再整佳餚。

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薰龍涎。婦人遞酒與西門慶，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目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娘子做個姊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淚落。西門慶一手接酒，一手扯他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於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的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吃畢，亦滿斟一杯，回奉婦人，吃畢，安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道：「今日唱的是那兩個？」李瓶兒道：「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綉春、迎春兩個在旁，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個萬福，分付迎春，教老媽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裏你娘問你，休說你爹在這裏。」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裏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得，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裏說話。」又叫迎春，拿二錢銀子與他，節間買瓜子兒，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苦條，兩個抹牌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後邊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牀後茶葉箱內，還藏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願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妹也罷。」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忙把汗巾兒拭抹，說道：「你的情意，我也盡知。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

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像兩個姊妹，只像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裏掃人。」西門慶說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荆，他倒是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出入，你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次日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同吃。正在吃時，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秤兌與傅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約八月中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裏？」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桂姨家，沒說在這裏。」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兌，纔來上門脫與人；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仇，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於是依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了。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裏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金蓮便問：「你昨日往那裏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多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裏走了走，就同往裏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我，方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裏有你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到這個時光纔放你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說謊，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說：「和傅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裏李桂姨家吃酒，叫我明早接去哩。」落

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裏哩。賊因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說來。」西門慶道：「我那裏教他！」於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裏與我遞酒，說空過你們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個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裏，巴不的來纔好，我這裏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攬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是恁說，他孝服未滿哩。」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將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並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第傳，年少，生的浮浪囂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勸兒出身，因不守本分，被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卻在故衣行做經紀，琴瑟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管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四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腳，蓋起捲棚山子，各項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起蓋花園，約個月有餘，卻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牀疊被，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我這話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娶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你既有真心娶奴，早早把奴房攬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得奴在這裏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

兒道：『再不的，我燒了靈先，搬在五娘那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裏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他的頭一件，他孝服未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倘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搔！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可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裏來。金蓮問道：『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姐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娶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教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渾，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的事！你到那裏，只說我到家對五娘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伙去，到那裏沒處堆放；一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蓋了，攬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裏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卻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娘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裏等的時分，就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娘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零的，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裏堆放？還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只我先嫁繇爹娘，後嫁繇自己，常言：嫂叔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裏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

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至油漆了，也到五月頭。」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飲。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一總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安磔。一日五月蕤賓時節，正是：

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戶掛靈符。

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事，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晨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置酒，晚夕與李瓶兒除服。卻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者，謝希大、祝寶念、孫天化、吳典恩、雲理守、常時節、白賚光，連新上會賚第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個小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二娘請爹早些去。」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揪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裏，就拿馬來端的誰使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者是裏邊十八子那裏，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玳安只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於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

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裏去了，花四家裏害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裏去，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說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嚇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對我說，我怎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倡揚。』伯爵道：『你央我央兒，我不說便了。』於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兒，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話說，哥只分付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字，俺們就與他結下個大疙瘩，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訴告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去處，兄弟情願火裏火去，水裏水去，弟兄們這等待你，哥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若不說，俺們明日倡揚的裏邊，李桂姐，吳銀兒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互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實念道：『比時明日替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盃兒酒，先慶了喜罷。』於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實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盃酒。祝實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互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一定伺候。』須臾遞酒畢，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裏坐的住，趁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

『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髻，換上一身豔服，堂中燈火輝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丫鬢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子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盃，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他進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親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閒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裏，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歡喜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怎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羞甚麼，但有一句閒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若放屁辣騷，奴也不放過他。』於是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綉春斟了送上，李瓶兒陪着吃了幾盃。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歡喜，臉上堆下笑來，問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玳安來請你，那邊沒人知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兄弟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幫襯，灌上我幾盃。我趁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當晚西門慶就在那裏歇宿不題。

第十七回 字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揀選衣帽齊整，騎疋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班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裏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裏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

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裏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裏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於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吩咐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燭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直飲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打馬一直到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牀帳家伙，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敬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來，遞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裏打聽消息去了。待事寧之後，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敬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大德西門親家臺覽。餘情不敘，茲因邊關告警，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尙書不發救兵，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大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

親家府上寄寓。生卽上京，投在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腳，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邊患事。臣聞：邊境之禍，自古有之，周之太原，漢之陰山，唐之河東，迨及五代，而刻無寧日。至我皇宋建國，干戈浸於四境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蛙蠹，而外有腐朽之患者。語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迪吉逆凶，必然之理。譬若病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寒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疴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於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繇而至哉？今招兵戈之患者，莫如崇正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東，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率致金國背盟，兩失和好，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緣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廼者張達殘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兵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揚戩本以執袴音梁，叨承祖蔭，

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闕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爲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舉兵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綱紀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核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陛下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千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致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以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奉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着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

續該三法司會問過，併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兵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聽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當下卽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房中，悄悄分付，如此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絕早五更，僱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西門慶只在房裏走來走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蜒蚰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只得寬慰他，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的事，各人寬有頭，債有主，你也不須焦愁如此。」西門慶道：「你婦人家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來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隣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搨，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裏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

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鉄桶相似，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簷下等。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裏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裏好不惱他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裏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朝懸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娥眉掃，羞將粉臉勻；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雞鳴天曉，便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馮媽媽聽見，慌忙進房來看。婦人說道：『西門爹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會？』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裏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托姓，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牀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輕浮狂詐。請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臥，似不勝憂愁之狀。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墊，蔣竹山就牀診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學生適診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於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瘡非瘡，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必有屬續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學生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

畢起身。這裏送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藥下去，夜裏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蔣竹山自從與婦人看病，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餚已陳，麝蘭香馥。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面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學生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下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偷眼賤視婦人，紛粧玉琢，嬌豔動人。因道：「學生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於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棄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竹山道：「會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大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閨，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學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丫頭不算，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個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

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都丟下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腳，嗔怪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他不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這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說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歡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雙膝跪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學生內幃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學生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笑，以手携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裏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證，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時，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夙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酒，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裏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遞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店內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不在話下。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鍾情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一日到東京，進了萬壽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上，急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裏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因家主未曾分付，以此不言語，放過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叔也不在了。』來保見他不肯實說，曉得是要些東西，就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是要見學士老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老爺的事，便是內外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况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老爺在家，你有甚事頭，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稟見老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說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即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紋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緘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了，所以不會趕得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太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即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倒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賜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現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乙宮使。來保在門牆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見蔡攸深衣軟巾，坐于堂上，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來保稟道：『只小人是楊家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太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

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關中之事，並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有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到李爺那裏去說。』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邦彥的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裏還差個人問你去。』卽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爺如此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老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送上蔡攸封緘，並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老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卽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乞勅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來保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卽令左右擡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一面收下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星夜回清河縣，來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向月娘說：『虧得早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門外，卻被扶桑喚出來。

子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舖，裏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蔣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個生藥舖。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金風淅淅，玉露泠泠，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些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娶進來不會？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陳宅那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裏邊吳銀姐那裏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正是：

高樹檉開歌妓迎，謾誇解語一含情；纖手傳杯分竹葉，一簾秋水泛桃笙。

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那裏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裏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還說甚麼？好把個現現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回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依，卻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道：「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現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忘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並西門大

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一間書房內，耍了鋪蓋，那裏宿歇。打了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衆婦人同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急，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拔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卻教他蝗蟲蠅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人，只是我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裏，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裏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怎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倒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哩哩嚙喇的！』金蓮見月娘惱了，便把語兒來搪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裏因着甚麼頭由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睛望着俺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卻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个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拷打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裏吳家吃酒，散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了不得。』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生藥舖。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得？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裏眠酒裏臥的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二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再醮人的，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

在話下，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卻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敬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招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裏，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飯，晚夕歸到前邊廂房中歇。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管工，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內裏小廝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人，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向孟玉樓、李嬌兒說：『待要管，又說我多攪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于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午間請敬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進到後邊參見月娘，作揖畢，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按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酬勞。』敬濟道：『兒子蒙爹娘抬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裏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就來。』少頃，只聽房中抹得牌響，敬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敬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裏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卻不知道這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正是：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浪蕩生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簫管，彈丸走馬貪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們看一看？」敬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卻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卻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陳敬濟進來，抽身就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敬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敬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敬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敬濟出了個恨點不到，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簾子走進來，銀絲鬚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裏。」慌的陳敬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常禮兒罷。」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旁替月娘指點道：「大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卻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攙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暫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衙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厨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間有些餘熱，一時都睡不着。金蓮因問道：「你前日吃了酒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裏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

起來，爲甚麼養蠅蟻得水蠱兒病，如今倒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暈！若嫁別人，我倒罷了；那蔣太醫賊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開了舖子，大刺刺的做買賣！』婦人道：『虧你臉嘴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兒先吃飯，你不聽，只顧來問他姐姐，只落得到了別人手！你自做差了，你埋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牛壁通紅，便道：『你繇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不能免；饒吳月娘恁般賢淑，西門慶聽金蓮袒席睨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尙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裏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尙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着陳敬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以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西門慶往那裏去，便使了丫鬢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新友掛紅慶賀，遞菓盒，許多匠作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賓客，吃到晌午，人纔散了。西門慶因起得早，就歸後邊睡去了。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半日酒，你就不會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裏要茶吃。』陳敬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爺在那裏？』敬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妝裏，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上，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

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敬濟笑嘻嘻慌忙跪着，央求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不題。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已牌時分，就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裏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週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燕遊堂，桃李爭妍；夏賞臨溪館，荷葉鬪彩；秋賞疊翠臺，黃柳舒金；冬賞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燈光花似；閣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側半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嚶嚶黃鶯渡翠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茶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階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或鬪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軒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有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欺雪大

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姐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腳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盃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卻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防敬濟悄悄在他背後，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一壁笑嘻嘻走近他身來。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卻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處瞧見，叫道：『五姐，你這裏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快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遺其悶。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得西門慶資助，乃雞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裏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裏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兄弟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的；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敬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

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裏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裏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裏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裏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家，你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吃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兒，裙邊大紅緞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鬚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鬟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滿心歡喜。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婦人拈了個鮮蓮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裏拿的東西兒你不吃。』又拿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乘着歡喜，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張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我不信，他一個文墨人兒，也幹這一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

拾了家活，歸房宿歇，不在話下。卻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尙稱和好，後來大家卻翻了腔，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舖子裏睡，不許他進房；又每日咕咕着算帳，查查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舖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跟踉跄跄，楞楞睜睜，走在櫬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有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炭也罷，拿來我瞧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炭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是他纔開了幾日舖子，那裏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裏夢裏，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舖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陰陽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嚇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卻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做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這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裏借你銀子來？就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張勝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才狗男女，你是那裏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颺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那裏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還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

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借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裏，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觀，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就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裏，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陸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的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廷挨不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現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就是保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

立借票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現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斯咬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兩三個人，不繇分說，拖翻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取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噓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八，你遞甚

麼銀子在我手裏，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八砍了頭是個債椿，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不中用的忘八！那四個人聽見屋裏嚷罵，不住催迫，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裏邊哀告婦人，直蹶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四山五舍齋佛布施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完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裏肯收，說道：『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耐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裏錢去了。卻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裏容他住，說道：『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尙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懊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兒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忘八打重了，在屋裏睡哩，會好，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徑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妹兩個，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

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二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會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裏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叫小的吃了兩鍾，臉就紅起來。如今二娘倒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閒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裏伺候爺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走到李瓶兒那裏，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歹只十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于是親自廚下整辦蔬菜，管待玳安，說道：『你二娘這裏沒人，明日好歹你去幫着天福兒，着人搬家伙過去。』次日，僱了五六副扛，整擡連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緞子，四對紅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裏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來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於是輕移蓮步，款盛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

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裏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裏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頭一日，你就宰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裏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到牀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挑燈，猛見床上婦人弔着，嚇慌了手腳，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掇掇弔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過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樁事放在頭裏一般，頭上來，你還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他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我不如那廝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爺，六娘在房裏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樓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嚇人，我手裏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到房裏去，親看看他上個弔兒我瞧，不然，吃我』

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去了。吩咐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玉樓、金蓮，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着。且說西門慶進房，見他睡在床上，倒著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也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出去，空房裏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著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著那矮忘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抗了你，甚麼緣故，裝妖作怪？我從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裏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著。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翻在牀地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的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著，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舖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說不的，悔也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朝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到天明鷄叫就去了；你不信，只要問老媽媽兩個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我攝得至死，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就像吊在麵糊盆內一般，吃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斫了頭，是個債椿，被人打上門來，經動官府，奴忍氣吞聲，去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擡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叫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我有，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裏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

『奴知道是你使的術兒，還是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爲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只這一句話，說的西門慶舊情兜起，歡喜無盡，卽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卽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噴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竊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裏伺候。金蓮同玉樓兩個，打門縫兒往裏張覷，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裏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倒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的伶俐。』那春梅在窗下潛聽了一回，又走過來。金蓮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才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此時是八月二十頭，月色才上來，兩個站立在黑頭裏，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向玉樓道：『我的姐姐，只說好食果子，一心只要來這裏，想不到一個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若順順兒也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

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只聽開的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妨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裏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才立住了腳，方說：『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裏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刁聲浪煩，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他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得動；但若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放着他的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便有要沒緊的，爹使他行鬼頭事，聽人的話說，你看他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蔭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裏，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謊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會？』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在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菜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裏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伸着手道：『進他屋裏去，齊頭故事。』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對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才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勾當兒，雲端裏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

去了。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才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鑲金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來上，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鬚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鬚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鬚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鬚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溜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上衣服出門。李瓶兒又說道：『那邊房裏沒人，你好歹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當當磕磕的，獨自在那裏，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我知道了。』袖着鬚髻和帽頂子，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鬚着頭，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才出來。』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耳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裏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袖子裏，就掏出一頂金絲鬚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鬚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鬚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鬚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

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鬚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鬚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才說：「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晨分付他往下姑子菴裏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的慌！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弔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同在那裏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來旺兒兩口子去，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裏，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主張的，下邊孩子每也沒奔投，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姐姐，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瘡，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如今聳七八個在屋裏，才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說着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他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個兒，

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端的好在院裏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哩！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裏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翠蓋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地。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爲你來，俺每剛才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攪撥，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搭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蟲兒頭面，並金縷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有些抓頭髮，不如大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埃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省，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狀。」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裏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罵道：「怪臭肉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話，就計較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得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

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裏再教一個和天福兒輪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裏上宿，不在言表。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雜耍步戲，四個唱的，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實念，孫天化；第五席，常峙節，吳典恩；第六席，雲理守，白賚光；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第傳，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閒着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並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兒來？何況現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裏，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喜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打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才把腳下人趕出去，關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

方攬撥替他抵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鋪下錦毡綉毯，四個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鬢，絲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腰裏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縷絡繽紛，裙邊環珮玳瑁，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

恍似姮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卻說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觀，聽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裏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快請你娘回房裏，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批淡油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裳，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並人情禮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裏。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到我房裏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裏來。」月娘叫玉簫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我聽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好先生，纔顯

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掌茶來，吃畢茶，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瓶兒房裏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非常親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屋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衣服首飾，粧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學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第傳，開解當舖，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討，賁第傳只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舖兩個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開解當舖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敬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

這裏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裏之針，肉裏之刺，端的不懷好心，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峙節家會茶，散的早，未掌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裏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會進裏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的他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裏掌着燈，丫頭正掃地。老媽並李桂卿出來見畢禮，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道：『前者桂姐在宅裏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鬢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會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絀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了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絀絹，在客店裏，瞞着他父親來院中，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忙教桂姐陪着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攛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在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鬢子飲酒。繇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

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書童、琴童四個小廝上來，把李家門窗戶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個小膽之人，見外邊嚷鬧起來，慌的藏在裏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不妨事，隨他發作叫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像模樣，還要架橋兒說謊，上前分辯。西門慶那裏肯聽他，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險些不會把李老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人死勸活勸，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了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于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發心，每夜於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卻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櫺夜氣清，一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杖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裏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

裏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裏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裏？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縷紬對衲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

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鴉鬢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裏自生自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裏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攔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口裏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小玉道：『香桌兒頭裏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才好！』說畢，方纔和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鬧，告訴一遍，如今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踹不踹，不在於我；你拿黃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老婆月不大，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西門慶道：『你說的是。』當夜就在月娘房中歇了，夫婦和睦如初。次日清晨，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不會？』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裏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

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裏，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裏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的。』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把淫婦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裏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搭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做張做致的，像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又沒人勸，自己暗裏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倒叫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裏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裏，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生了蛋了。』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椿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裏，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爺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

好住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像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裏使，都是叫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像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鴛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爺淨手，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爺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爺使性騎馬回家，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這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爺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婊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閒，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也不說？」玳安道：「那孽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

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到別要說嘴，這裏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與兒替我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與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裏，來與買了雞鵝嘎飯，逕往廚房裏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裏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裏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呵呀，家裏現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罇攪着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裏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頭，你站着，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一面遞了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裏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了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沖撞了姐姐，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愁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合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並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己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

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西門慶聽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筭，合家歡飲。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擗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襯瑤臺，似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連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茶，與衆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衆人磕了頭，走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裏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那裏，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家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棹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

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濟，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裏。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於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卻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兒，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一發吃了出去，教他在外頭等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裏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餅，不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於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費錢物，雖這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裏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是他姐。』桂姐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雨淮，乃是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銀子來，不想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會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們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

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倒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了。」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裏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棹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爺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花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了，就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搗到多咱纔來！」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諢耍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的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念了經，打和尚，倘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一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於是不由分說，硬要把他扯了過來。桂姐笑道：「怪攘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着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上的不說這裏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並兩個姑子，都在上

房裏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命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裏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個。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像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像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像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像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像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像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像官，也不像皂隸，公公道：『卻像甚麼。』媳婦道：『公公像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像外郎。』媳婦云：『不像外郎，如何六房裏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裏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玉樓、金蓮、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裏，那裏去了。』金蓮道：『我猜他一定往院中李桂姨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勾使鬼勾了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綿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裏。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唬我。』

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願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餚，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遞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並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三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名，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茶麈架。」不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個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吃了一杯。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足雁，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合說：「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欄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鋪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就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了，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他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攙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踉在雪裏，把人的鞋兒也踉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

白不肯掃，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拿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他踹在泥裏，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們卻不曉得。」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宿，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裏。」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睛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修容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癆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夾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到縣

裏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歛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並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鬢髻墊的高高的，頭髮梳的虛籠籠的，眉兒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瞧在眼裏。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並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早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棹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要去拉扯他，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緞子到他房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纔拿了這疋緞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卻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緞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肯百依百隨的，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姑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往屋裏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裏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裏，那裏無人，有話對你

說。『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裏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裏？』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直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裏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裏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裏，只見那婦人正忙忙的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裏邊罵道：『賊沒廉恥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裏在這裏端的幹怎的？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算，俺老娘眼裏卻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我不過叫了他來問句話。』金蓮道：『我不信，你兩個瞞神說鬼的，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卻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說，爹來家使玉簫手中裹着一疋藍緞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西門慶很是喜歡他，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等，只銀子成兩，常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裏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並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

與大街坊尙推官家送殯，叫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敬濟在旁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喘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卻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了，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應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連日有小事，在北邊李公公那裏答應來。」說着小廝放棹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暖飯，銀鑲甌兒，盛着粳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吃了，就拿小銀鍾飾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裏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尙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門了，在廂房內廝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裏攪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靈神兒出來了，平白捻我的手來了！賊忘八，你錯下這個鉞撮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

出忘八來，搨臭了你這忘八了！被他千忘八，萬忘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並宋蕙蓮在房裏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耐耐李銘那忘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棹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打笑；那忘八見我嘍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忘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忘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忘八在我手裏弄鬼！我把忘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忘八攆了去就是了，那裏緊等着供唱賺錢哩，怎的教忘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忘八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着！」金蓮道：「扶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八錯上了手，你問聲家裏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歡喜罵兩句，若不歡喜，拉到他主子跟前，就是打。賊忘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房裏做甚麼？卻教那忘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裏？」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裏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孟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教李銘來走動。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了。

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 聽壁脚潘氏潛踪

話說一日臘盡春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姑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金蓮道：「咱們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燒豬頭咱們吃，說他會烘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不在家，卻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裏，也是一般。」說畢，三人下棋，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罇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裏，教來旺媳婦燒，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裏，等着我們就去。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着，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子耍子哩。來興兒便叫他：「蕙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副豬頭連蹄子，都在廚房裏，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裏去。」蕙蓮道：「我不得閒，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豬頭，纔派與我？」于是走到大廚竈上，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並回香大料，拌得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裏，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並一壺金華酒，使丫頭送到上房裏，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豬頭，今日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且

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會好生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方才在桌頭旁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即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下棋耍子，贏得李大姐豬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勻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強如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卻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也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姪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鄰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姐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卻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裏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遭，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的俺們去，赤腳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月娘道：「他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裏吃酒，郁大姐在旁彈唱。當下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替他脫了衣服。西門

慶便問：「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六娘房裏，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爺送的那一罇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嘗，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玉簫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裏。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蕙蓮俐便，連忙走下來接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把。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甚麼酒，教我這罇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現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裏，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房門首，掖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見了他來，歡喜不盡，便拉了他陪著吃。那婆娘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與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不妨孫雪娥從後來，聽見房裏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裏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裏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去？」雪娥鼻子裏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拿着甚麼伴他吃十輪酒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裏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叉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臾，小玉從後邊走來，叫：「蕙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蕙蓮道：「爹在房裏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裏取茶葉，剝菓仁兒來。」衆人吃了茶。這蕙蓮在席上斜靠棹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卻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

娘。」又道：「你看這六娘骰子，是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緋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裏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蓮道：「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裏，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你不信，叫了春梅問他，他若肯了，我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裏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就得了。」說畢，隨即往山子洞裏去了。卻不防潘金蓮一心要偷聽他們說些什麼，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到角門首，推開門，遂潛身悄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淩波，花刺抓傷了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裏面燈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冷舖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裏來了！」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想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婦人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又聽數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

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婦人說：「嗔道怎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裏面，把俺門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鎖了，懷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蕙蓮先起來，盪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鎖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被他聽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玳安從東廂裏出來，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笑兒也噴。」蕙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裏睡，怎的不來家？」平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裏，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裏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說，你要燒紙哩。」把婦人說的急了，拿起條門門來，趕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嚶，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住高枝兒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舖走出來，一把手將門奪住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蕙蓮道：「你問那雌牙囚根子，口裏白說六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裏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裏，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燙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裏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燙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裏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裏。金蓮

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兒在傍拿鏡，撥洗手水，慇懃奉侍。金蓮正眼也不瞧他。蕙蓮道：「娘的睡鞋裏腳，我捲來收了去。」金蓮道：「由他，你放着，叫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蕙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裏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一發等他們來收拾，歪蹄撥腳的，沒的展汗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婦人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裏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裏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們莫不爭你，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躑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樣心兒且丟了些兒罷！」蕙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倒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娘子，我聞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裏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諸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頭，放爛了纔好，爲甚麼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訴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瞋了一眼，往前邊去了。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西，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

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婆娘罵道：『賊猴兒，裏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裏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嚶，嫂子行動只怪五娘嚇我。』一回又叫賁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怕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裏，打開箱兒揀，要了他兩對鬍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裏摸出半錠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替他鑿。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了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子，你不鑿，只顧端詳甚麼？你半夜聽見狗叫，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倒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裏的。前日爹在燈市裏，鑿與買勾金釵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爹的銀子怎的到我手裏？』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裏，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裏，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塞在腰裏，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鬢並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簪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兒，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裏，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面兒，就到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篩酒，教他一處坐了頑耍，只圖漢子喜。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都穿着錦繡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箏鼓板，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卻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裏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呼來安兒、畫童兒，上邊要熟酒，快趨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裏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只見畫童兒燙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裏伺候，往那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喫，教爹罵我！』蕙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蕙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便當你不掃去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嚶，嫂子將就些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筓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卻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敬濟沒酒，分付潘金蓮去遞一巡兒。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杯酒，笑嘻嘻遞與敬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杯酒兒。』敬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見待怎麼！』兩個在暗地裏調情頑耍，衆人倒不會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榻子外窗眼裏被他瞧了個不耐煩，口中不言，心下自忖：尋常在俺們跟前，倒且是精

細撇清，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的說話。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你們自在耍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並蕙蓮，在廳前看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了。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說，往街上走走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走，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裏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冷。』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兒，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裏去。』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上金蓮一個，看着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只見家人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敬濟，要炮仗放。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仗，支他外邊耍去了。於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裏頭躡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敬濟道：『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如何絮筏子來嚇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噴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裏玉簫，你房裏蘭香，李大姐房裏迎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

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壻陳敬濟，蹣着馬臺放烟花炮，與衆婦人瞧。宋蕙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裏搭搭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行。」蕙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一生！」於是走到屋裏，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襟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並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病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敬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火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遊人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個元宵炮仗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敬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弔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攪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腳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裏，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裏走走。」於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迤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媽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媽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拿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媽，你且住，不要去取酒，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飽來，你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菜兒才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來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罇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才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裏，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

裏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鬚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賺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裏，只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並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腳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衆人來，方才起身。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誤了你的困頭。明日早來宅裏，送丫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才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腳。金蓮使來安兒把韓嫂兒叫到當面，問道：「你爲甚麼來？」韓嫂兒叉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告訴。」於是從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聽了，每人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裏。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嘲戲，不肯攙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裏走了？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韓嫂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嚶，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裏。原來上邊供養觀音八仙並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春臺，與三人坐連。

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和一個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

卻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裏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梁酸癢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裏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了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明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挖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裏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或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卻說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裏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本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裏，搗瓜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

叫：『蕙蓮嫂子，你過來。』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宋蕙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裏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裏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裏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裏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蓮嫂子道，該是上竈的首尾。』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裏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裏又做大家夥裏飯，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誤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兒道：『荆老爹來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裏推那裏，那裏推這裏，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刺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做飯，炒大妗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身，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蕙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蕙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裏人，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厮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恆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散氣？』惠祥聽了，越發惱了，

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裏還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蕙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躑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蕙蓮道：「我背地裏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蕙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裏不會打的成，等住回卻打的成了！」蕙祥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裏腸拗了，也不算我拚着這命撞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裏，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二歲，先到李瓶兒房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裏。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酌中謗訕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紮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打不得的。」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個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於畫板之上，月娘卻教蕙蓮、春梅兩個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蹀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會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一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繫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卻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道：『你每在這裏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小。』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於是撥步擦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嚇的在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濟道：『你老人家倒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裏叫，那裏叫，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子，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卻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了一回。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個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採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腳踩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卻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卻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馱垛箱籠在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

「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裏，下棋，搵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裏洗洗頭面，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裏，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舀些水，與他洗臉拂塵，收拾搭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並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裏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裏，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現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我問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倒是爹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胸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二疋藍緞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裏的緞子？誰人與你的？趕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裏，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哩，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裏

的？」婦人道：「呸，怪囚棍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罅刺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兒一拳，險不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眼看見，你在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緞子與你；賊淫婦，你還要我手裏吊了白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棍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無中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略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棍子，得不個風兒就兩兒，萬物也要個實，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婦人又道：「這正藍緞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纔與了我這正緞子，誰得閒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罵個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白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棍子，味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翻在炕上，鼾睡如雷。看官聽說，但凡世人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正是東淨裏磚兒，又臭又硬！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繇，只顧亂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裏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裏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蕙蓮又在裏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峯，被巡按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緞子，在房裏哄我老婆，叫

他到花園裏，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蘇他，只休要攛到我手裏，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整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裏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與兒聽見。這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賺錢過日；只因與來旺兒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卻教來旺兒管領，來與兒就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裏告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兒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裏，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耐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的，在前邊大嚷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兒道：「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裏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道：「五娘說那裏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

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老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嚇鬼，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做襖兒穿，一冬裏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不都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裏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裏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倒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裏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裏，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裏，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裏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裏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裏坐着，見了俺每，意似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賬！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裏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翻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或那廝真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六姐你還該說說。』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生出我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意訴說一遍，現有來興兒親自聽見，思想起來，你背地圖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

翻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趕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揭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恥，我卻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與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裏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里裏，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峯、史蔡太師人情，回來還要押送生辰扛去，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又道：『爹你許我編鬚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壳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

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婦人道：「不打緊，我自有的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明日三月二十七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裏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裏，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峯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台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裏，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頭裏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裏，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裏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裏，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把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

來，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道，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裏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回到房，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昧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牀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在玉簫房裏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棋杆來，就是個謊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倒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裏，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瞞老婆說，一鉞就掘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裏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夜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朧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

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去了；虧你倒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裏，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面前，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拋出一條凳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響噥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只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裏，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是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裏，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子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裏去了？』趕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來興兒叫來，面前跪下，執證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賊證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鬢撩亂，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因他什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着送他那裏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關你甚事？你起來。他無禮』

膽大，不是一日，現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蕙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怎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干證，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晝夜圖殺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裏亂世爲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恆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裏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兒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晝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跪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現獲賊證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塾害，圖竊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合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卻倚醉晝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與兒過來

執證，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卽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不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簫並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兒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裏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裏，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道：『我的親爹，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方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裏去，咱兩個好不自在。』婦人道：『隨你主張便了。』說畢，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裏面裝着松柏兒並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四個字，把與西門慶。喜的西門慶心中要不得，恨不得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卽掏了二三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

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裏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鬚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時：

怨氣滿懷無處落，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個繇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喇嘴說，把個潘字倒過來！』玉樓道：『漢子沒正條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裏，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裏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出他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我，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現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現把他這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面，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儻或你兩個坐在一答裏，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要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哩，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兩三日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

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並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騰，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卽日押發起身。這裏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釘了枷，上了封皮，限卽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襤褸，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湊些腳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並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買了，知謝二位，並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並箱籠與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裏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腳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位親隣，替我美言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勸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蕙蓮，在屋裏，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同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去。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信以爲實。一日，風裏言風裏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都不說。忽見玳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玳安道：『嫂子，我告訴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玳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裏，休題我告訴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嘍，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會掙下一件在屋裏，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柱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他屋裏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柱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擦灌。須臾，嚷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嫂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自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問：『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裏。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行這等拙志！』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

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殮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有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娘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裏，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裏，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道：「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裏去？」賁四嫂道：「俺家的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裏，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卻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睡，慢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友，卻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

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卻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撻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來，每人三十板，卽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聽見玳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聽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玳安兒。這玳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裏去。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裏，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玳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裏，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怪囚根子，嚇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裏，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玳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裏尋，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裏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裏？」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尋遍，從門背後探出玳安來，要打。吃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枉做主子，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甚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玳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編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娥聽了個耳滿心滿。潘金蓮又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蕙蓮又是一樣話，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喚的奴才，積年轉主子

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洗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並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幌兒，走到屋裏，直睡到日西，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鬢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繇頭兒，走來他房裏，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著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想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裏！」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繇，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賴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防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子是一頭掙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到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裏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外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泣哭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檻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落後月娘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腳。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擲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候，嗚

呼哀哉死了！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與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于己，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丟下不得，因說道：「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趁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恁個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了幾個伴作來看；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工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毀。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因倚強姦他，我女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尸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來家回話。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用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把山東滄洲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夕教爺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與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與兒向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塲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

『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裏，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鮮血順腿淋漓，寫了一紙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火燒人家逢五道，溼冷飢鬼撞鍾馗！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妻，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匠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樣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一地裏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於是打包，還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卻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正是爍石流金之際。有一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空；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湧；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這西門慶近來遇見天熱，不會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髻，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

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裏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旁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碎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幾朶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教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我叫了孟三兒來，你卻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搯個先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於雲髻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聽。聽勾多時，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這身上好白。』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說道：『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覺得小肚子有些疼，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下已懷臨月孕。』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金蓮在外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簷地走來，便問：『五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會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裏。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

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載。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假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西門慶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正是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教與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卻是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人倒會受用快活；我也不教李大姐拿了椿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旁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歎跨絞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綉春在旁打扇。須臾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閒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旁，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的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紅，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落院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裏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

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筩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又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鬢，月照紗廚人未眠。合前

節節高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草邊，閒亭畔，坐下不覺神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輪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他兩個都走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盃。』婦人道：『怪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白在這裏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一會兒，又道：『咱往葡萄架那裏投壺耍子兒去。』因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那梁州序後半截：

節節高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笙歌按。合前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兩人並肩而下，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下，觀看的好一座葡萄架！但見：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龜龜馬乳，水晶丸裏溫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旁。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水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裏使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裏尋你每去？誰知慕地這裏來。』秋菊放下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裏邊攢就的八幅細巧菓菜，一小銀壺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筋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裏略躺躺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去了半日，只見秋菊兒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往房裏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紗褲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仰臥於衽蓆之上，腳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一時高興，也向蓆上坐下，擎著一杯酒在手飲着；一壁向潘金蓮問道：『你剛纔在蓆上胡說白道的，究爲着什麼來？』潘金蓮撒嬌不理。

他良久，方道：『你管我！我愛恁說，就恁說了。』西門慶道：『小淫婦，你的嘴功竟是恁般硬！』就要用手去打他。不想婦人將手一格，誤把他那隻手中的一杯酒都潑翻了。這可使西門慶更是生了氣，不知怎的個念頭一起，突把婦人的紅繡鞋兒脫了去，又把他兩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宛如金龍探爪相似。然後笑道：『小淫婦，這也豈收拾你的了！你如何向我討個饒便罷，不然，我一輩子也要把你恁般拴著的。』正說著，只見春梅拔了酒來，一眼看見他們在蓆上廝並著，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假山頂上臥雲亭那裏，搭伏著棋棹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於是撇了婦人，大踱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裏兒穿過去，走到半山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將他一把拉至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著。』即叫春梅在涼墩上坐下，陪著他吃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道：『不知你們甚麼張致，給人走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了。』此時婦人口中也亂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作弄奴死了春梅小肉兒，替我把這腳帶解下來罷。』春梅只是望著西門慶，不敢就去解。西門慶道：『你別理他，且替我打扇。』只顧取酒來吃，一杯杯不停手，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著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煙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著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上，心中倒又覺有些不忍，便道：『小淫婦，我就饒放了你罷。你可知罪不知罪！』潘金蓮也就哀哀的討饒道：『知罪，知罪！我曉的你惱我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狹來奈何我，今日經著你這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你知道，就可說話兒了。』即解下腳帶，把他的兩足放了下來。婦人被吊了這許多時候，兩足很覺得瘦瘦的。西門慶見天色已西，便叫婦人不要再在這裏睡了；又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傢伙，纔待開花園門，來昭的

兒子小鉄棍兒，從花架底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裏來？』把了幾個桃子，李子與他，說道：『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微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話說西門慶當晚歇宿在潘金蓮房中不題。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腳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只在這屋裏，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裏，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裏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裏有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連我腳上穿的鞋，都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沒會穿進來。』婦人道：『敢是熱昏了，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裏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裏得來。正是：

都被六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

兩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裏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噴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

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裏，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叫探出他院子裏跪着。秋菊把臉哭哭，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裏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着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處花池邊，松牆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藏春塢是爹的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於是押着他到了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沒的撿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歪刺骨，可死的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與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瞧：『可怎的有了？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的得到這書篋內？好蹊蹺的事！』於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塢爹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緞子，白綾平底繡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裏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卻說

陳敬濟早晨從鋪子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鉄棍兒在那裏正頑着，見陳敬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敬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敬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繡花鞋兒，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搖擺擺，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敬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腳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陳敬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石頭。』春梅道：『是姑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這小夥兒，打步擦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上，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裏臨鏡梳粧。這陳敬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机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纜，上戴着銀絲鬚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鬚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了！』抽身往樓

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卻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遠地裏尋。』敬濟道：『你鞋怎的到得我手裏？』婦人道：『我這屋裏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裏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你幾時有些忌憚兒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宜。自古物見主必索取，但道半個不字，教你死在我手裏！』敬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敬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五娘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我一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深的唱個喏。婦人吩咐：『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敬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裏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着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去了。下的

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不肯，擋住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裏？』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說我是三隻腳的蟾！』不蘇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拾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舖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玳安送去，廳上陪着敬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奴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石臺基頭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才住了手。這小猴子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忘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才十一二歲，曉的甚麼，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忘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廚房裏罵了，到前邊又罵，正罵了一二日還不足。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牀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絨子睡鞋，大紅提根兒，因說道：『呵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裏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

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一心只喜穿紅鞋兒，看着心裏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鷄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稀奇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吩咐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叫甚麼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吩咐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作幾截子，掠到毛廁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發心疼，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看着，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行了差了禮法。」於是大家睡了。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長晝推冰鑿 潘金蓮暑夏浴蘭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挂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描畫鞋扇，使春梅請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畫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繡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做高

底的罷。」於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納着一隻鞋兒哩。看見金蓮進來，說道：「你早哩。」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我才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過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搭兒裏好做。」因問：「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年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裏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裏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好看，你若嫌木底響腳，也似我用毡底子，卻不好？」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他爹因我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裏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打的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忘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大姐問他：「你爹爲什麼打你？」小廝才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旁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

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遮羞，拿小廝頂缸，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扯淡，甚麼是小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減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是虧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等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恆數人挾不到我井裏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選揸兒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裏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忽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縵，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鑿，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時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暹，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通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聞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簪待。神仙道：「貧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一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於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抬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也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這神仙暗暗十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宮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尅我者爲官爲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現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定有熊罴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沖破了，又

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座白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身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尅，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尅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於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于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來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準乃財是居正中；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鬢，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怪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行不動處言有節，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大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微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並蛇行，早年必定落風塵；假饒不是娼門女，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口如四字神清徹，溫厚堪同掌上珠；威命兼全財祿有，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灣，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兒；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黛低壓，主月下之期；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樁好處，還有幾樁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倖過；慎之，慎之！」

花月容儀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朱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

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廉真；常時斜倚門兒立，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姑娘，鼻梁低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而長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挑線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披甲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躁；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啾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塗硃行步輕；倉庫豐盈財祿厚，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卻，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才受之，令小童接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飄然而去。正是：

柱杖兩頭挑日月，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邊，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都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現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有

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相；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罷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遇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書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個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曠道不進房裏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水裏，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子，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子，就替你上了頭。你娘在那裏，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裏，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鬼混他一混去。」於是春梅向冰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

蓮房中。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花草翎毛，挂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慶悄悄走近牀前，熟視他的睡態，不覺笑出一聲來。婦人方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攔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膽，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香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欲奪其寵。西門慶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便不住的瞧看。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們怎能及得他來！」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的。」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二人相繼浴畢。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拿菓餠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才斟了一鍾，摸了摸，水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燙了來，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裏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探過來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於是不蘇分說，扯到院子裏，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桌，相將上牀睡了。

第三十回 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才說：『看坡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在外邊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窺探，問道：『爹起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誑我一跳！有要沒緊的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來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內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坡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一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坎隔壁趙寡婦家莊子兒，連找要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若買成這莊子，展開合爲一處，裏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他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每上坟，到那裏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扳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人了，說着你，還釘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才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馮領了個十

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隨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擔，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餐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次日，扛擡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裏，便稱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得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才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再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倒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才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才從上清寶箬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擔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取出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裏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擡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銀拔仙人，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緞，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滿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可受的，你還

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旁邊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鹽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剗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身碎骨，莫能報答！」於是喚堂候官，擡書案過來，即時簽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剗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才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個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剗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剗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剗付。吩咐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吩咐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子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董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彘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賊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吩咐，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好事女子，不拘十五六上

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說畢，隨將一封人事並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才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裏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了。我吩咐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挂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裏，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勛，即時使印，簽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即日僱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食烹異品，菓上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清聲美韻；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繡；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歪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歪着，來這裏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間肚裏疼，屋裏躺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裏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

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吩咐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才筭排雁柱，阮跨綵綉，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忙忙，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裏痛，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平安兒風快跑請蔡老娘去。於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墜着痛。」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痛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平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裏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梢間簷柱兒底下，那裏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才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綉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教大姐姐白搶白撞，我思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

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才坐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踏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裏尋攢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綑接並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泡虛歡喜！」玉樓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他的說話，不防頭腦，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裏，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賤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裏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逕自去到房裏，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念三日也。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他五兩一錠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緞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里處，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麪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麪。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奶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

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你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吳主管在東京回還，現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便說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字填注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把小的做了銜銜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於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劄付，並吏兵二部勘合，並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臉際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了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幾場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倒是腳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吩咐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覺 西門慶開宴爲歡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裁剪尺頭，趕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

了七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贊見之禮，連擺酒並治衣服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恆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响！」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於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腳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請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割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的往提刑所下割付去了；還有東平府並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何如？」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裏的帶，昨日一個人聽見我這裏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

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誇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會？」伯爵道：「吳二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擔，雖是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並治衣服夫馬之類，共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彌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他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拯濟了多少；不然，你叫他那裏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行利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於是把文書收了，才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走來，交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口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幹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與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裏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吳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歸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並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

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也許不肯借與你。』吳典恩酬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僚，差人送洋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張小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綃直裰，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喚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掌花園門鑰匙。祝實念又保舉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大擺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圓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並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不來親者強來親；時來頑鐵生光彩，運去黃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陞堂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下，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叫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來，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腳踏板上，鋪着鋪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裏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清

俊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於是暗和上房裏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窗戶臺上，攔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裏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吩咐我叫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絲布圓領五色襯衣穿。』書童道：『衣服在廚櫃裏，我昨日才收了，今日又要穿他。』玉簫道：『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鬢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儻若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他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繇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下，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爺送行，在皇莊薛公公那裏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裏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於是與他約會下，才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吩咐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叫來與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吩咐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

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並四個梨，一個杯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裏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煞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瞧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道有書童兒在裏邊，三不知推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會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裏，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裏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裏？」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道：「我有個好的兒，叫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了一盤子熟鵝肉，一碟玉米粉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說道：「賊囚！你在這裏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才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裏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找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找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裏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傢伙，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裏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玩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找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誓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才取出壺，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同小玉兩個，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

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傢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娘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裏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裏收着，不知在那裏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裏？」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笑。西門慶便問：「你笑甚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裏就賴着他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潘金蓮，說道：「依着你怎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說什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焦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利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眼窟窿，噁噁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玩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裏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裏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裏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去問玉簫要汗巾子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攛上一把火相似，

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秋，就跌折腳，也別要進我那屋裏，踹踹門框兒，叫那牢裏的囚棍子，把懷子骨歪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擲到泥裏！』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裏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罇美酒，一牽羊，兩疋金緞，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於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莊現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恐風吹着他，他娘子說，不妨事，叫娘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裏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裏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裏舊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吩咐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爹要看看。月娘叫娘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

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毛衫兒，生的面白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緞兜肚，上帶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謊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就把蓋讓坐。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再讓。」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於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塔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說不盡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排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正是：

百寶粧腰帶，珍珠絡臂鞦；笑時能近眼，舞罷錦纏頭。

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蕙，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吩咐，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罷。」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吩咐他，你記的普天樂。」想

人生最苦是別離。」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吩咐：「你唱套祿壽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哥，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倒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裏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才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吩咐：「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舅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爹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裏去，媽不知怎的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

黃李子兒，搯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放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你吃了飯麼？」桂姐道：「剛才大娘留俺每吃了。」於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並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拿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哥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裏？」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漆金方盒拿了兩盒禮物，閃紅官緞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灑粉綵書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二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着吃了茶，就先擺飯。剛才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忙整衣冠出二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並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尙舉人相陪，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塔下鼓樂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遞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拿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擔，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才與他姑娘

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願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往來，宅裏好走動。」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兒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來。前日爹吩咐，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就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兒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果仁兒，裝果盒。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櫈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兒，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搭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果盒，見他四個在屋裏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客人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戶，花大爹，大舅，二舅，謝

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那孽遭遭兒有這起攬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裏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拿出果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裏，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才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裏，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撮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杯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像告水災的，好個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回了，這日才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新銀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一個眼色，說道：「我到爹宅裏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點兒相交，如何卻打熱？」桂姐道：「好頑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碓碓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噴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裏不題。卻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帶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燦爛，身邊蘭麝濃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裏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姐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時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

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傅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躑，酒若波流，餚如山登。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吊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搗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芽，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腳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裏，卻說人欺心，前日在爹宅裏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裏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丫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挽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噴道他頭裏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果仁兒，定果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裏邊六娘，剛才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果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這裏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搗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頭，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

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卻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爹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釧兒，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裏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裏，在你那裏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個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裏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杯，又斟出一杯。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下，等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扁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歪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愛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裏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裏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個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才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杯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娘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姐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才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

安：『真個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於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鬚髻，周圍金釵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伴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吩咐玳安放錦枕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播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教他侍立，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願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個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裏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扭出污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個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你調子口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拿出急來了。』鄭愛香兒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西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攬刀子，好乾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鬧他怎的？』走向

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裏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屋裏宿歇，於是常懷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娘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娘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你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徑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添換菜碟兒。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娘，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唬着他。他媽媽在屋裏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娘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裏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吩咐好好抱進房裏去罷，休要唬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餵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絨緞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裏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

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謊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謊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子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才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才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搵與老淫婦一搵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環擺上飯來。西門慶剛才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拿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才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裏去，那咱才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一個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裏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裏，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

行，如今沒本錢，閒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裏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貨進來，就完了帳。」於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拿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僱了車腳，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僱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絲線，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並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才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裏，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裏要在李瓶兒房裏睡。李瓶兒道：「孩子才好些兒，我心裏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裏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欵伸錦被，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住別人房裏去。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他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菜果餅，晚夕說話，坐半夜才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緞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道：「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拿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卻說這個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拿什

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拿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碯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吩咐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果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裏，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杯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吩咐，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喝甌子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見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果盒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撒了個嘴兒，教春梅拿寬杯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個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裏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敬濟笑着，拿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戲他，向撥盒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於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像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椿兒，鵝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只此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裏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裏，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

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裏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敬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煙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才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鋪子裏，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裏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裏，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子家，不知家裏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這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才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才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裏？」急的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裏，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奶奶和六娘在這裏，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勒措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心拄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杯，蓋着臉兒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個果子名山，坡羊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裏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搗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囚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

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那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弔枝幹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鋪子裏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裏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裏尋。」敬濟道：「耶嚻，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罷了。」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裏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才唱一個曲兒，就是騰翅子，我手裏放你不過！」敬濟道：「我還有一個兒看家的，是銀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於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腔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拿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裏，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笥兒印在心裏，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撿着雙火筒兒，頓着礮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敬濟唱畢，金蓮才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才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裏，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拿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杯。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杯。」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姑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來，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在風裏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狗肉三不知抱他

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面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裏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承家吃酒去了，咱倒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裏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拿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空工的，在那裏做活。』月娘吩咐：『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樓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諛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曾扭着那裏？』月娘道：『跌倒不會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諛的我心兒跳。在頭裏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的！』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來。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於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懷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查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晨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痛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才待脫衣裳，我

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裏不自在，他才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裏還有些隱隱的痛。」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裏，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裏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現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於詞色，善於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裏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蛇蠍皮，在街上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兒，生的長跳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耍錢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趁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胭抹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口站立，賤人略鬪他鬪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他與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裏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逆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裏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裏不妨衆人賤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掇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搵在手裏，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裏，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

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嬪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傍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像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卻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裏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盜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開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少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百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晃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裏，閒中吃果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人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裏說什麼；教我鋪子裏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娘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了，拴到鋪裏，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嚔嘴，下邊頓足，就要回身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

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要緊事，尋我商議，未及奉陪。」慌忙而去。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趕到家中，因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拿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大事，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裏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裏。」問應保，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勾欄院裏抓尋。原來應伯爵被湖州何蠻子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於是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裏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家裏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閒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擒住，揪採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裏，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日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裏面一明兩暗書房。有書童兒小廝在那裏掃地，說：「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見，便道：「請坐，俺爹剛才進後邊去了。」一面使書

童兒請去。書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那裏？」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裏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裏問。」書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裏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裏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裏，看着娘與哥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拿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奶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書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吩咐書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於是看縫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才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彼應伯爵攔住，便道：「賢姪，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裏，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裏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繇分說，擒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家裏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對李大人家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於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他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此時我拿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吩咐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一發好了。」

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吩咐：「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吩咐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裏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卽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鱗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鱗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拿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拿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賺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拿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裏辦事官緝聽着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裏，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裏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裏，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罇白造荷花酒，兩袋糟鱗魚，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織金緞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個情。」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拿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婪，有事不論青紅皂白，得了錢在手裏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拿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才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

將小金菊花盞，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向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櫃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裏，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裏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裏。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們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兒，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現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腳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起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了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裏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裏進他屋裏？」保甲道：「越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許他上門行走，像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況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卽盜了。」喝令左右，拿來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吩咐韓二出

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捎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拿人情，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家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替咱們說，管情極好。』於是車淡的父親開酒店的车老兒爲首，每人拿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到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插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襪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教書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拿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拿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裏還沒來家？』書童道：『剛才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來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裏，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吩咐，教他再拿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

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乾臊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遠個灣兒替他說，才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時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拿到鋪子，鑿下一兩五錢來，教人買了一罇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對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書童使書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裏的？」書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牀上，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壺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才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於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裏，爹已是打過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險！」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賺錢。」於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個大銀壺花杯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杯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

不敢吃，吃了怪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於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馥飯，揀在一個碟兒裏，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杯，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馥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鑷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雪，吃了個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掇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裏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裏與小的，說是花大舅那裏送來，說車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吩咐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出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因囑付他，少要喝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吩咐，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裏，正做一處。忽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裏是提刑的西門慶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擻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裏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逕來報知。累門上哥裏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語。』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牆，只見書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聽覷半日，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盥水洗手，看見平安兒，書童兒在窗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拿水去。

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吩咐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罇金華酒，便問：「是那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罇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呵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除了丁蠻子四十罇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頭裏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裏，可見平日家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裏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裏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裏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也是你個陰騭，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德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裏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得情兒。」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面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按着桌兒，且兜鞋，因說道：「我才睡起來，心裏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

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裏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蔴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裏，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裏，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裏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拿個燈籠接去罷。」平安兒於是逕拿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擡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總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裏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裏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拿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才好，小的才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裏？」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裏吃酒哩，姐稟問了爹，才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明日只教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裏聽着，也沒別人，你卻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裏一個才尿出來的孩子，拿整綾緞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得使不得？」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症還沒見，就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大莊屯人家，老兒六十歲，現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丫環侍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裏打齋，西寺裏修供，捨經施像，那裏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裏，生了個兒

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擊，錦繡窩兒裏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個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在監裏，要送問他。今日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拿到鋪子裏，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噶飯，在來興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撥到六娘房裏，又買了一罇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到了前邊鋪子裏，和傅二叔、賈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才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膽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和他，他在書房裏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裏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才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裏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吩咐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裏，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於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裏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於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裏，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巡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裏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杯，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

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裏！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仇 書童兒作女妝媚客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教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不等夏提刑開口，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在我手裏，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裏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拿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於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裏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看着父兄家風，放聲大哭，每人丟了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

卻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裏，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裏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裏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題。

起。到次日，西門慶早晨約會了，不往衙門裏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才來家。下馬，就吩咐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了，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還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裏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罷，出來，到書房裏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拿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撇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問道：「我兒，外邊沒有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樁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了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書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裏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牆，只見書童兒在那裏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裏。」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裏邊聽見裙子響，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到牀上睡着。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啞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裏，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略躺躺兒就去。」那春梅那裏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扯你起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裏，把門兒插着，捏殺蚊子兒是的，知道幹的是什麼繭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跟前推寫字，他便躺在牀上，拉着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裏，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賊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上門，

做什麼來？左右是和奴才快樂了，到晚夕還進屋裏來，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裏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我便歪在牀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要言，什麼三隻腳的金剛，兩個長角的象，怕人聽見！明日吳大妗子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耍！大姐姐是一套衣服，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廚櫃內，拿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罌紗片子，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齊兒尋下來罷。」於是走到那邊樓上，尋了兩疋元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緞，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緞。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拿帖緞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裏去取，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塊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去取。」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才肯了，又出去叫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榻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裏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榻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繇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托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緞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麼？」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

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賤見白賚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盞過的恰如泰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腳下鞞着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穿着雙一碌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橈襪子，坐下也不叫茶。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吩咐把尺頭抱到客房裏，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裏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掛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陸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莊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董太尉姪男童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口話，來安兒才拿上茶來。白賚光才拿在手裏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拿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簾子裏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而坐。不一時，棋童兒拿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敕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處，預備一頓飯，那裏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裏尋個菴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好叫個廚子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菜，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大衣，那白賚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說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

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得說的，散便散了罷，那裏得工夫幹此事！遇閒時，在吳先生那裏，一年打上一個醮，答報答報天地也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話搶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拿了四碟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飯，篩上酒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鐘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賚光才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嚇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吩咐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落後不想爹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裏耍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裏，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吩咐，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子，只顧拶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的回爹不在家，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道：「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吩咐：「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拿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豬也是的怪叫。這裏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裏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

饑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觀。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裏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撈了一撈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打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要險做了主了，有些廉恥兒也恁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他？』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攢梳篦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兩盒嘎飯，又是一罇金華酒，撥到李瓶兒房裏，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才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裏，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子下站着；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脖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肱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鳥眼雞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像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裏，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正在書房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說的一個個慌張失智的，到屋裏，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拿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才吐了口兒，他讓我耍了衫子。』玉樓道：『只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

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耍子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說着，兩個齊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上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唧嘛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是老實人，便問：「象牙放在那裏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的放進白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哩？也沒見這般沒梢幹的人，在家閉着膝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坑燒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騙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了，衆人圍邊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裏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才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裏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得話中之話！這裏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什麼打你？」平安兒道：「我知爲什麼！」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平安兒道：「早是頭裏你看着我，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裏，又不去，直等擎酒來吃了才去，倒惹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叫那個賊天殺的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脊梁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兒道：「教他生疔食病，把額根軸子爛弔了！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不像這狗骨禿沒廉恥，來我家鬧的狗也不咬，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來與兒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

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裏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的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裏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叫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鋪子裏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厠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意厚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吩咐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入來，不比你，卻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才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卻爲什麼，也陪撈了一撈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撈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著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姣，把鐵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裏前邊小廝熟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見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晨，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綉，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姑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付蹄子，四隻燒鴨，四尾燒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裏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我決然不收。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和我門下夥計，我如何受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吩咐左右，只受了鵝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叫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飯後叫來保看，著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

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與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裏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他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裏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桌上，擺了許多嘎飯，把金華酒，吩咐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拏來，叫書童斟酒。伯爵吩咐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才，那裏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吩咐小廝把醃螃蟹揀幾個來，今日娘們都往吳紇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才待拍著手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要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去裝扮起來，像一個且兒的模樣才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專一歪廝纏人！』因向著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叫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裏，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邊，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裏搽抹起來，儼然就似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綠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歸期，畫損了掠兒梢！』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像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裏小娘兒便

怎的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癩，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歡喜？」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各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入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塔、小塔又要舖子裏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能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簽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著，與伯爵吃了。方才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哥，書童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才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國道。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才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國跟前。韓國道：「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國道：「方才坐下，書童又唱了個曲兒。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賈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裏說罷。」不一時，賈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莊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賈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才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裏，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賈四道：「昨日老爹吩咐門外看那莊子，今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莊子，大皇叔沒了，如今向五要

賣神路明堂，咱家不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掣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裏弄得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搗不著熟饅首。」西門慶吩咐賁四：「你明日掣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掣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才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裏，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面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裏，哥哭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廝擎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在那裏？」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擎兩個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著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著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棒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才，忒詔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道：「我唱個折桂令兒你聽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撐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縮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

伯爵吃了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著西門慶唱。謝希大掣過骰子來說：「多謝紅娘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

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葶藶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櫃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買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卻心疼哩！」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擊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十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也只斟了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道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腳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有個屈著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賁四聽見此言，唬的把他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唬的把他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才待擊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審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壳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兒。」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縑兒鬆了些，吊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子，倒像沒屁股的。」徒弟說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裏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擎著燈籠，來吳大姑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裏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

家。吳大妗子與二妗子那裏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裏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才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去下畫童和琴童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著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裏，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擎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裏擎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擎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留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家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擎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擎了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耐煩，孩子家裏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著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著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往後邊去了。金蓮和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裏？』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著，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著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腳兒踢，踢兒，有一個燈籠打著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著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著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擎了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著你哩！』說著，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著衆人說：『我精囊氣』

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去，卻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裏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裏唱哩，娘每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著，把帽兒歪挺著，醉的只像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棋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棍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裏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恥貨，進他屋裏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在他房裏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著也哭，放下也哭，再沒法兒處，前邊對爹說了，才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穉穉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來，使性兒關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莊子上賺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工，行令之間，可兒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來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不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保舉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在碗兒，就用不著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向賺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

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裏，順便捎了一封書札來，說是太師爺府裏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裏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寫著：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擲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豐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於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勅回籍省親，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裏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裏替他尋一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育，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著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舖子裏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捎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與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叫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著，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或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裏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裏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了，怎好打發他去的？你替他當

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漿？比不得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的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著媒人慢慢的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裏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裏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才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爺才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爺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爺這裏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裏，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多上覆翟爹，說隨他要多少，我這裏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食。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悼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爲祕書省正字，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並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拏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拏著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拜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麪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現做理刑官；你到那裏，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門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得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拜

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峰甚是稱道賢公，閱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峰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舟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望乞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祕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現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敢稱號！』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與雲峰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現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違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住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教。』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清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台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裏，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內中一個說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裏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席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裏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他酒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枝邊柳邊。』荀子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嘆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杏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書童答道：『此是書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繡繡，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游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擊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人止留一二人答應，其餘都吩咐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吩咐手下，都回門外寺裏歇去，明日早擎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間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吩咐，雲峰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裏內煖騰騰，掌著燈燭，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了，擎住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著翠袖紅裙，勒著銷金箍兒，高擎玉壺，捧上酒，又唱

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才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舖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又備下飯，與腳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數十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贖！」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贖，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此皆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推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廝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兩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鬪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請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纔吊起頭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老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裏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裏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瞧。」馮媽媽道：

「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舖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個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吩咐道：「既然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些備辦。」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盒、箱櫃等件，都是我這裏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的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裏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裏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裏要的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耶，你老人家上門兒瞧人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又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家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買了些細巧菓仁，放在家中，還往舖子裏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攬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下。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

人見他上穿紫綾襖兒，玄色緞金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雙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裏何如，先看他粧飾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嬌嬌娉娉，懶染鉛華，生定情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琴卓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展，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馮連忙拿茶出來，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裏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兒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舖子裏去了，明日教他往宅裏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牽，既是韓夥計這個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釵之類。』月娘道：『上緊償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裏不着人送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會？』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

「剛纔做了熱飯，炒麪筋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喝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看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裏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像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熟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裏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裏晒牙擠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句，說勾良久，看着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舉保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裏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裏，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裏無人，你若與他問上了，愁沒吃的，穿的，用的，走的，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裏。」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裏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裏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無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裏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拿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

水。不一時，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馥飯，菜蔬果品，來廚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斤麪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吩咐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裏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子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拿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窗門兒，廂的炕牀，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几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下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拿托盤兒，說道：『你這裏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腳。』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轆西轆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來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繼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裏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樁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馥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斤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裏，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

遞酒兒。自此之後，可就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免得奴盼望。』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裏，就兌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敢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吩咐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慇懃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裏來，直到起更時分才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裏打勤勞兒，往宅裏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著門去了一日。一日，畫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裏走走兒，忙的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著了頭們拆洗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我倒說得且是好，寫字的拿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鹽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請著你總是不閑，賺的錢不知在那裏。』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嘴也趕不上在這裏，賺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裏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裏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捐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態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兒，見了他，說道：『老媽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才到他前頭來，吃他咕咕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捐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拿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裏』

才來哩！銀子我還拿在這裏，姐姐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裏兌銀子，等他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下，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得月盡頭才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才去了八日，也得月盡頭才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拿了莊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拿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拊雙料好蒲旬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能，銀子你還收著，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裏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歡喜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裏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早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著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了一步走了。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榻子前，拿著茶盤兒伺候。玳安望著馮媽撇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裏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送現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裏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叫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

叫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收拾莊子，還沒銀子哩。」應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叫他打著我的旗兒，在外邊東誑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他不下！」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叫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叫他來，我有勾當，叫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了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挽手兒取了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輸錢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哥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攬他，回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過一邊去吃，我那裏耐煩你哥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睜著，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著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裏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嚟，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趕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才待奪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裏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口扒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裏喃喃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叫你不要慌，你另敍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兒罵我，我又趕我，休叫我撞見，我叫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著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裏味醉了，來老娘這裏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哩哩罵

淫婦，直罵出門去了。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輪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溜煙跑了。西門慶又道：「這該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叫爹着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爺說的是。自古善良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吩咐棋童兒，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裏，明日帶到衙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裏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禮畢，連忙屋裏叫丫鬢錦兒，拿了一盞果仁茶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著罷。」又道：「老馮在這裏，怎的不替你拿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裏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裏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所以我拿的這罇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裏，又沒個好酒店，那裏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彰計家來，你和他計較，等著獅子街那裏，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裏住去罷，鋪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舌，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裏要處自慙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裏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席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西門慶與婦人，直飲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裏，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鬆分說，一來二十，打的兩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喪了。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裏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裏好麼？』韓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裏，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鬢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叫我拿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裏，也與了他二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裏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慣走來這裏放水，被他撞見了，拿到衙門裏，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叫咱搬到那裏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叫我拿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賺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

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上。到明天，韓道國宅裏討了鑰匙，開舖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倒好一匹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裏纔四個牙兒，腳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驚踏，初時騎了路上走，把驃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躍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裏，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病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煩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個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醇送馬之情。西門慶家裏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蠟，象板催筳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照，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筳夜久

般動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唱道：

「悶把韓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唱道：

「聽風聲嘹唳，雪灑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燼，心裏若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彈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推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綾氈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迎春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叫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裏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殺香殺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暖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拿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上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裏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低垂錦帳綉衾空；早知薄倖輕拋棄，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那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裏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繇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心癢痛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裏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吩咐迎春，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筍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那角門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旁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金蓮坐在牀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自活的，又來瞅睬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裏擺下棋子了，咱們閒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己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裏不

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叫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像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裏，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爲郎憔悴減容光；閉門不管閑風月，任你梅花自主張。

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拿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繇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牀上，舒手被裏，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裏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裏流罷了！』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攬掇過他這邊歇了。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話說西門慶當日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濕鮫綃，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之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鄰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衆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稱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子裏上宿，叫老婆陪他。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財有勢，誰敢惹他！如是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

一似火炭般熱。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並府縣軍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並天地疏，新春符，謝竈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拿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叫他費心。」吩咐玳安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提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倒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叫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提起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記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謊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噴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願醮，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並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躬身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緞，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鈞語吩咐？」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一願醮，要煩你師父替我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爺吩咐，隨問有甚經事，敢不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希誕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又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還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畢，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酌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齊送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

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擔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明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緞，兩罇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兩腳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竟不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旛，過街榜棚，一直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綉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爭獠；左右塔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八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開仙珮響。自此便爲眞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間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恩，九轉玉樞，酌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吳帝居尊，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與西門慶稽首，說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

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愧赧！經觀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敝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那裏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童兒拿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的快驢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快騎了接去。」棋童應諾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敝話道：「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醮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年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

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表白又宣過一遍，接念云：

「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酌祝皇王之巨澤。又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皈依三官殿下，賜名吳應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

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延道官，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酌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幼均安，四序公和迪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

宜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十九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索牒，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於是向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叫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碌碌搖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衆道，一派音樂響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氅，腳穿朱履，手執牙笏，開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殿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秋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蹠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盪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門兒裏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耐煩，咱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說：「哥真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拿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由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

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誑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裏三四個丫鬢，連養娘輪流看視，只見害怕，貓狗也不敢到他跟前。」吳道官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晨，路見陳姐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爺，本當親來，不好來的，這粗茶兒，與爺賞人罷了。」西門慶吩咐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又是一罇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緞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緞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縑，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邪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祿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收入盒擔內，共約八擔，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娘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裏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白綾底，

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裏有老婆，想必是僱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像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裏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六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鎖，又是這個銀辟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紅疏，看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拿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裏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湍兒鬼兒的，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頂牌，和兩道索，說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吩咐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像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

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廝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建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愁愁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裏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吳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跟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門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敬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裏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裏恁汗邪胡說了！』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跟跟踏踏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

娘，大娘子，與衆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伙，擡了桌出去。月娘吩咐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正坐中間，焚下香，點着一對蠟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富說起，慢慢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開，棄了家園富貴，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月娘說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講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娘子，楊姑娘，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娘子說：『俺每都剛吃飽了，叫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裏，是燒骨宋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裏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鬢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磬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夜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見他不凡，收留做了徒弟，與了他三件寶貝，叫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處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瞌睡上來，就往房裏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娘子，守着。又聽到河中漂過一個大鮮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耍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歪在月娘裏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呵欠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叫了。』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裏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玉簾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的逃生來到仙人莊，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椿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邊還度脫母親生天，直說完了纔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妝丫鬢金蓮市愛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來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腳蹣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馬子裏，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子，好不一個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

只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裏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七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裏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抱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白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吩咐：『你卻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裏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了。月娘因說：『昨日家裏六娘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歪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叫他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服，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頂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叫他媽媽抱罷，你這蜜褐色挑綉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身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

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叫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倒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穿着道士衣服，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噓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怎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在這裏睡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筍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還不耐吃，等我去呵些湯罷。」於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腳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裏，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襪裏，拿裙子裏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於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吩咐排軍備馬，午後往尙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一好手，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纔來，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謝你。」於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爲繇，背地裏送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有詩爲證：

最有緇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嬋娟；此輩若皆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卻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鬢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梳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緞子裙，粧扮丫頭，哄月娘衆人，要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謊他們，管情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裏走，走到儀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裏，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裏，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才拿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娘子勾了，又要他來做甚麼？」月娘道：「好奶奶，你呆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裏，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裏。玉簫挨在月娘身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吃的一笑。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頭起來，倒退兩步才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才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裏，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

姑娘大娘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叫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裏叫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裏，我不哄你，你不信，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膽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歪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卻是潘金蓮打着梳妝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了。』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裏間屋裏，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鬚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鬚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裏，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餅品，一罇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並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娘子也不必家去了。叫賁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姐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豔粧濃抹，不覺十分歡喜，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金蓮就知其意，就到前面房裏，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纒，重勻粉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甚喜，和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

裏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裏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只叫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裏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是說着，你把臉兒愁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償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到處搯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緞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毡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羅緞子袍兒，兩套粧花羅緞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價造，不在話下。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嘻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儼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晨，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並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使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札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叫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去哩？」春梅道：「娘們都做了新衣裳，陪侍衆官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得，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卻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緞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姐娘有一件罷了，我卻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拿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緞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錦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裏一色都是杭州絹兒，春梅方才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尙舉人娘子，並左鄰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並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鄧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設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俱依吳大妗子那邊稱

呼之禮。又與尙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鬢遞過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畢。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衆堂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首席，其次就是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尙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躺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旁邊臥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的。說道：「他兩個倒好像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像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都進房來。吳大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人人家，怎敢拔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道：「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卻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尙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拿出果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吩咐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你爹說，旋擡了兩罇酒，二疋緞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銀燭高擎，花燈燦爛，麝香氤氳，喜笑匆匆。兩

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子上了一道裏韶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尺頭與厨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下身，還有後堂留坐，擺了許多菜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才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裏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下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裏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裏，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奶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恐怕冷，腳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頭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攀陪。」月娘道：「也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才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才使小廝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攀陪些，喬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現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央及營裏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才五個月兒，也和咱

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是房裏生的，所以沒會應承他。想不到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裏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裏生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長，我也休嫌你短。」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裏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得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裏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房裏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娘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裏，叫明日同他一搭兒裏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不好相處，到明日怎麼廝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裏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麼歹話來？他說別家是房裏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裏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叫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裏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攀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才難；吹滅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做親時人家好，過三年五載方曉的，才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才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攀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擲着圖攀親家耍子，平白叫賊不合銀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叫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裏，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裏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颯，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抽身還下禮去，說

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裏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裏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裏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裏進門，倒是我叫他抱的房裏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裏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裏，官哥兒在奶子懷裏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趁着燈兒來了；哥兒哭了一回，才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才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累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是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下酒兒，兩個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甚麼來？我且和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裏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鬪氣，黨太尉吃廬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梳了頭，叫春梅扯了他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叫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扯去秋菊的衣。婦人打着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卻不與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李瓶兒那邊才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唬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了鬢，

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說的慌把官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才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罷！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看你？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冰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裏，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罇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菜，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緞，一頂青緞鑲的金人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裏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裏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娘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才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娘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娘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娘子道：『咱這裏少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

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並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並吃看燈酒。一面吩咐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羅緞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珠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盒担，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腳，俱不必細說。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關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婚之慶，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道：「娘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裏，便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物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口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卻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兩個師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吩咐，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都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衆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設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粧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書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吩咐四架烟火，拿二架那裏去，晚夕堂客跟前放二架。旋叫了個廚子，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

使玳安雇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嬸那裏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噴？」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叫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裏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叫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纔叫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我那裏坐回就來罷，家裏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裏來。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裏收拾下床炕帳幔被褥，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裏弔着一對紗燈，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裏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裏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香車寶馬鬧如雷；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的，你可認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下去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你休叫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裏，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卻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鬧處就找過一邊，繇着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兩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晨對衆人，不好叫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

纔祝麻子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裏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裏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裏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給我乘人亂就攔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晨從哥那裏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吩咐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爛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抬轎的提着衣裳包兒，笑著進來。伯爵在窗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吩咐玳安：「且別叫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裏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鬚髻兒，身上穿紫路袖襖兒，玄色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髻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裏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看燈的。兩個聽的，從新到房中說道：「俺每頭裏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于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解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

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盤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這裏？」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裏來，宅裏說爹在這邊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篩。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裏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裏隔牆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誑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撥着獸頭往城裏掠，好個丟一兒的孩子。」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裏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闌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兒，你現在這裏不伏侍我，你伏侍誰？」韓玉釧兒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撇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心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叫他拿了去，撻你一頓好撻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抬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明沒錢，不怕胖子不打。」韓玉釧兒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裏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拿三道四，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裏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

叫我只願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我也是誤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筋，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韓道國，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寶攪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實念道：「你陪他到那裏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裏？」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那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證，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吩咐他，文書寫活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不依我，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鞭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裏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我倒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鏟頭，砍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吩咐樓上點燈，又樓面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吩咐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拿杆欄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吩咐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廚下又拿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吩咐棋童回家看去。一回重篩美酒，再設珍羞，叫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

少頃，西門慶吩咐來，將樓上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叫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裏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萬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人物皆着，感剎剎萬個轟雷皆透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吹散滿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霸王鞭，到處響，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峨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烟齊明；鮑老車兒，百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卻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灰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只見王六兒在這裏，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賀，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裏去？』伯爵向他耳邊說道：『儂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願坐着，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裏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吩咐：『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並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裏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間吃酒哩，你只休誤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誤。』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吩咐，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你二個

好歹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吩咐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滅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裏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一些元宵，拿到屋裏，就問他：「一丈青討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裏張看，見房裏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正在床上坐著。這小孩子正在那裏張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裏張他去！」於是與了他些零菓子吃下，不防他出來，就誑住扒上炕睡了。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還送了到家，然後纔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回去。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娘子衆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娘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叫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娘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曰：「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裏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都坐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筭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吩咐二人，你等過燈

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可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一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裏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鑄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裏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腳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鑄兒，也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裏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稀罕貨，忙的這等誑人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瞧！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歪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卻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妹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鑄兒抱着，叫他手兒搵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只見飛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

那裏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搶來的。」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並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會收哥哥兒耍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會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嚶，耶嚶，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恁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裏不見的，不是金子卻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甚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的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裏的！」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衆夥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廝來回溜了兩盞。西門慶道：「雖是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裏要多少銀子？」雲理守道：「兩匹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回進來，只見琴童來說：「六娘房裏請爹哩。」於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外邊去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卻往那裏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繇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裏因大妗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就了，纔尋起來，謊的他們都走了。」於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賚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外邊收兌銀子去了。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裏，告月娘說知：「姐

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裏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是那裏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用襖子袖兒裹着，恰似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裏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那三寸貨反說不見了，繇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玳瑁走風簷，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收兌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錠。吩咐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裏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筋去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狼筋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冰着他，一時撞了他手腳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裏，頭裏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叫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裏丫頭，叫各房裏丫頭口裏不笑，肚子裏也笑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恨殺我罷了，不看世界上，把你這小歪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腳！』那潘金蓮就做喬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威勢，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那個攔着你的手兒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裏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這小歪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

是債穀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歪刺骨來？』因跳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歪刺骨？』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擡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爺差家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吩咐：『打醮處，叫你姐夫去罷。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吩咐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裏勻勻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看，什麼張致，誰叫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綁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裏勻臉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裏。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裏，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會辨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吩咐小廝買狼筋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奶子，奶子推老馮，急的馮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的？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的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裏邊人家，最忌』

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叫俺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吳惠，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吩咐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桶，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裏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緞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兒，下邊白綾襪兒、緞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鬪他耍子，道：『哥子只看着這裏，想必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叫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叫大媽媽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嚶，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耍耍兒。』於是與他兩個嘴搵嘴兒耍子。董嬌兒、韓玉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會唱個兒與娘每聽。』因取樂器，韓玉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諛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廝，你看諛的那臉兒哩！』李瓶兒連忙接過來，叫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屋裏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

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那邊邀來，朱奶奶，尙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又吩咐，後廳中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戴金插銀，披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不覺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響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並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個個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綉耀目，都出二門迎接。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官綉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髯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姑子，敍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敍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裯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尙舉人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箱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敍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於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現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

娘子說那裏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殺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好斷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男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個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吩咐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官中紫閃黃錦緞，並一副赤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奶每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姮娥。正是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臨坐上。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階下戲子鼓樂響動，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太太吩咐下來，叫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各樣花燈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人又在階下，琵琶箏篋，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

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煙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擁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煙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姐妹歸到後邊來，吩咐陳敬濟，來與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並兩個師傅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吩咐出來，剩攢下一桌餚饌，半罇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殘燈未盡，當下傅夥計，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與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叫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倒不如悄悄行令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該傅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耍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吩咐，』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話說敬濟衆人，同傅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裏，就是三四日了，家裏沒人，你哥衙裏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裏坐坐，晚夕走百病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

大娘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他吩咐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裏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裏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並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會？』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是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會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裏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像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裏不會？』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裏坐的聽唱。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裏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裏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裏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裏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說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

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旁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裏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卽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裏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卻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裏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裏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裏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吩咐與李嬌兒領到屋裏去。明日叫媒人，卽時與我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兒沒的說話，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裏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裏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玉簫問：「頭裏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姑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裏。頭裏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說的他要不在，在廚房問我：「狼筋是甚麼？」教俺每衆人笑道：「狼筋敢是狠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房裏，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月娘道：「那裏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好孩兒！」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裏，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裏邊，纔使不的。這裏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裏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旁邊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打着，好麼？乾淨傻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裏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

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房裏丫頭，對衆搽恁一頓搽子？有不是，拉到房裏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裏丫頭，怎的不搽，只搽你房裏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裏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就沒句兒說話？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般，你怎鬪的他過？」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出去。」桂姐道：「你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他似元宵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吩咐，我知道了。」按下這裏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裏，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裏，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旁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慙他一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裏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裏睡去罷。」於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展放鮫綃，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裏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吩咐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粧裏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於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裏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攙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攙

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裏略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裏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裏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兩遭也不可，常進屋裏，爲看這孩子來，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開事，寧可他不管我這裏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只說俺們把攔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裏，我就攔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裏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裏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裏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回家去；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裏是那裏。論起後頭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戲，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歇宿。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裏去，早晨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新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上十兩銀子謝他。說道：「大官人吩咐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

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間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裏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算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裏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添上一罇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裏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傍邊，只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裏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裏頭多放些木頭，蠟裏頭多攪些柏油，那裏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叫了兩個小廝，擡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裏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裏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會見的新親戚，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儀門。」一時，兩個擡進儀門裏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吩咐：「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裏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裏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棋

童兒擎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裏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晨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裏，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閒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便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不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放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擎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上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瞧，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個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旁一力攏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那邊鋪子裏，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拭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於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裏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

銅鼓，帶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裏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裏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裏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裏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於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擎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裏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裏坐罷。」於是玳安與畫童兩個，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擎上春盤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裏前邊飲酒不題。卻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姑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裏起身，也不用轎子，俺每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裏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裏，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閒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姐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裏。」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裏無人，媽使保兒拿轎

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樁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裏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問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裏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吩咐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娥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窗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開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了，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保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裏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腳步兒響，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拖在旁邊坐著，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這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欸跨鮫鮓，把琵琶橫於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裏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並大師父，都在上房裏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

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娥，桂娥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娥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噴道頭裏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休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裏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往於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裏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裏害眼哩。」月娘吩咐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拏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裏；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的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緞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裏拏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

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緞子衣服還包去了，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於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像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裏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裏一個爹娘宅裏，是那個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裏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並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裏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裏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並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吩咐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裏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裏，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

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吩咐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裏吃罷，敢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揀了兩碟下飯，一碟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你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到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桂，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吩咐：「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唱的。」於是王桂彈琵琶，李銘彈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畫闌；佳人欸欸來傳報，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伙，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盤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煙火，西門慶吩咐，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吹打了一回，又清唱細樂上來。李銘、王桂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聽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杆欄攔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正是：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峨百尺蟲晴雲；鳳禁緝香，

縹緲千層籠綺隊。閑庭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煙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滿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揚聲罵玉簫道：『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滿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玉簫見他罵起來，諛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裏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裏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攬撥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願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拚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裏裏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要請姐每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吩咐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裏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

那春梅纔慢慢往房裏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裏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裏，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來往燙酒，拿菜，按下這裏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吩咐：「你每吹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裏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姑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裏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裏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拿春盤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裏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姑子便叫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裏纔來乍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姑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多坐坐兒，左右家裏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裏，怕怎的，老早就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奶奶這裏接我，教我纔收拾開闔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趕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姑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個『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

淒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裏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吩咐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裏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卻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裏娘吩咐，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裏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吩咐你俺每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帽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煙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截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裏應，好懶食饑，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哩！頭裏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圖嘴吃去了，卻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他進來的。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裏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拘過颯了，我使着不動，鬥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又道：「姐姐，你吩咐他拿那裏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

襖，教他家裏揀了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裏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吩咐玳安：『皮襖在大櫥裏，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囊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裏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上房裏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裏，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筋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嚦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兒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裏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姁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裏，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道：『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裏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

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裏等着我，一答兒裏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烤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裏，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櫥裏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裏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裏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承你下顧。』小玉下來，把酒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裏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裏鑰匙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婊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及開了櫥裏，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魂也走出了。』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裏，只怪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裏間娘櫥裏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裏。』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勾昏了，皮襖在這裏，卻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說。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於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

說是黃狗皮那裏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於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金蓮纔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娘子二娘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姁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娘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娘子同二娘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裏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姁子這裏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裏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裏？」敬濟道：「這條衙衙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裏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裏？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裏嫖了來，家裏老婆沒曾往那裏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裏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兩個口裏說着，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扯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

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裏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卻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伯爵希大整吃了一日，頂噪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裏，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吩咐小廝收傢伙，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煙跑了。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纔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腔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裏，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裏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卻在外邊大櫥櫃裏尋出來，你放在裏頭，怎的昏了不知道？姐姐每都吃勾來了罷，幾會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道：「怪小淫婦兒，如何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旁勸道：「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裏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煙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煙火，方纔進來，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裏？」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裏，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

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裏首站立。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搭襖，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裏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身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知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喚了梅香洗銚鑪，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卻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現做道士寄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

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十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知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擠不勸你。」玉樓笑道：「剛才爲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二十七歲，辛未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砑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一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官人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旁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把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雖好正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在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小道士。」婆子道：「既是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才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才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命短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裏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裏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賊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愛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卽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不意天秀猝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本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於我，切勿多言。』於是吩咐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並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碼頭上船，行了數日，至徐州洪澤湖，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險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東流海島若雷鳴；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卻是賊船，兩個艙

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月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船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安受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於是與兩個船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緞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青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裏。那安童正要走時，吃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並其緞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船子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船子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並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碼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沉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簪笠，身披短篋，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卻是一個十八九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卻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卻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

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買魚。安童認得，卽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賊證，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子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船子見安童在旁執證，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裏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間事。早有衙門透信之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相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過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而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說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的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緞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命的，把衣服銀子並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裏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裏去來？』玳安道：『我跟着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孀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裏，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孀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惹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孀，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差，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安

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卻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裏來。』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我這裏等着哩。』玳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內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裏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開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裏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裏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桌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裏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攬在河裏，圖財害命，如今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證着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現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

聽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詭壞三魂七魄心！

卽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恆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兩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只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裏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吩咐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卽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己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卽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裏？』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吩咐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曾？』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卽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

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並餘下幾疋緞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生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尊，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於是把帖禮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任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讓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兄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卽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裏陞廳，那提控節級，並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繇，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擊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現有這個小廝，

供稱是你等持刀，戳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現有他主人衣服存證，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見，被陳三一刀戳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抵賴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得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裏提刑做了文書，並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門，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並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衙門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善惡從來報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八回 弄花頭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於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裏，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裏面打的雲板響，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出來，告都布按並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才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才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

聽公座上會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於書案上會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敬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會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璠章，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特遣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宜。仲春望後一日。』

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爹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會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出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裏會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賚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鍬掘開岸上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伴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裏。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拘寺中僧衆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

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裏，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於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於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於岸上？』又說：『干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於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政，曾公判刷雪冤情；雖然號令風霆肅，夢裏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卻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睡的計較着，要打頭面，治髻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鬚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裏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藥三家月臺。』西門慶吩咐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去，我叫地方吩咐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或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卻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於是俊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

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坎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並做了千斤，還沒往坎上祭祖。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坎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疊成坡峯，清明日上坎，要更換錦衣牌匾，宰豬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理守、賁第傳，並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吳大姑子、二姑子、楊姑娘、潘姥、花大姑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並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往坎上去罷，一來還不會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顛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坎上路遠，只怕唬着他；依着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坎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裏取齊起身，上了轎子，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坎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坎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當中甬道，明堂，神臺，香爐，燈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坎門上新安的牌匾，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坎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奠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才祭，響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諛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諛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了他來，你看諛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

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四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舖陳牀帳，擺放桌椅，梳籠、鏡粧台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掛的書畫琴棋瀟灑。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牀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裏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裏見打起鑼鼓來，說的不做聲，原來這等小膽兒！』於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裏，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見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鬪孩子頑耍，便也鬪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鬢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瞧見，便假發訕，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

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摺，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吩咐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吩咐停當了，然後才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客起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擡食盒。然後玳安，來安，書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並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着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書童兒來，叫他跟隨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才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了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城上燒紙去了，至晚才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想道：『卻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於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莊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裏說話，左右都令下來。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裏，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列，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

乃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明治矣。臣自去年奉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外，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黷茸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濫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木係市井棍徒，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於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賊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聖明垂聽，敕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俾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裏去。」於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裏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鬧。如今卻怎麼好？」李瓶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

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趕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硃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才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裏誑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驚着他，娘叫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退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趨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會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會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教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裏差人再拿帖兒，吩咐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教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於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現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裏再拿帖兒，吩咐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不妨。』西門慶聽了，方才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去？』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

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裏；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才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件，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文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書：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隆聖治事：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

三曰，更鹽鈔法；

四曰，制錢法；

五曰，行結糶俵糶之法。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

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會過爲，隨他說去，老爺那裏自有個明見。」一而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才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卻表巡按會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昌言，阻撓國事，將會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於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爹那裏，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裏西門慶就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

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現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現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走走何害？』於是吩咐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並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個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綉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鮮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尙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於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壘生光！』於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塔下簾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分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

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酒席，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邊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大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罇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正緞紅，一副金台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杯，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於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寬坐。因吩咐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並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裏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才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於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厚愛。』因吩咐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即去院裏，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裏用轎子

擡了來，休教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台，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裏？」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償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吩咐，你唱個魚家傲我聽。子弟拱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裏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吩咐把轎子擡過一邊才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屋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現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持他，自然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吩咐，俺每知道。」西門慶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那裏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裏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才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吩咐，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裏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厚愛！」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准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吩咐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願，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

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裏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裏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塔前，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於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臺。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卽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尙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風回仙子步花臺；
酒當醉處鍾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於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傍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裏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旁，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於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才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在此花下立飲一杯。』於是韓金釧拿大金樽

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於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外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裏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吩咐，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着。』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裏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牀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這薇仙罷。』於是燈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一池月上漫窗紗；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牀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亦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了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裏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叫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叨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了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錢。

行。來與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於山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罪誤在舊大巡會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捉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到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爲；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介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和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爹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吩咐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裏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繇，信步走入裏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生的豹頭環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頰下鬚鬚亂作，頭上有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牀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

到腔子裏，鼻孔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的。」於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裏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牀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粗聲說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梵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說話？」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也有沒有？」梵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不去？」梵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來，向牀頭取過他的鐵拐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襖，搭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吩咐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梵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想道：「一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於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家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願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裏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札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向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梵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撫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腳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

的睜睜的，只顧搵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叫我領了這瞎禿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裏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叫僱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腳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毳絨毛線毯子，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繚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斂頭楠木靶腫筋的交椅，兩邊掛的書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

鼉皮畫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備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桌邊兒放了四碟菓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蔥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醋酥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鯁。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辛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鍾內，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札的騎馬腸兒，一碟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鱈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了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

長生不老的藥兒。梵僧道：『我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於我，我與你幾丸罷。』於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來，傾出百十九分，分付每次服用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那梵僧又滔滔汨汨說了好一篇話，無非說得這丸藥珍同玉液，貴比瓊漿。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於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裏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三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說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丸藥不可濫服，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拄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芙蓉窗

玳安嬉遊蝴蝶巷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得青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招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蒙眼，拏班做勢，口裏咬字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裏，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才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尙去了？』書童道：『剛才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裏請來的僧人？』

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有甚麼長生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裏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卻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案？』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裏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裏韓大孀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心想：『既是他的生日，我就去走走也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於是徑走到金蓮房中轉了一回，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才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送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卻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教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才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才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

「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肯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叫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鋪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賊奴才，我那裏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與你耍笑！」於是走向前，向他纏繞不清。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叫：「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灑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賊奴才，我鬪你鬪兒，你就惱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賊奴才，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扯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要笑，便笑，臟刺刺的臭水兒，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才不喜耍笑，從前也不知給人家耍笑了多少回！」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爺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於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裏？」琴童道：「爹在屋裏吃酒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裏，拿了一盤臘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麪，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咱兩個喝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己吃罷。」玳安道：「我剛才吃了甌子來了。」於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裏，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裏，又與韓大嬸當家，

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裏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裏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與那婦人對坐飲酒，只聽西門慶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出來賣了，就叫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老婆道：「隨你叫他那裏，只願去，閑着忘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卻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管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裏二人說話，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在此飲酒，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衛子裏，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這裏過，看見在魯長腿屋裏，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叫小伴當在這裏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才開。原來忘八正和虔婆管長腿在燈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了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才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步就撞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帶白毡帽的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才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玳安口裏罵著，聽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嚨，裹腳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氓，他倒問我是那裏人？剛才把毛摘淨了他的才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裏，叫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

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鮮、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攙着賽兒，琴童便攙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賓代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勒索纏頭，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在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有朝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才待要唱，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仍由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於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才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卻表金蓮同衆人在裏頭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及回房去，又見櫥中翻得亂亂的，一查，不見了兩根金壽字簪兒；因叫春梅來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裏來，向大櫥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他拿了什麼東西去？』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一定拿了往院中那裏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

燈，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裏去。只琴童兒把衣帽交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裏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擺撥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慳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牀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才睡的甜甜兒的。」西門慶硬不肯走，便在房中歇了。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心中不免又是生氣，以爲漢子只貪戀著瓶兒一個人，是夜暗咬銀牙，閉門睡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並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自就氣血交暢，營衛融和，定可得胎，不可叫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裏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爹在那裏，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才得了；替你老人家熬藥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才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於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緞子，做製裝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擔真，一日倒賣三擔假了，正是：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第五十一回 托人情桂姐唱曲 鬪葉子敬濟輸金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裏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教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己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跟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到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裏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能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坐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裏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

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他，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兒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並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叫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裏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坐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叫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裏有個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觀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才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會吃飯，回來房中，倒在牀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裏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裏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證：

莫道佳人總是痴，惺惺伶俐沒便宜；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方才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

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妗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三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才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裏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裏，和一個小夥偷情，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裏，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叫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拿來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當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那，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才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裏出五百兩，我這裏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箱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叫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裏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裏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

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倒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裏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叫他又問那裏借去？」西門慶道：「門外東街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裏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爺家差了夏壽，說請爺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裏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裏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闌三四個標着在院裏，就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攏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裏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闌，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裏借人家銀子，那裏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著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兒轎子正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門慶分付陳敬濟，叫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兒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兒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黯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

兒，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留刀了，就是來宅裏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去，待他鍾茶兒，卻不難爲囂了人，他便往爹這裏來了，叫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蘇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裏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裏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說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裏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卻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櫛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會？」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裏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這裏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裏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裏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裏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卻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裏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裏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二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叫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吩咐：「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衙裏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

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裏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於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裏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裏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裏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住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裏。」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攔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裏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緞絹的窩兒裏，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裏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吩咐教俺們碼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裏住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屋裏房屋寬廣，住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裏尋俺們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腳東西，揹進府裏，與你愛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並他兩雙鞋，起動保叔揹進去與他。」於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錦兒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行李，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嚶，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鐘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像沒事的人兒一般！」於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只怕家裏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偏

下了不會？」來保道：「明日早僱罷了。鋪子裏鑰匙併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燙熱些。」那王六兒連忙回到壺裏，教錦兒炮熱了，傾在壺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道：「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完工，陞一級，達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拜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裏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裏吃酒。先是郁大姐唱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拿筷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裏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現爹娘替我作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裏一來時，把眉頭忪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款撥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裏

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趲起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裏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金蓮嘆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害得衆人不免都暗暗笑他。這一晚，西門慶在他房中歇宿不題。次日早晨起來梳洗，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碼頭下，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找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措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會寫，教來保後邊措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敕，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裏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裏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吩咐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口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

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裏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人。』於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一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莊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吩咐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現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誦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

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改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迦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餵鷹鵠巢頂；只修的九龍取水渾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迦尊。王姑子又道：「既聽演說釋迦佛，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才有莊嚴百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吩咐，到家教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紅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二兩銀子，兩方手帕，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裏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教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帖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他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裏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一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喘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

騎着騾子才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秫小廝，你是怎麼來着，爹不在家裏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攘的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腳撇翻倒，兩個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才放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再和你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裏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才同他出來，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叫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裏跑孫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叫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裏圍着他怎的？咱門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裏做甚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裏面絮話，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榻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裏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會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捎銷金汗巾子來，想不到那裏，袖子裏摸銀子沒了，不曾搶得來，來家他說我那裏養老婆，和我相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卻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會？』大姐道：『剛才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討的銀子在那裏？』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會？』大姐道：『剛才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

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捎幾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顯。」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鎖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裏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闌子兒都是繯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箱子打嚏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裏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裏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裏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叫姐夫捎了來，那又幾個響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鬪牌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旁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才回房去了。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徑往金蓮房裏來。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誑春嬌 潘金蓮花園遇愛婿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歡酒，吃至三更天氣，才放回家。一宿晚景不題。次日西門慶早晨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裏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籠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籠籠頭哩。」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籠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銓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籠了頭，又叫他取耳，搯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牀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咐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裏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裏，我到那日一定來。」於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娘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裏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裏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爹新收拾的書房裏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於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裏面擺設的牀帳屏兒，書畫琴棋，極其瀟灑。牀上綉帳銀鈎，冰簟珊瑚枕，西門慶倒在牀上，睡思正濃。旁邊流金小鼎，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

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裏，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裏。」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罷，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過來。」於是走過來就要扯他。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攘刀子，若不是怕謊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謊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裏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外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才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裏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裏。」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會？」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才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裏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拿出來，在縣裏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裏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口鬪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搯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雞

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啞，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裏，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裏，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搨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教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裏呼喚。』伯爵道：『我剛才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裏，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至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裏，怨恨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概，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而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誑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瀆，三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麪來，各人自取澆瀆，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筯來，只三扒兩嚙，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麪，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瀆打的停當，我只是剛才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也好，熱的燙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台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鱈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裏剋的送來，我且嚐個兒着。』一手搗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搗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賊着。』西門慶吩咐，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二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

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裏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李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頭，他頭髮都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道：『剛才老爹吩咐，叫小的進來與哥哥剃頭。』月娘道：『六姐，我拿歷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兒剃頭。』金蓮便叫小玉取了歷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值，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才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嗚的怪哭起來。那小周兒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噓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慌慌手腳，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說：『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腳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剃，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噓了半口氣，才放出聲來。李瓶兒方才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拿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了，這等哭，剃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鬪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奶子。月娘吩咐：『且休與他奶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奶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謊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會？』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叫來安：『你拿一甌子酒出去，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拿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歷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歷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

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裏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裏害思錢病，黑夜害思漢子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攬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書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在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豬肉，並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拿鍾兒遞酒。應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才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下酒，也是拿勤勞准折。」桂姐笑道：「怪鬼花子，你乾蠅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有這許多話說的！」笑了一回，桂姐慢慢才拿起琵琶，橫抱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黃鶯兒道：

『誰想有這一種，減香肌，憔悴損；鏡鸞塵銷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耽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又續唱道：

『最難禁，誰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攘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又接唱集賢賓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聽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

眼未成，他那裏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的在家裏睡着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才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雙聲疊韻道：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在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褲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裏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又接着唱道：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裏先走滾，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睛缸暗頂，老虔婆只要圖財，這小妮子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擄斷腸子的狗才，生生的吃你人就嘔殺了！」只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簇御林道：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才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卻原來廝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道：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唱：『琥珀貓兒墜道：』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茜窗風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折鸞零！』又續唱尾聲道：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裏的恩情，翻成做畫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酌勞桂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拿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又拿手來摩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於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捎些香茶兒出來，頭裏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裏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前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只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叫謝希大：『你這裏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畫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裏，一回身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回到藏春塢雲洞兒裏，把門兒掩着，說著梯己話。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滴水水巖小洞兒裏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笑語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

聽覷。只聽見桂姐細聲細氣的，和西門慶不知講些什麼話。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笑道：「你們躲在這裏說些什麼話？快些兒告訴我。」李桂姐道：「怪攢刀子，猛的進來，誑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說了罷，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聽見，我就來了！且過來，說一句話兒，我聽聽。」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我們好好的在這裏說話，休來鬼混！」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呌喝起來，連後邊婢子每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又兩個兒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做什麼？」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好，我去罷。」才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裏許我的香茶在那裏？」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才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攢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又密密談了一回話，也就打雪洞內出來。李桂姐徑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也要走了，被伯爵攔着了，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于是搯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絲他絲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裏來？你沒會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裏，這兩日縣裏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裏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裏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裏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孀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叫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

去了。伯爵用筍子又撥了半段鱗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拿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裏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裏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裏，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搵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搵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竊在桌子上。西門慶搵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吩咐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才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才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莊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罇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餠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裏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姐夫怎倒不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裏，玉簫收了。』於是傳盃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

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瞧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齋齋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裏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於是就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並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拿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作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裏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才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於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裏，倒且是陰涼。」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並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我和五娘在這裏抹回骨牌兒，你就在屋裏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並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躺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叫迎春往屋裏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兒裏，那裏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叫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方知是騙他的。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道：「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裏，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着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躺在蓆上，登手登腳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裏。

只見傍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裏去了？耶嚟，耶嚟，把孩子丟在這裏，吃貓誑了他！」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裏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裏有貓來誑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裏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誑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裏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裏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餵哥兒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吩咐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於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會與潘金蓮得手，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佯拒狂徒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話說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莊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卻才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生。」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卻推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直

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唱畢，劉太監舉杯，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亮，響遏行雲，卻不是個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才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覲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才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衆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會得手，終日快快不已。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無聊，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裏看見了，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潘金蓮一拉，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提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走開去，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裏肯走，被金蓮儘力推開，回身就走到自己房裏去了。這裏敬濟又呆立了一回，只是無精打彩的。忽聽得隔牆外簌簌的響，又有人說話，卻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敬濟迎上去，問了一回席上的情形，也就走開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裏來，倒在月娘牀上就要睡。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裏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身上真有些不好，不是假的，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裏去了。金蓮正被敬濟鬼混不休，回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才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遂

卽坐下。潘金蓮道：『你今日的酒真吃醉了！怎麼我問你，連回話兒都沒有？』西門慶道：『我且問你，你倦昏昏眠在炕上，想着誰來？』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對西門慶笑着，向後邊叫春梅點茶去了。當晚無話。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燙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裏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杯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才起身。』玳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正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個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藥。』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正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臺駕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杯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杯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吩咐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牀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燙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杯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杯酒，又吃了些鮮魚臘鴨，便不吃了。月娘叫收過了。小玉薰的

被窩，香噴噴的；兩個脫衣上牀。枕上綢繆，被中繡縷，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帶且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鷄子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願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願，你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願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吩咐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西門慶便出迎，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裏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裏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節。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哥兒長養麼？」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卻才你李家嫂子要酬心願，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才望個秋收。小兒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關，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子有甚願心，正宜及早了當，管情叫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巷裏，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才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裏，頑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

然鑿納，決沒有見卻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倒沒事，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裏，筷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了；去今日一杯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叫了；但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時就叫琴童吩咐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甚吩咐？老身因王尙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才得脫身。」西門慶道：「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心願，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哥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噉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如今小哥哥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倒是好日，就我庵中完願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裏，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菴裏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忽裏邊，帶過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卻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拿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吩咐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裏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個儘勾了，不消又叫去。」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在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皈依參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偶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嚴世界；慧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煙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砥樹。訪問緣繇，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辦個至誠心，何處皇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錢。

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餛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叫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匆匆，感謝靈神保佑功。更願皈依蓮座下，卻教關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才半竿，應伯爵早同常時節來請。西門慶笑道：「那裏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方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時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應哥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

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雞宰鵝，安排筵席，又叫下兩個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便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

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時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才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攙着韓金釧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垂楊邊，一曲茶蘼架，蹙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咏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匾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築水亭，憑朱欄俯看金魚，卻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著聽月樓，樓上也有一名人題詩，對聯也有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卻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裏，西門慶坐了上位，常時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杯水酒，哥說那裏話？』三人吃够數杯，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綻錦鮮，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香。西門慶稱贊不已。常時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人，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杯，伯爵送上令杯，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

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釧姐。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杯；若說不出，罰一杯，還叫講十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拿起令鍾，一飲而盡，說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榜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西門慶大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杯，說別字又該一杯，共兩杯。」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杯。衆人都笑了，催他謔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船公泊別處罷，這裏有賊。船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船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賦，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些賊形。」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杯。」伯爵失驚道：「卻怎的便罰十大杯？」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思。」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卻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覺失言，取酒罰了兩杯，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杯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卻饒你的一。」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杯，望着常時節道：「多嘴。」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願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才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覈見，在家裏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卻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緊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刀，還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兒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矜矜着臉，待要使用性兒。西門慶

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忙哄小孩是的，向金釧陪着罪。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個小娘因肚皮大了，有人教導他，你把裙子拴緊，肚皮敢就小了。那小娘真個依他了，不多時，拴得疼了，不好過，乾噥着立在門前。一個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蕭何粧不過，誰這裏粧霸王哩！』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挖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峙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卻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他後面，想要去戲弄他。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會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不防常峙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會濺了一臉子的尿。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於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才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幫問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生。』幫問道：『待我聞聞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臭，口一噴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峙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衆人歡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聳，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裏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裏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才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因知婦人正在唱曲，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對金蓮說道：『昨日丈母叫我去』

觀香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我絕早就在雪洞裏張望，望得眼穿，並不見你的俊影兒，因此拚着死，惹得進來。」金蓮道：「村說嘴的，你且禁聲，牆有風，壁有耳，這裏說話不當穩便！」說未畢，窗縫裏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漸走近屋裏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卻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煙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尙兀是手戰哩！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三人吃的酪酏，方才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爵便取個大甌兒，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峙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吩咐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便行，兩個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西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裏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卻似閃肭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個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房裏，就牀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

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個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脈息多時，才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裏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伸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卻斗膽要瞧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含顰。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個病源，才是個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叫奶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俏俏走過來，向西門慶道：「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個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卻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己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吏部公又送與學生一個匾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匾上寫着「儒醫神術」四個字；近日也有幾個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個個飛得起的。況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哩！」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個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個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藥買來煨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

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個匾兒罷，謝儀斷然不敢，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誕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卻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道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肺，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爲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麼才好？」任醫官道：「只用品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着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裏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晨，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哥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裏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三、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了二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同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卻是就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於是兌

收明白，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翟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翟爹，翟爹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吩咐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尚未到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每，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裏人情！」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隲罷了！」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倒也不會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吩咐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裏，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說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卻爲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帶累俺們受驚怕，俺每倒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才好！」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罷，我也不留你，你且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衆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也要少招。」

攬他了！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又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道：「蟒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的信，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條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吩咐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李。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將各色禮物，並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夕，妻妾衆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裏歇宿。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裏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扛不計其數。約行了十來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上酒來，翟謙先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上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卻。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得能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

世，不知可以起口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卻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但拜做乾子，定然允從，自然還要陞遷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够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煖牀綉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下牀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已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才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隨後才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裏邊有三十來樣菜蔬，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杯，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省的停回人雜，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叫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即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卻認得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個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煙，門前寬綽堪旋馬，閣閣巍峨好駐旂。線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左右活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死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掛明珠十二，黑夜裏何用燈油；門

迎珠履三千，白日間盡皆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尙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卻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卻不開中門？」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老爺壽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裏民居隔絕，那裏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叫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飯，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裏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腳步兒放鬆些。」轉過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叫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一個個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拜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捧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塔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

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見擡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說了聲多謝，便叫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吩咐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他忙沖沖，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又作個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盹。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便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尙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倒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四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桌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才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才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卻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正想個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卻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

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個在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殮，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裏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鬢夥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盞來盞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做一處說笑，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吳月娘衆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道：「如今在那裏？」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會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卻不曾吃中飯。」月娘便吩咐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

妻妾每在聽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了轎，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廚房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並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並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丟不下家裏。」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裏歇了。次日陳敬濟和大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裏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

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道：『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卻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會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才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他，怎麼失信？』於是叫過兩個歌童，吩咐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卻不留自家歡樂。怎地倒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繇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館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帖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洒淚辭謝了員外，翻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裏投下。卻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碌不迭，送了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會到衙門裏去。那日稍閒無事，才到衙門裏，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家有書拜候老爹。』隨

將書並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重新走過，又磕了四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並兩個歌童；一面盤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就一面叫兩個歌童，在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的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個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才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裏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果然是響遏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個小詞兒，二人吃一回酒，伯爵方才別去。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卻說常峙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來，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日來，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卻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

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峙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爵道：『這卻不當生受。』常峙節拉了坐下，盪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峙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何如？』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峙節又勸一盃，算還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裏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常峙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裏，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卻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裏？』書童道：『爹在園裏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卻怎的在家哩？』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裏擡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峙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合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何如？這幾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裏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

知在那裏擔擱着，書也沒捎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才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會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愁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裏。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裏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會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才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臥房，一間廚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买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就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二兩，你拿去好雜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裏，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上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畢。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吵，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裏，尙兀自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

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朵裏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裏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無價之寶，渾身還麻了，恨沒口水嚙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一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裹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裏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要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己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卻不好，倒怎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瞅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閉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得；我今日有了銀子，不睬他，人就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卻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得，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裏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裏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會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才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與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裏，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看；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裏吃來的。你沒會吃飯，就拿銀子

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烤棧，望街上買了米，烤棧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才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着指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哥，任你肚子餓得怎樣兒，我也不管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才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拾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袖裙子，一件月白色袖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袖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袖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卻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裏，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卻有，要這個倒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是才學平平，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髮白髭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埭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卻怎

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有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才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兩年前，渾家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誑，我卻不信。你紀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會記得他捎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略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煙。」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卻怎的不捎書來，倒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倒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會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家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一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倒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裏，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裏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倒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

「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家裏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是標緻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念頭，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外，鬧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了頭小廝來去，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誑，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也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再處。」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才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常時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兒。」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裏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哥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找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卻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方，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才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嗔，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鞞鞋兒繫好了，把直襪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煙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

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魃影兒裏，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俺的小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找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好，免教我老人家掛心；只是不要吊誑，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往暮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面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釐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廻；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廻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帝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敕建永福禪寺，做萬廻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移事改，那萬廻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個懶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煙蔓草！三十餘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才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裏，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工夫好向靜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攬的禿驢，止會吃酒啖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頹，就有個重新鼎建的意思；若

得他爲主伴侶，管情早晚間把這好事做可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恁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雙環掛耳是黃金；手中錫杖光如鏡，百八明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提起凡夫夢亦醒；龍眉紺髮銅鈴眼，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是古佛菩薩現身，於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戴了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裏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飯之類；又吩咐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笑欣欣直攬到月娘懷裏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裏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恥，弄虛牌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會經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痘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裏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怪賊囚根子，沒廉恥的貨，怎的就見的要作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呐呐，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裏？」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甚麼爹在那裏？怎的到我這裏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寶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裏，那裏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

內就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才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何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卻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裏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弟子，自應爲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饒行各位老爹時，悲憫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已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越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莊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塔。高閣摩空，旂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巨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崑峨，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卻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跋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蛇鼠穿蝕，那

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牆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檣榻，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盡；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那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是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定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門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開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裏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慈悲作善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衆親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伯爵便說道：『好

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捨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徒旁擻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嘮嘮叨叨，沒臉沒臊，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下噴嚏，走到上房，倒在象牙牀上睡了去。李瓶兒又爲孩子涕哭，自與妹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着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耍笑打觀的話，也說了一番，權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倒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鷄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由，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卻不償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的一切勾當，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明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強姦了姮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裏？」月娘一面讓坐，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裏的和尙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

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裏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熱，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裏富豪，待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見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觀。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嘆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因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如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才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裏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裏印造幾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總算還他就是了。』正說的熱鬧，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欄獨惱，猛擡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作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談心，肉

麻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隻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一溜煙出去了。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盒，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裏，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陸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伸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裏來。雪娥正顧盞上看收拾傢伙，聽見西門慶往房裏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攬撥他往月娘房裏，和王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牀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舖牀，添香焚鼎，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牀，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裏。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緞絹貨物，現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吩咐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裏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裏，尋夥計收拾開舖子發賣。』月娘聽

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卻是父子往的朋友，原是緞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才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現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才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住宅裏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裏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吩咐：『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裏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裏，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裏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他倒這等可』

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會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然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爹這裏是那裏，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並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響，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卻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得，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裏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叫老爹這裏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經拿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便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嚴質樸，落腮鬚，儀容謙抑，舉止溫恭，未知行藏何如，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尙難。

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杯，遞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敍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非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至裏面，各遞讓再四，方才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敍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敍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裏？」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鴿子墩鎖，他慌了，才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卽出到廳台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兒，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才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才成人，還不上半

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腳看，說道：『你每這裏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裏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娘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裏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裏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裏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兒在房裏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才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裏，卻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才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裏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的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裏吃茶，俺每問來，還不會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房裏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裏有他大娘子，他二娘房裏有桂姐，你房裏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邊，我那屋裏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裏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裏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

「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了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裏，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裏，只好晚夕來這屋裏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裏有人，等閒不住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了。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才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荷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才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饑，前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並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才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衣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於是二人交拜畢，才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筋，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得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

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脩，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傢伙都收了。又吩咐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炮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叫那後邊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氣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裏要去的情，好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鴿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

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裏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偏要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擺布一下哩！」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自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哩？」董嬌兒道：「他剛才聽見你說，在這裏有些怯牀。」伯爵道：「怯牀不怯牀，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牀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鶴鶩，「夜去明來。」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才吩咐棋童備馬，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回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吩咐，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才姐夫說收拾那裏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個緞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衙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就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了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

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庫，裝修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脩，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裏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妗，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衆人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裏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內。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緞子鞋，滿幫子都沾污了。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門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才吃了老婆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看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裏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打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才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雙鞋啞，枉惹兒的。』春梅道：『我頭裏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裏去罷；他伴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看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裏，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

因叫他到跟前瞧，躡的我這鞋上的靦靦，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雨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才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裏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了扒起來，在旁邊解勸。潘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說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裏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擻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臉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排揎我！』金蓮道：『你明日只管撇着我走，怕他家拿長鍋煮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裏邊屋裏，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着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才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裏，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說，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裏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裏，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才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月娘道：『你

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稱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吩咐，同薛師父往經鋪，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裏做鞋哩。」兩個攜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卻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卻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裏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裏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裏吃了兩鍾酒，在屋裏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才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蛤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裏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賺他些兒是傻子，只像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不成的！如今這屋裏，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裏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裏，推着孩子雌着和我睡，誰耐煩，叫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裏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要說俺們，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裏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裏，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裏，蹺了一腳狗屎，叫丫頭趕狗，也噴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謊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墩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教訓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

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裏頭還躡！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舖裏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才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裏，取出一個銀香毬來，叫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於是拿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取。」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才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俺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裏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庫閣緞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會？」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吩咐，把後邊那一張涼牀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

「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闐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吩咐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裏磨了罷。」於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裏，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來，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吩咐來安：「你到我屋裏，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住大小八面鏡子，懷裏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怎拿出來？」一時叮嚀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裏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裏，早晚照照。」因問：「你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捐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證：

蓮萼菱花共照臨，風吹影動碧沉沉；一池秋水芙蓉現，好似姮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吩咐平安，問舖子裏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未曾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

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找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沒處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才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嘆的了！」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裏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乾，叫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道：「怎的不吃？那裏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乾，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誑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他這些東西去了。」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贈巾訪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驢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卻是韓道國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裏？」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裏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

老人家請進裏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襪，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搬運，一箱箱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緞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於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襪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梯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裏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莊置貨，老爹一定還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力，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杯闊別之酒，收拾就寢，不必細說。次日，卻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上庫，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

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上覆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帶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中，看了一回裝修上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班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卻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裏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裏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鴛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裏去了。落後老爹那裏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鴛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上了頭，那裏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嚇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鴛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鬢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纒，梳的黑漆漆，光油油的烏雲，雲髮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腳下露紅鴛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顯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兒去，請寬衣服，房裏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伙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鴈柱，款跨鮫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個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於是袖裏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我是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遂與鄭月兒纏綿，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上房來，取尺頭匣兒，與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

好去的？月娘道：『不是那裏，卻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緞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裏立着個姑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裏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姑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像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裏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姑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裏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裏，阿婆陪着俺每吃酒並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像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卻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裏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裏睡，又不撒屎尿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鷄蛋，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搗食。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腳

俱風搖起來。慌的娘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願睡曠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搗，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願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搖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詭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逡撲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啣啣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撲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裏貓所嚇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裏的貓嚇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嚇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裏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裏？」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裏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搗他，可今日兒就搗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睜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裏去了。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嚇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子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願搗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腳說道：「此遭驚嚇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九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

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才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喫喝。」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並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內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答。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嚇之事說了：「劉婆子剛才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才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絲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腳走向穿廊，望石台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響啷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卻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裏喃喃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拖出去殺了，才是好漢！一個貓兒礙着你怎的，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裏，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們好好看着孩兒，怎的叫貓嚇了他，把他的手也搥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怎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裏，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怎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內裏抽搐的腸胃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痢出五

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嚏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並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裏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響。』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裏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入愁腸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沉沉；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嚀鐵馬，敲碎思婦情懷；銀台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著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裏扯着，卻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噓了幾口

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嚇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慶進房，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裏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廝，拿轎子去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裏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裏，只搗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裏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去看。』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裏，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裏，一口口搗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搗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攙着他放聲大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裏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裏挺放。那李瓶兒躺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裏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蓬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裏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着這個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

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叫了一聲：『我的兒，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抗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擡倒在地，哭了一回。衆小廝纔抱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裏，並他師父廟裏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裏，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僱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裏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他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祕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哭聲，親人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袁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洒落魂，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還氣寒之疾，臥牀蓆穢污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癩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攔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坎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晨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裏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裏，並喬大戶家，俱備拆桌三牲來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鬪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

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並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前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裏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教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力化財，要惱害你身；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二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晨，僱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吳道官廟裏，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咒，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坟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如家裏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坟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並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李瓶兒見不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哭，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喚叫的連聲氣破，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拍了桌子，又哭個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

「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裏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裏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裏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裏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裏，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裏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兒來，教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嚙得下，只吃了半甌兒，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坟上，叫徐先生畫了穴形，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並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沖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忌。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

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卻怎的今日也有錯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凳拆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鴿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卻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吊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子，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采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

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這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靸花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著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他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得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子，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爲證：

織織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益悔風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裏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

著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個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才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拈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家有毛的蠻子。」伯爵道：「傻孩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得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詔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詔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響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裏，你口裏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這閑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相厚！酒席中間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姊夫，不如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著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遠澹戲彩鴛。」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說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褒服。』

溫秀才只遞了一盃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有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拿著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拿著一條棉花叉口，望前只管跑去；一個黃白花狗，咬著那棉花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左手提的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狗鬪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認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拿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子，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道：『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著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瘦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餵豬，哄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著來，不要遜了。』於是韓道國說道：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爵，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教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應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時，他乃郎不好，他自亂的，有什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穩住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拿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舖兒，月間賺幾錢銀子，就勾他兩口子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拿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裏還叫個大官兒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一件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兄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物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教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閑，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才得去。』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來看茶，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子，

交與常峙節收了，便與常峙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誇豪富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忽然一日，韓道國鋪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掙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況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裏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日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裏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裏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這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鋪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裏，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到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罇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底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向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了

些風寒，不會到宅裏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想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否？」道國道：「我還不會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裏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裏去，唱與他娘每聽。」西門慶道：「既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拿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燙熱了，在傍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鬢，捕着幾枝稀稀花絮，淡淡釵梳，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桃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禮畢，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能唱，於是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句，黑漆漆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

席上樽前，淺斟低唱，訴懷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則是有限權娛，權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裏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歇去。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買弦線。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裏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鋪子裏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請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都有醉意，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裏。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裏有人說話，又見板壁縫理，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對老婆正在誇說他自己的豪富道：「講到家財豪富，在這清河縣內，誰能如得我？依靠我過日子的，在我那裏吃飯的，也不計其數，就是這許多鋪子裏夥計，那一個不賺我銀錢，不感我揀舉，這個你總該都知道。只怕你家裏將來有了錢，就起厭心哩。」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厭，他靠着那裏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既你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卻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裏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

你把我安插在那裏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一番言語，都被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裏睡去了，走到緞子鋪裏，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裏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裏睡去，你原來在這裏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睜睜睜，跟道國往舖子裏去了。西門慶又和婦人吃了一回酒，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頭跟着到家中，已有三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小年紀，好不會唱，又不讓郁大姐，等我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他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身子不大自在，丫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房裏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其實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裏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裏捨不得你，只要陪伴著你，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一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裏正等的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卻忙惚兒來我這裏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了。」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一口氣，方纔吃了那葷藥，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裏，金蓮纔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奇，那陣風兒刮到你這屋裏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裏有這道理！」婦人道：「哼，夥計家那有這道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裏，你悄悄把李瓶兒送我的壽字簪子，黃狗黑尾偷與他，卻叫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娘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裏去，賊沒廉恥的貨！一個大摔爪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甚麼好老婆，一個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的他那些兒？噯道把忘八鼻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裏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說笑一回，上床安歇，不題。不多時，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每聽。」又分付廚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多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會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並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

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插些甚麼兒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裏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好曲兒，與你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裏說個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的爹心願，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住屋裏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到了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菊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了這盒螃蟹，並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了，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了，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熱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裏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倒』

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窯|雙|輪|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躑|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裏|尋|去|？』諗|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候|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日|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鋪|裏|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裏|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卽|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誡|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各|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裏|整|治|停|當|，叫|小|廝|擡|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耍|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裏|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裏|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裏|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畢|，叫|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裏|。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

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裏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纔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撫按一定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我節間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到前邊坐下。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罇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青噴鼻香，未曾篩，先攪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於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如葡萄酒。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醇螃蟹並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笑道：『賤內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裏？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謔，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叫出來，俺每瞧瞧？就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見。』伯爵道：

『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簫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俺每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聽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數套，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吳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吃大酒來？』一面煎燈心姜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黃了，拖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裏坐桶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

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裏，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了！」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晨往衙門裏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裏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重情傷肝，肺火大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爲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交，又是朋友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卽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雪絹比甲兒並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花子由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憊憊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裏，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了，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戚，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房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

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又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敝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戚，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望念！」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會？」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現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個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於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到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敝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牀看李瓶兒脈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聲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脈細沉，一靈縹緲。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不知當初起病之由，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卻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

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生想必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現爲太醫院院判，家父現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遲數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脛，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卽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太夫人擡頭起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問他，

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蘆巴豆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烏頭杏仁又天麻，這幾味完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搗，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於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薦來，不好罵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裏曉的甚脈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淘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卻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卻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裏問去。那裏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裏，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吵，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

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拿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眉間帶上三黃鎖，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抖擻着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裏，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夜裏要便夢見他，拿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裏，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裏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裏，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看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卽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裏去？你爹在家裏？』玳安道：『爹在家裏，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說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像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卻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

玳安往廟裏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裏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裏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裏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麼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擎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裏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裏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王姑子提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個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裏，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裏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呵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

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誤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調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才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才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靄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筷，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餵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飲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迎春便把吃茶的果兒撥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諛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誠不好，娘晝夜憂戚，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會。「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貓了哥兒手，生生的諛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才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擊我們殺氣，八月裏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裏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

樣暗氣暗惱，才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裏，歹也在心裏，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拏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想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裏，和娘作伴兒，臨走，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死去了的人，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丟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裏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才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裏去了。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有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他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稼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

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裏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裏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是沒王師父在這裏。」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才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裏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馬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擰着，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擰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裏，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來，撥兩三畦與你也勻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蕪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裏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才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裏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

日十五，衙門裏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拿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才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你沖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惑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收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借多人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到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裏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拿着一小盒兒鮮蘋菓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姑子那裏送蘋菓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姑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裏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才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借多人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就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才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尙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尙舉人父親在四

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礮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裏放了咱二百五十兩，我還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候，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毡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又旋轉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每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做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才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卻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裏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裏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裏齷齪齷齪的，他每都在這裏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裏，遂過那邊金蓮房裏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於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沒有甚麼。」

這一套衣服，並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
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
「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裏歸着！」李瓶兒又叫過
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袖子襖兒，藍袖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
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擡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
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
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
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裏答應了，出去
投奔那裏！」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
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裏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
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
大娘房裏拘管；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得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
奴才！我死了，就現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像在我手裏，那等撒嬌撒癡，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
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裏伏侍誰？」
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
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
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沖沖你；你若好了，情願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卻怎樣的？」李瓶兒拉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裏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裏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他接奶兒罷。」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裏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也沒投奔，咱家那裏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在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裏守着，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生了哥兒，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

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並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牀屋裏聽觀。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緜，背插橫紋古銅劍；兩隻腳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默語數四，方才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坐。蓮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拈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喫了一口法水去。忽塔下捲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於面前一般。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於我案下。汝卽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卽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凝神，端坐於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後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道：『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仇，訴於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闕去，不可人來打攪。』

西門慶聽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青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才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塔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蹠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人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羣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卻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誦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擎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

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往房裏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斷守着和他說句話兒！」於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裏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才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鬪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按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沖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裏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割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裏絕緣短倖，今世裏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裏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裏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裏，對月娘，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才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

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叫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裏略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過了身底下草紙，扶他朝裏，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咐：「你每看家，我也去！」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尙未滅，忙向牀上視之，還面朝裏，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尙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裏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月娘向衆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會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才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搵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炕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

就臉搥着臉兒哭，倘或口裏惡氣撲着你怎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裏尋他幾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並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袖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並新做的白綾襖，黃袖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袖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並白綾女襖兒，紅花膝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裏，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裏，教他跳火炕！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去罷。』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腳，都裝挪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於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挪衣服來，就把李瓶兒牀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裏，交付與丫頭養娘。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並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比及亂着，雞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於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因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

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摺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鐘，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並生辰八字，批將下來，寫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於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於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親人不避。吳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祕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官，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就攔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歎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說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才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挪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裏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收了二十桶灑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造圍幕，帳子，桌圍，並入殮衣裳纏帶，各房裏女人衫裙，那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纒。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裏，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三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叫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裏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裏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

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惚，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絲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裏丫頭並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嘮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不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苦湯辣水還沒嚐着，就是鉄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卻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裏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裏，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裏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攬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攬，卻教誰攬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裏，那裏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擱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鎖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裏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剪各房裏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裏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腳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未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裏，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裏使人擎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油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裏蛔蟲，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才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

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鼓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八九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嘔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道，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倒，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砸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會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腳去了，我還活生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心不疼！爭耐你偌大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裏，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管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

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主張。」正是：數語撥開君子惱，一言驚醒夢中人。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才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吩咐：「你和小廝往廚房裏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裏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怎的像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披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於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裏答應。西門慶看了，吩咐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傢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

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由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說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畫士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由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裏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吩咐後邊堂客躲開，掀起簾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靈前。這韓先生揭起千秋簾，打開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病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貌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吩咐，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裏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緞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吩咐，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吩咐玳安：「拿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瞧，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又描起影來了！」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圖六個影才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只是嘴唇略扁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岳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才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裏邊說來，嘴唇略扁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還要略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

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饋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裱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吩咐，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屏插，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割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就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與他拭了口。西門慶旋尋出一顆明珠，安放在他口裏。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與又早冥衣舖裏，做了四座堆金灑粉，捧盆巾鹽櫛毛女兒，一邊兩座擺下靈前的龕爐鼎瓶，燭台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目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彰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陪待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挑幡幢，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吩咐搭彩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教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現在如今吳家娘子在正堂，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牀，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

天明便往月娘房裏梳洗，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晨，夏提刑又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吩咐寫字的好生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他，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牽着你，留下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裏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緞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聲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敬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長官，都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數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由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裏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伴作四面，用長命釘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泣。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年小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闔家夥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贊禮，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開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安排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現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

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於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並吳大姑子、二姑子、花大姑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鬢，腰繫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姑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裏，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就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咐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猪羊祭品，金銀山，緞帛綵繩，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弔高擡，鑼鼓細樂，吹打嚶嚶，喧鬧而至。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尙舉人朱台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諸琴瑟於有永，享眉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縗裸，沐愛姻嬾，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饗！」

官客祭奠，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尙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紫服金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擲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才知，弔遲，弔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廳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响方散。第二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餌，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儀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月娘邀到後邊房裏，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裏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管待親戚朋友，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傅自新，韓道國，廿出身，賁第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不一時，弔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裏姐兒三個在這裏，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卻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像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閒着他，快

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才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才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緞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裏，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知本，同到勾欄裏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蠢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才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下廳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並本家月娘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且兒名字，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鴛鴦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裏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會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裏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裏瞧瞧去，都在這裏，屋裏有誰？」小玉道：「大姐剛才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裏看看，就恁惹是非的。」

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卻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夫，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罇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罇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於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吩咐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揩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到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才弔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弔眼淚，替古人耽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眼淚出來，我才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傢伙，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挂一帆風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雞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舖子裏，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鍾，都吃了。收過傢伙，平安便去門房裏睡了。玳安一面關上舖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對廝腳兒睡下。傅夥計因開話向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繡環，鬚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道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若說起六娘的性兒，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會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着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達達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兒，隨問天來大事，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裏。』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澆了頭哩！』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鼾鼾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

睡，早晨玉簫出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洗去。書童鬢着頭，要使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鬧，半日才進後邊去。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沒人起來，暗暗走出去，與書童約了，走在花園書房裏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柵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有畫童兒在那裏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你在這裏，都往那裏去了？」書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茗葷，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才在這裏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正在一張牀上，便罵道：「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兒！說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已有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從前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得來，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捐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才不對西門慶說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並收的人情，他自己也備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誑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雇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裏船

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撒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晨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縣計道：『他早晨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吩咐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吩咐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那裏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蹊蹺，不知弄下甚麼蹊蹺，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裏，還大瞧瞧，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裏鑰匙挂在牆上，大櫥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並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管役來，吩咐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裏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煙水正茫茫。

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敘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沒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歿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掛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旁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因說道：『此位老先生兒，是那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一遍，極口稱贊道：『真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裏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

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產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才享用了這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現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現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向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奉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會？」那人道：「小的每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裏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邊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裏，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

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敘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才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而兒都擺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擺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話，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鴟尾球碎了，誑死了許多官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那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叫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教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吩咐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吩咐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吩咐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賈弟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吩咐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

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倒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裏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於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裏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演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並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衆官歡飲，直到日暮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擗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遠棺轉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擗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

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鏡，做買賣來家，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敍禮畢，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是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個官員，都鬪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熱鬧處，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正，金緞，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行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闈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敍畢禮，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卒過，也要來弔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良嶽，勅令太尉朱勳，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至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六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有相熟者，委託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內捧出一對金緞，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才發引，既是宋公祖與

老先生吩咐，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吩咐，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託學生遠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卻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命。」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欸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尙柳塘老先生那裏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尙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吝。」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諛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吩咐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祇迎、稟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於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鉢大鼓，甚是整齊。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衆僧，諷誦大懺經文。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坟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僧人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果桌而餽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坎內穴邊，又起三間單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頂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並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吊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錘馘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裏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寶飛劍斬黃龍，各樣百戲。吊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

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銘旌，各項幡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在村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坟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並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搗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捧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作一員官，立於增架上，鼓鑾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清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煙乍歛。瑟瑟嚙嚙，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嚙嚙，地吊鑼連宵振作。銘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沖散半天黃霧。狎狎猶猶，開路鬼斜擔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乘銀戈。逍遙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隨。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擡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衆，人人皆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醮廚列八珍之饌，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橋，扎百結黃絲。這邊綵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幡，銀字幡，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同圍增架。功布招颭，孝眷聲哀；打路排軍，執欄杆前後呼擁；迎喪神會，耍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豎肩樁，打筋斗，隔肚穿錢，金雞獨立；人人喝彩，個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觀並觀，那分貧賤。張五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姓，頻將腳跼。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髻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

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西門慶麻冠孝服，同衆親友在材後。陳敬濟緊扶棺與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腳登丹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那殯亭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恭維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口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容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旆迎風；良夫躡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不可言，音容口遠以難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慚無新垣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巍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趨知識登於紫府；被百寶而面七眞，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眞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逼數！——衆聽末後一句，唳，精爽不知何處去，眞容留與後人看！』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裏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才起身，迤邐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到於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卒，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坎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煙焰漲天。棺輿到山下扛，徐先生率伴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才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並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鼓樂喧天，煙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敬濟扶靈牀，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並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

徐先生前廳祭祖洒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又拿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兵，五吊與衙門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才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旁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金蓮，桌上香花燈燭，金碟椀，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半夜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證：

短嘆長吁對鎖窗，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此生難覓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丫髻擺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筋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髻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搯搯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送上煖慕來家，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掖。西門慶一時又不老成，竟與他拉拉扯扯的。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聽了，更是百端奉承，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勤，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根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在丫環夥

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的眼裏。早晨西門慶正陪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緞，十罇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裏早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裝果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兜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黃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並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裏住，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請他倒好。爭奈吳道官前日受他祭祀，出殯又起動他懸，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卻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說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緞襖兒，黃袖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

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擡舉，昨日才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像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才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氈氈，都是錦繡桌，幃、粧花椅墊，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整簇，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各官，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又是筭筭方響，雲璈繼奏，龍笛鳳管，細樂響動。爲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濂，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珙，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廷，左參議馮廷鶴，右參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

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遜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起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並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來，廚役割獸燒鹿花猪，百寶攪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篋、琵琶、箏、篋，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衆官再三款留不住，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吩咐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去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傢伙停當，撥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黃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歡喜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

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師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裏預席。」西門慶問其名，溫秀才道：「名陳正黨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鄆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才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王釧兒，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吩咐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聽。」韓畢與周采，一面搗箏撥阮，唱『天樂道：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漫，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西門慶看見後邊上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噴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環撮弄，你看像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裏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裏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卻怎樣的前日他在時，即許下把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倒睡着眼與我叫，說死了多少時，就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憑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豆菓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裏都不喜歡。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緞貨絨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才是買賣。」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牽酒唱曲，每人吃三鍾，才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大廳上鋪設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去。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並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來，進入經壇內，明燭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

東極垂慈，仙室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庭。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經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氅，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飛符召將，開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行香回來，安請監齋畢，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

傍設几筵，聞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午表，遣差神將，飛下羅艷。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裳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進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頌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都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伙，重新擺上齋饌，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裏，差人下書。西門慶即出廳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一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名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才知。」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的？」那人說：「十月才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裏住宅內，捐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飯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捎寄十方縐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敘，心

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一弔爲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居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遷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上奏，生已對家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題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冬上滄具。」

溫秀才看畢，才待入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非才，烏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鄰。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回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陸續發擡，上朝拜懺，觀燈解境，送聖。天色漸晚，比及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並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來，夜壑幽關次第開；童子雙上前引導，死魂受煉步雲階。

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啼；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人聖衆，仗此真香，來臨法會，竊以人處塵凡，日繁

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善根，多墮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欲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永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離於苦報。恭惟天尊，乘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攔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奉。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眞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舉畢，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九戒畢，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並十類孤魂，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緞，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慙効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尙爲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酌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

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於是滿斟一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杯，不要吃單杯。』謝希大慌忙遞一筋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卸下簾繩松條，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怎說，你起去，我去叫丫鬢熬下粥等你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着毡巾，逕走到花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裏燒下地爐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灑。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燕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會

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腳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雞也叫了，今日自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去；我又記挂着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多事，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來。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激激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像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得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耳畢，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是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才各家都來會了，船已僱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舖子裏，賣下多少』

銀兩？韓道國道：『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隸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像來保一般也當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官保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攪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不了。』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承奉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穿絨縐，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峩冠博帶而至。敝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筷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韓道國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頤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漏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爺鈞座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鴻便，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亮照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惟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另外又封五

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揩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鬧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餠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去捏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生，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揀與爹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才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搗過去，打開，是一方迴文錦同心方勝桃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納在口裏，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癆，留些兒與我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生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像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撥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才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裏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包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籠嘴，籠了去，卻不難爲哥的本錢。』西

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出去罷。」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椿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如夫收了；餘者下單找還。小有一椿事兒，央煩老爹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外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鄰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旁喝打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於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日。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裏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父子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也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都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

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裏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你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開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腿，昨日哥這裏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一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今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倒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拾似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黃四哥在這裏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恆不是稀罕你錢，你在院裏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我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謝謝你老人家。不瞞說，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攙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等緊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

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在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了去，囚棍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可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來取的。』於是拿了出去，走到篋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蔴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於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下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饌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甌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盪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碗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了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了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了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盡。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了的，只恁奈何他！』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盃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裏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

字卻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整不笑。」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尿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止，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溫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鷓鴣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道：「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裏梅花雪裏開，好不好？」溫秀才道：「南老說差矣，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鐘。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才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製煉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才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丸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生，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捎與你二娘吃。」又拿了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

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生，你不知，他是我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可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於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棗核解板兒，能有幾句？」春鴻又擡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來，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了。」溫秀才得不得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於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拊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裏來，彈了彈門，繮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

兒影，就問：『供養了羹飯不會？』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才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牀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繡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妹子進去。西門慶說：『我兒，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便與六娘一般。』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遂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心下甚喜。早晨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殷勤，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袖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就教小廝鋪子裏拿三疋葱白袖來，你每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攪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像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擔擱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並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捐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晨，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於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

是一套粧花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重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才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裏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會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銀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年侍生雷啓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裏？』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腳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歪在牀炕上睡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縐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儼儼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裏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飲夜酒，往那去，早早即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卻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正當日午，繇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地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

殘雪初晴照紙窗，地爐灰燼冷侵牀；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斗帳香。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

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於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歪着他一屁股就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噴道不見你，原來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想是我控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像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亂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前日李大姐裝柳，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袖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道：『我方才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方才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每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偏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兩個掉了一回嘴，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彎上珠翹錯落，不覺觀物懷人，更動哀思，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墻傍邊，看雪塢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鸞鷲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裏！』西門慶

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搗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兒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搗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撥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道，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借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魂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裏是不管的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上頭，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裏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根銀挖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壞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宜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願，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

愛也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儂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罷。」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裏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濕，雖然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裏說話不題。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房裏坐着哩；他在那裏，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倒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回，只噓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原來是恁個沒尾廝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才進來，恰好還不曾說吃我訕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才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

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敘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看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鏈筍，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川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早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經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裏睡，裏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用不着你了！」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笑的去。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

裏。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擡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庫，舉火焚化。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罈酒，兩隻燒鵝，兩隻燒雞，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可盡，只得把羹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閒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裏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今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梳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裏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於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才坐了膽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耍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搶奪了他的寵愛。於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裏，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誦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並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

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鷓紵，兩疋京緞，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裏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才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說：「薛姑子攪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找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裏喃喃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攪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貴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此物只好供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

卻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戴的新緞帽，沉香色襪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

「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裏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蔡軒同走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誤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才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備飯，使來與兒買攪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鷲補子，圓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問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弔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賄。」安郎中道：「四泉一定今歲恭喜。」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擡舉，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折開折塌，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又兼賊盜梗阻，雖有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陸擢矣。」因問：「老先生教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泰宇那裏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豐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欸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尙未回哩，有鄭春和賁四

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裏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只該日排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纜，打扮的花朵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鴛子出來拜見了。才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裏問：「轎子在這裏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才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飲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遞與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裏。」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鴛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嚇的衆人一溜煙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在左首，旁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餽堆異品，花插金瓶，鄭春在旁彈唱。才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才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

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裏，使了吳會和臘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裏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裏面，吳惠、臘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是販什麼東西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知，你還在肚子裏。』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姪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才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鬢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緞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復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鬢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未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鴛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鴛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

茶上來。吳銀兒在旁，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筷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爹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得。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裏孤孤兒的，心中也想麼？」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得。」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躡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斟他一杯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裏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娥，教我打個嘴巴兒，我才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裏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兒，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於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擻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揜彩袖，歛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娥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娥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才吃那鍾酒。伯爵起來道：「好們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於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

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狹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才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於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卻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卻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卻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煙裏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海榴臥兔兒，燈下越顯的粉濃雪白，臉兒真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秋水精神瑞雪標；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鴛鴦連忙叫丫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於是脫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做一處坐。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裏，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去了，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裏一個個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搗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得，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裏噙著，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

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裏。』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在這裏說梯己話兒。』愛月兒道：『噫，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謊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裏，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肱膊來，我且咬口兒我才去，你兩個在這裏，儘着頑耍。』於是不繇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可愛的行貨子。』愛月兒道：『怪攢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得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甬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子常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沒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鑲子，放在李桂姐家，弄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嬌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巷裏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才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

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弔，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裏？」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好行貨子，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碯碯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櫛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走出房來，同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骰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伯爵道：「你也怎般的，把俺每丟在這裏，你才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督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愁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

衆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個。唱畢，都飲過，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攪撥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娥，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口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鄭家鴛鴦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會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裏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於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送你送老爹到家，西門慶才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並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耍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父差大官沈定拿

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緞子舖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裏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才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哈哈大笑。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裏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裏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舖子裏，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裏，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菴兒，傍邊有個小衙衛兒，進小衙衛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聽了，說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瑣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咆哮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裏首半截紅牆，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衙衛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裏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繹開了門，問道：「是那裏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繹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裏來的，便讓家裏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裏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裏算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現在家裏，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

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裏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咕溜塔刺兒裏住，教我找尋了個小發昏！』文嫂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甲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每。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兒爆。我猜著你六娘沒了，一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裏，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道：『既然如此，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裏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裏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會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裏的，借俺院兒裏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還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倒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朵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不，你借荳腐鋪裏驢子騎了去，到那裏，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道：『這還是話。』一面教文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卻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來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卽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卽令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忙。』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裏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臬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旣相好，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管阻了我。』向袖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裏，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裏去，許多件當限隨，巡路兒來，巡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觀，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作事幹，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訂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

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兒，隔牆掠箇簞，還不知仰着合着哩。」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昭宣府宅裏，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嫂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教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不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現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細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富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遺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會會過，不可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他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

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便向文嫂兒計較道：「人生而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籬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文嫂便把怎的說動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口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綉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繇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才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昭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關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窩。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繇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

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鬢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裏面燈燭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朔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響，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才裏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裏，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緞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腳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幕垂紅，氍毹鋪地，麝蘭香霧，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緞子鶴氅，大紅宮錦寬欄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方便的嬌娘，深閨內歡喜的菩薩。西門慶一見，更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簽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已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鬢，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椿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

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昭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千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流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千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棄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的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呵呀，早是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旁邊銀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已促席而坐，言頗涉邪，婦人則笑而不言，遂成好事。及至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吩咐如此這般，王昭宣府裏三公子，看有甚麼

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案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開、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並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吩咐這小張開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開、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牀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誠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鴿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開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裏幫嫖，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扞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裏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那裏，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裏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吩咐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裏，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才起身回家。卻說小張開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藥線，互相埋怨。

小張問道：『莫不還是東京那裏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輕饒善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噴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獐！』小張問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上，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才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現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於是逕入勾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鉄桶相似，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問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昭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謊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裏去了？快叫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才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攪起腿來與永定，教他進裏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檯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廝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才老爹吩咐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才說道：『文嫂他只認得提刑西門官』

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怎去得？」文媽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現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莊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恆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絲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怎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裏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掇，打了

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才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案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才開大廳榻子門，使小厮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案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請便，小侄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簽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坐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年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開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裏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說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褻衣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厮跟隨。

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吩咐，休要驚動他，我這裏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昭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繇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謊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厮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問道：『大爺教道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並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才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並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才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開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掙出去。那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打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昭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這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噴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腳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拿了這千人到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家裏嚷。』

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言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才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打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他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昭宣，他又現入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算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非裏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吩咐，請書房裏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途，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恐不是我衙門裏，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裏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東京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錦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誠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誠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不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們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迷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也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

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一定還有底腳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並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才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案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之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如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了。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卻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衙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略曰：

『兵部一本，遵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朱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府等官，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彈力致忠，公於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置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提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紊，司法令而齊民共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少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前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疲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而容失色。於是又展開工部完工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屈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隄閘，着部裏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卽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堯，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堯，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札伐謀略，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

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勛加大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大臣，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願，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現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金深，工部尚書林摠，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禮。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闈，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臯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王昌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於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卽收拾行裝，備辦贄儀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欺搖青帳幕，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報國寺住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敘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坐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恆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吩咐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蛭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主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緞，兩疋色緞，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絲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圓領，兩疋京緞，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吩咐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良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匾，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才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翟謙因問：「親家那裏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欸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陞的副千

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靜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會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西門慶千恩萬謝，卽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從御街高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旁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現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住下近侍；昨日內王完了，蒙萬歲爺上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戶，現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太監外宅進拜。」於是敘禮畢，讓坐，家人

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大盞來，沒甚餚饌，饒瀆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的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得一腿，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司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裏？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吩咐，學生知道。』於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衙，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裏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二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三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

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緞來，把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緞帕二端，奉申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圓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於廳上，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列，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華生光。』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裏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廳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反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降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緞，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錢玉縑環，又金華酒四罇，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並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候。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子響，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吩咐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

了。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才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擡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牌，黃金魚輪，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排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擊鑿鼓樂响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才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響，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尙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尙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堂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世，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寶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禮物。少頃，裏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插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塔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臺；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筭，碗礪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那裏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真個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簞下權豪第一人，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簪籜琵琶，方響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撥公案，當廳坐下，吩咐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才是本衙紀事，南北衙兩廂五廳，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然後才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廡廳，上面朱紅牌匾，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吩咐：「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裏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這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擔出來，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八萬禁軍隴西公王華，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是紅袍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過馬來，二人方騎上馬回家。」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押擔盒筵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爐香霧，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

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延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縑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請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開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於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圓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吩咐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筍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裏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並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

二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綉帳。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乘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並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裏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西門慶道：「在這裏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像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年時，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酒飯，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吩咐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塔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於你。」不蘇分說，就打發玳安並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徑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吩咐，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才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闊，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二百兩，

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裏，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裏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裏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可說價銀，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精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慇錢，治的莊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裏人到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的，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陸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畢，何太監吩咐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個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吩咐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諾，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

「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一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才好，十分在衙門上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才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象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翻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過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卽披衣下牀，鞞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於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裏？」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於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其他歡敘舊情，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咐西門慶道：「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候於你，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矣。彷彿餘香在被，殘睡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玉宇微茫霜滿襟，疎窗淡月夢魂驚；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雞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

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圓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吩咐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道：『此袁指揮家也。』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才待出門拜人，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緞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倒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送原價，果是內臣情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裏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約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下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找尋到崔老爹那裏，崔老爹使他這裏來了。』於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緞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罇，點心二盒，春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捧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旁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有物事捐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兒。』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吩咐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就把回帖付與王經。

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緞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緞，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佩响珊珊；欲知今日天顏喜，遙睹蓬萊紫氣幡。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噓噓之鸞聲，闔闔天開，覩巍巍之袞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鐘響，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毳撥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天風吹下御爐香；千條瑞鶴浮金闕，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顯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勤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當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卽位二十禩矣，良嶽於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響，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

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幘頭象簡，俯伏金塔，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於昊闕，絳霄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和元年，正月元日，受命定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宣皇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塔，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勳，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於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劄。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皆散，駕卽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尊，差了禮數。』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雕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千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颼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蹤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大樹連聲吼，驚得那孤鴈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

滿天驟雨卽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吩咐手下，快尋那裏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找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旁一座古刹，數株疎柳，半堵橫牆。但見石砌碑橫蔓草遮，廻廊古殿半欹斜；夜深宿客無燈火，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裏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果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燒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搗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吩咐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饒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要趁韓嫂在這裏，要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嚟，耶嚟，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裏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使

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這裏腳，教拿甚麼搥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喪腳，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由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沖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耶嚙耶嚙，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裏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吩咐，趁韓媽在這裏，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撻兩下兒着，就駕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吩咐，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歪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虧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恥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裏還聞的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重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成起精兒來。老婦成年拿鴈，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裏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甚麼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躺躺兒去，歪在牀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

子，我說你就帶着我的裏腳，搵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卻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不與，把棒槌劈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槌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槓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碰裏刺的，教我一頓臭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心裏肉也搵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攪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朵膿帶還搵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恥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裏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裏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掛，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丫頭遞茶，許你去擰頭，獲腦雌漢子爲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恥的，便連忙鋪裏拿了袖緞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紙去，見丫頭老婆在炕上搵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扁食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擗進去，謊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搵鬼，張眼留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到的這等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攬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

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兩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擊，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吩咐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署乾淨住下，方才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盥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甚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捨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日，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馱垛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米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才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卻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年紀不上二十歲，揔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了家小去，他的家眷才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甚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疎慌了，火燎腿樣，直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

一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儀，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三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吩咐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麪，一包白米，一罇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雞，又並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裏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帥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來不來你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去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

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頃，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擡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吳蕙、鄭春、鄭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吩咐：「再取雙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道：「老先生爲王事馳驅，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裏，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卽到廳上站立，令他進來。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吩咐：「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戶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屋裏，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稟帖兒來請。西門慶這裏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老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裏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席，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請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

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敘禮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於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一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公今日所延某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門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二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簫琵琶，遞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傢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這婦人只要拴住西門慶之心，便百般奉承，一聲聲只叫着「爹」。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兒，誰似你這般痛我！」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受辱，殆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行此狐媚？是夜，西門慶在婦人房中歇宿。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才回家，排軍隨卽擡了桌席來。王三官那裏，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才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之俸，繫金鑲帶，穿白鵬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攬到廳敘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才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有一事敬求，本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必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

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卽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大廳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帶礪新。」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禮畢，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奉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攀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席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僮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於是進入中堂。林氏又早載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誤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壺，王三官便要叫小僮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正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

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遞畢酒，林氏吩咐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乘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延到他書房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裏面花竹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匾，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才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擦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才起身賞了小優兒並廚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未睡，才摘去冠兒，挽着雲鬢，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鼻金猊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叫春梅脫衣解帶，打發上牀。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方上牀。西門慶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吁，晚間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今日都往那裏去了，止是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兒，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

手下人，他那裏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耶嚶，說的倒好聽！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裏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怕是守人哩！」幾句說得西門慶急了，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要你管着我？」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聽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擯兌了這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又像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警字號去，你這爛桃行貨子，豈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說的西門慶笑了。次日，二人尙未起身，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會？」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罇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鬧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上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罇，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廳上，令安老爹家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新夷，兩罇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玳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

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裏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裏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開漢，掇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倒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腳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噴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在那裏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裏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晨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裏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怎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裏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於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

在書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裏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裏，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內，才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娘子去。頭裏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娘和孟二娘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會。』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請黃四孀，傅大娘，韓大孀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家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了。』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才與伯爵寫完，伯爵即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盪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甚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裏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鄭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裏做甚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才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孀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倒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裏，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孀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榻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廳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

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慘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誰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裏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才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才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噴拳不打笑面，如今年時，尙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才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叫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了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蚊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

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一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薛姑子偶演西天法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煙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並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並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潘金蓮正在房中，起身要到後邊，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服符藥與他，這婦人連忙迎接，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

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於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甚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才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裏請衆堂客並三個姑子坐的，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不一時，瓊漿滿泛，玉斝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粧玉琢，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敘禮，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就在傍邊坐下。廚下壽麪，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繇不得心中痛酸，眼中淚流。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褪湘裙，杜鵑花上血。』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思念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

道：「孩兒，那裏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裏討取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裏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娘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屋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道：「你往前邊唱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豐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單着青緞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詭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再瞧瞧，猜是那裏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誇道：「這件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都督，不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說着，琴童安放鐘鈺，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倒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倒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才，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

『有大小，倒不叫孩兒們打了！』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麪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於是箏排雁柱，款定冰絃，唱了一套。『叫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隨往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家伙進去，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卻說金蓮只當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鴦浦蓮，他才依了你唱，好兩個猜小忘八子，不知叫甚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耍。』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蹤進去，立在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經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忘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玉樓曠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便道：

「這個六丫頭你在那裏來？猛可說出話來，倒說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聽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什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你日逐只味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可兒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裏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醋汁兒下麪，也歡喜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璇的不圓欵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聽我在那裏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尚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說？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賊沒廉恥，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煙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於是，叫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逡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繇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果子兒，拊與姥姥吃去。」於是，走到牀房內，拿些果子兒與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望裏張觀，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和春梅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將果子

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果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並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人。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你頭裏話說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和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倒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正經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唱，且東溝壑，西溝壑，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的不慘切個兒？」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每，誰噴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裏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廝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像我每叫了唱的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少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惱了纔罷。」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倒

替你爭氣，你倒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甚麼擡一個，滅一個？只噴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七罷了，只顧帶幾時！」楊姑娘道：「姐姐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响，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得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叫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香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才轉世爲東坡佛法，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果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帶下飯來，打開一罇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卻要金蓮拿出手去，不許穩在袖子裏，又不許玉簫近前，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現睡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攙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倒了一杯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豔豔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牀房裏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噙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誑人刺刺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走

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腳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裏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燃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裏袖了幾個果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裏。』婦人叫秋菊問他：『果子在那裏？』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裏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要強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膾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的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他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劍，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裏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裏哩。』婦人於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撇着不叫掏，春梅一面扯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賊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

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懼怕些！甚麼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些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裏，見桌上銀燈已殘，重新剔了一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於是悄悄上牀。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倒輸了好幾鍾酒。你倒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談了一回，大家也就酣然睡去了。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貪心索襖 薛姑子佛口談經

次日早晨，二人尙未起身，婦人問西門慶道：『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椿事兒，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府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等我縫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不好，我就不依。』

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磣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也就起來，梳頭洗面出門。婦人還睡在那裏，便說道：「你趁閒尋兒出來罷，等住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如意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裏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個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會？」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倒也沒甚麼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每！」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門慶叫開了牀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叫如意兒拿到那邊房裏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蓋緞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腳，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於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

「姐姐每這般卻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裏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閒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裏，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驢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卓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姨，孟大姑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佳本媳婦兒，段三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綠緞襖兒，紅裙子，不搽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睨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裏丫頭，像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現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是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眼兒罷了！」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罇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

那桂姐卽向夾道內進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裏。月娘道：「爹看見不曾？」玳安的：「爹陪着客，還沒見哩。」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衿襖兒，藍緞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便跪一年也不起來！」潘金蓮在旁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今在這裏，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卻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纔起來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耶嚶嚶，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的虛頭願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裏頭去，沒在你那裏？」桂姐道：「天麼，天麼，可冤殺人！爹何曾往我家裏？若是我家裏，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裏邊與外邊差

甚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躑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敝禮，每人一疋緞子，一部書，恭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子幽深，香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高，甚是做得奇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央他替我捎帶一付來，送蔡老先生，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裏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果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礙。』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裏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於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爲壓驚，』唱未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攸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現在本處作千戶，也是京中老先生之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容當奉拜。』敝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劉郎』

仍舊索髻翁。」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得，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攜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一杯未盡笙歌送，未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欸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至新河口去訖。宋御史亦作辭，向西門慶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口，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來，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叫來安：「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倒說的好，小人家那裏擡放，將就叫兩個女兒唱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位娘子下降。」這裏前廳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姑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你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姪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衆人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止留下段大如沒去，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姑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了，小廝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趨趨着腳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裏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

些惱，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裏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裏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每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裏，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邊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竈上沒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中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向大姑子道：『我頭裏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且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分付玉簫：『頓了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於是各房裏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朗朗蕙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纔宣黃氏女怎的出身，怎的看經好善，又怎的死去轉世爲男子，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慢慢宣完，已有三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人吃了。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姑子、段三姐、桂姐衆人吃。月娘又叫玉簫，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中二姐道：『等姐姐唱了，他也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每聽。』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罷。』當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箏，欵跨鮫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

姐纔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掛在肱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姑子和娘每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燒。』那時大姑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裏，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炕屋裏睡，月娘同大姑子在上房裏睡，俱不在話下。看官聽說，古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尼僧宣卷，聽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潑醋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攜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往那邊歇一夜去。』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裏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咬定了腔兒，噴道頭裏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歪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裏用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錯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西門慶笑嘻嘻剛出房門，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裏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

了。春梅便向婦人道：『蘇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叫與人與你爲冤結仇！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裏冷，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就走到房中，中牀正面坐下，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吃酒？還有頭裏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壺兒金華酒，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只拿幾個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罇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嚐了，十分精美。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過來，與他一塊兒飲酒。西門慶見他粉腕如玉，誇道：『我的兒，你倒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對你就如同對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子；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裏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

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傍邊，一面吃了。如意兒道：「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綢絹被褥，扣花枕頭，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牀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牀，將燈移近牀邊。西門慶道：「我到明日，鋪子裏拿半個紅緞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是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一歲。」便叫他章四兒，又說：「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願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西門慶道：「這才可我的心！」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日討回帖來。」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緞，一疋色緞，叫琴童用氈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新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裏，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娘子作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娘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也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卽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荆都監叩

拜堂上道：『久違欠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賜，尚未奉賀。』敝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使道：『良騎俟候何往？』西門慶道：『京都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裏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膽特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裏，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腳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縱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留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去，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裏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搗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裏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裏，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裏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

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幾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著，我拿繩子拴着腿兒不成？有那些高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說出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早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脂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服？」玉樓道：「你爹噴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鬚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上穿着沉香遍地金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棋童來安，王經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娘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個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又吩咐：「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娘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地，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裏，那兒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恁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我這裏要唱與大奶奶奶聽哩。」大娘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只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便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

一絲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裏唱與大奶奶聽哩！大奶奶倒說，你去走走再來；他還不肯來哩。』幾句話，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惱得三尸神暴跳，七竅怒生煙，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便紫遍了雙腮，倏的站起，就向後邊走去。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就隨他走到上房裏，那春梅便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裏夾着，是你擡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攬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唱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班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裏不與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娘子忙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耶嚶嚶，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會說甚歹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狗攬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此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髻毛都擰光了你的！』大娘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娘子，收拾衣裳包了，也等不得轎子來，央及大娘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娘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沖言沖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了！你叫他慢慢收拾去了，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掃興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瞎淫婦兩』

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裏。』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叫他唱個兒，他就唱，那裏像這賊賄淫婦大膽？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鎖南枝，油裏滑言語，上個甚麼樣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怎樣兒的！』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消消惱兒。』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臨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榜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豔』與衆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罇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一百本新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罇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衆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

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姑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裏去了。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與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過：「接月娘去。」玉簫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甃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卻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裏，去拜大姑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本等沒人。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叫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敢出來見，躲在一邊房裏，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恥，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沒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姑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作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姑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

罷了，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不罵，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於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姐，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喝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先歸房去了。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道：「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陞轉。」玉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如法種子，圖王子日可生兒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子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強污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來叫你沒廉恥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叫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連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火，熱竈着一把柴纔好，通叫他攔住了，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

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裏也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裏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裏瞧他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收了傢伙罷，我不吃酒了。」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西門慶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邊兒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裏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結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裏！」見西門慶與他並坐在炕上，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嚐着來，那裏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裏淒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繇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壺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

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九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又替他手撒撲着酥胸，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等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晨，得梳個頭兒，小廝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你不要錯怪了人家纔好哩。』不說兩個上牀歇宿，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樣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噴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叫他傳出去好聽，倒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誤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

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菴裏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麪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食，上房內管待，同大姑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於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簫道：「我拿了塊膾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於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污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裏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姑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姑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和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戲多時了。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姑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爲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嘴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裏去，我莫拿豬毛繩

子套了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裏，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揪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豬毛繩子拿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裏放水鴨兒，就是孤老院裏，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沒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鬧，俺每親戚在這裏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我想是噴我在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鬆髻都摘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甚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像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辯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裏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

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卻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煙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煙，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卽叫大姐：『你和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於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恥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嚇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壞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裏聽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舉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裏，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腳步兒響。』孫雪娥道：『他單會行鬼路兒，腳上只』

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鬪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擡頭打滾撒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地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來，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成。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裏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纔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躺躺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裏，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環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裏，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間，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晨嚷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己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和他好鬪，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晨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擡頭，鬚髻都躡扁了，皇帝上位的叫，

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住，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晦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猪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墜着疼，腦袋又痛，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未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塊，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繇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要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裏廝守着月娘，分付丫頭，連忙

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裏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靜一回兒，慢慢圍圍着起來，與大娘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娘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裏？」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腳。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和大娘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娘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娘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自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裏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個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甚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沒會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裏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來十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

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檢一口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晨，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晨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關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肉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任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娘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叫收拾明間裏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娘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叫他看看你這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劉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脈理？一時就誤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振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釧兒，孫雪娥預備拿衣裳，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才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琴童安放桌兒錦裯，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叫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

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痛，心脹，脰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痛，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現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吩咐，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吩咐，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煖宮丸藥，並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門前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房裏，裝定果盒，揩抹銀器。因說：『大娘，你頭裏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過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叫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才拔了蘿蔔地皮寬哩！』玉樓道：『大娘耶，那裏有此話，俺每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

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裏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裏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裏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趕着他大娘子在這裏，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叫他爹兩下裏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裏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放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們都在這裏定果盒，忙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裏躲豬兒，俺每也饒不得他！大娘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娘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裏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愁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才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氣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件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裏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得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去砍一枝，損百枝，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才好！不管蝻蟲蟋蟀，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

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些血兒！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只是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並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了鬢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娘子道：「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你們，大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着心裏。」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才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果盒，不在話下。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肚子內只是有些怪疼，我叫他爹對任醫官說，捎帶兩服九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了，掉了冷氣了，不知這藥九管下寒的不是？」按下後邊，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及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對。」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

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荆都監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現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題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吩咐：「到明日題本之時，呈與我看。」那吏典收下走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才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裏兩邊鼓樂，一齊響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圓領，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貂圓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即令官員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吩咐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簽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塔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弔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吩咐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贊，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屋非霧亦非煙，歌邊行雲酒滿筵；不但紅娥垂玉佩，果然綠髻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茶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腳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吩咐把桌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並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卅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擡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才！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題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一定見過分上。』於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娘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裏無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娘子道：『三姑娘留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裏，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掣納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掣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有一更

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例撥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清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常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上有此冠帶，就敢來陪。』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吩咐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裏坐，還暖些。』同到書房才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敘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並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又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裏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起更時分，方散。吩咐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脂粉懶施，渾衣兒歪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

情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上，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坐在牀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扯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嬌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珠淚滾下香腮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摟着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我這屋裏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得我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裏纏；早是小肉兒聽着，你這幾夜何曾只在我這屋裏睡來？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裏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拄定，那裏有這些閒言閒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裏買來賤裏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裏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攛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裏，也沒個人兒來做個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裏，嗚嗚咽咽，哭的掉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你叫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裏睡了一夜，雖然我在那裏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到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現替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西門慶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裏躺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裏，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

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裏，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鬢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作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酊裏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爹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賊瞎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淫婦，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裏，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豬，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裏，還叫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裏去，我也還沒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果餡餅兒，炊鮮湯，咱每吃。』於是不繇分說，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吩咐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吩咐春梅，把肉鮮折上幾絲雞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盞，吃到一更方睡。到次日，西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湯，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

來這裏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窺門窺戶？今日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揭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兔兒，穿着一身錦緞衣裳，搽抹的粉粧玉琢，正在炕上，腳踏着爐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會？」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還不曾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現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裏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嘔氣不了在這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溼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日，你受用在那裏是那裏！」又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回去，

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並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曠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才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裏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裏，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磬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鋪子叫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綉絹絨線正銷快，如何關閉了鋪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裏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輟，有詩爲證：

宋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甚不公，畢竟難逃天下眼，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娘子，衆人磕頭。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才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裏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才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姦妻之母，係總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就是！就是俺這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酒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響，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攜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敘禮。二內相皆穿青縲絨蟒衣，寶石纒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敘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此擺酒，會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卽。」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

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勞動！」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塔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才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吩咐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才好；若有那怪攘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傢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並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並家中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有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聽言，忙道：「有請！」只見雲理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圓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禮帖。

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理守道：『在昨日本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於是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敘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筓，下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理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現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一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談笑，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才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理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裏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敘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攛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吩咐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才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才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便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自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嚷平安道：

「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南風，他一日沒南風也不成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南風？」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便把溫師父喜愛南風，戲侮於他的事情，都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磳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蓆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卻背地幹這個營生！」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蓆的肯幹這營生？冷鋪睡的花子，才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恥？」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每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勝會也不看見他，他但往那裏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馬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裏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陸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叫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安札怎樣行貨子，

沒廉恥，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謔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都是溫蠻子弄出來的！」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前回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今日小的躲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來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間爹家中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傢伙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把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吩咐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吩咐：「對過去對他說，家老爹要房裏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於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庭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卻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着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

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才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宋喬年題本保吳郎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一日，尙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現在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相求！」尙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敝同窗，聶兩湖，現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並毡彩皮箱，到尙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是你有俊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尙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看！」於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裏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子，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尙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

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並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丞，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賓共五席，戲子學生那裏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並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爲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戲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戲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裏使錢好！」卻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裏看守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於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一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才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

酒，一口鮮豬。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回，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紅，羊酒軸文，並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裏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帶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絲絨補子氅褂，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掛着花栲栳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線，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誤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誤。」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侵人，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捎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

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襖，並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於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勾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搗綿，裁成片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笋茆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
卻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繡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
有幽人吟詠多艸。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勾欄內，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髻飛報進去，說道：『老爹來了。』鄭媽
媽看見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
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
邊明間坐罷。』月姐才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倒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
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啓，毡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
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才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繡翠梅花釧兒，金銀釵兒，海獺臥兔兒，打
扮的霧鬢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
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
打的好響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嘮叨，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
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裏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吊在陰溝裏，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
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
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在房裏坐。』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

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丫頭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才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裏要來你這裏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才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會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縣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於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來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裏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裏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裏，不好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才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誤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月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羣，輕風斜拂石榴裙；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遮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才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裏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託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去約會下他，到正月裏，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見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果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飲勾多時，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才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並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江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裏擺酒，明日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

「大凡文職仔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可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才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爹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荐與爹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爹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掇輕負重卻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才十九歲兒，廚灶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裏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裏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裏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那日早晨，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綉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腳趂趂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

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那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緞鋪子書房內，看著毛裱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擡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姊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裏從他屋裏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動動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並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揀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文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裏，作揖坐下，致謝外口相擾。敘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卽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拿着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語來，西門慶請來同坐。

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裏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裏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兒那裏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裏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裏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裏間榻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便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戴。婦人拜謝了，盤桓了一回，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裏，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響，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賤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說破。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僱船裝載，赴至臨清碼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僱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裏，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

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裏並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裏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裏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衆人唬了一跳。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裏才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碼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了，抬了揚州衙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機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帶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爲証：

問道揚州一楚雲，但憑青鳥語來真；不知好物都離隔，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日；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兒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朱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維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西門慶卽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抄寫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僂偻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尙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冒言遍於閭里；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廉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所當亟賜擢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鏡，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得濫，而人思奮守，故得人而聖治有賴矣。等因。奉欽諭：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於公論；詢訪得實，以裨聖治之事。伏乞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現任管屯；周守備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教丫鬢看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

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裏兌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於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子，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備兩家報喜去。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曲意延賓 如意兒承顏媚主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晨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歡喜，足見老翁厚愛，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爨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圓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圓領，一百果餠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叫至後廳暖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賜，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侍生宋喬年拜。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一日，上司行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緞，教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店，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各親朋

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麪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聽梅表月、簾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了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厮，並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繡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月娘房裏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燴，磕瓜子兒，衆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才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兒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酪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賁四嫂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裏迎接進去，兩個重尋舊歡。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

家姓葉，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就叫他葉五兒。那老婆原來奶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裏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裏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舖子裏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舖子裏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卻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果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己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搬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裏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教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果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裏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月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教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裏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

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昨日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就待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裏，聽見讓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巡往各人房裏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菜兒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裏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果菜來。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裏未曾去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裏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才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才立下這屯田，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萬兩銀子；到年終總領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之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雞鵝豚酒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

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才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並合衛官員，吃慶官酒。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裏，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廳，到於後邊，掀起門簾，只見裏邊黓毬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餵着。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才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裏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十分綽耀，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一會兒，西門慶就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心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思君倚畫樓，相逢不捨又頻留；劉郎莫謂桃花老，恨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裏，這咱才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才

十八歲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裏倒使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月娘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搗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裏，你每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靜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幾架烟火燒，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卻叫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聽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了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叫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走走兒才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裏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教他搥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與兩套兒，頭面簪環，借與幾件兒，教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

「你裏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拿着毡包並盒兒哩，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裏面兩套上色緞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拿着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簽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都關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裏轉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卻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裏替你封上分帖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帖禮，遞與伯爵。伯爵打躬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面中人，嬈娜宮腰迥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一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裏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

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拿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不說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與如意兒吃酒。且說到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耍子。應二嫂做保證。』西門慶聽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卻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廝每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果，叫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裏，原來是你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一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耶嚶，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裏？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揷兒的，拿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裏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裏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謊小的。』玳安道：『娘也會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音，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燵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小夥計家，那裏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靴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玩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這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他也不肯把老婆閑着，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圖躑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噴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

與你大娘，另外又有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裏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賈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裏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杓兒舀！好個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裏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裏進去的；坐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娘子、二娘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恁出醜刮面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裏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窿，倒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裏！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浪聲顛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驢糞毬兒面前光，卻不知裏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裏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

邊請吃飯，才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拿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陸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統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椽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才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尙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口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裏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果上來。獸炭頻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才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才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拿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東到，賤荆一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陸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席，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姑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卻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裏，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

「姐姐好處生天去了！」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沒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娘子，吳大娘子，都在這裏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才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會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裏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城，與他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噴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裏，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再不會空了！我不瞞你姐姐，每說我身上穿的這皮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怎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兒拿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倒教後邊西房裏姐姐，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裏，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裏，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教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噴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響，如意兒道：「是誰

叫門。使綉春：『你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撻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兒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才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掇了來，我已攞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裏看去，若叫我，來這裏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仁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得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麼，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他本等手裏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裏，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爹，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着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刁上來，便叫：『迎春姐姐，你拿骰盆兒來，咱每擲個骰兒，搶紅

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才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關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櫬兒，聽他兩個在屋裏幹甚麼，正聽的熱鬧。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裏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裏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遮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鶴鷓有意留殘月，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賈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姑子，都在這裏。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走到屋裏，一面攬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裏丟着孩子，沒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驕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叫我熬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

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正月初二日，才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鋪，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鋪子，賣絨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價造兩架煙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才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生意做，看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只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並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不如我自己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裏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裏，我也還叫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

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裏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他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裏歇，俟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得，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兩個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才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卽叫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卽便早回；若是行到府裏，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裏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僱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卻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小厮，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並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並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才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擡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杠，到二門裏，才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嚙，麝蘭撲鼻。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

堂相見，敘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陪著吃酒。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一旁彈唱伺候。西門慶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裏觀觀，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籙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胸胸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好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林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裏走到二門裏，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煙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縱慾送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話說西門慶看林太太與何千戶娘子上轎去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才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裏頭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

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攬着，留坐。二更時分才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吩咐：「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五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并呂養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才去了。荆大人娘子在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饋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林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劈手奪去了，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喫，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妳，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牀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就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捎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卻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裏邊

盛着瓜瓞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躺在牀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裏走走，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意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頭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吩咐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裏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爛，遊人如蟻，十分熱鬧。有詩爲證：

太平時序好風催，羅綺爭馳鬪錦迴。
鰲山高聳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下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罇，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煙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吩咐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罇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送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裏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綱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

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莫要已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並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才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才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會？」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才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了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揀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項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西門人：「問甘夥計鋪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已是更深夜靜，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煙寂寂，閭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

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這一來，正是：

失竊人家逢五道，悽惶餓鬼擻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磳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誰知到得半夜，西門慶又忘了色戒，得了一個不可告人的暴疾，竟是昏昏迷迷的。婦人慌做一團，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了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會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才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甚病端。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才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是我和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

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才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岡、何大人、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口着辛苦勞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到；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裏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這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裏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盡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才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才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他迷着？」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才來，不知在誰家來？」

誰家一個拜年節，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才信了，說道：「嗔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髮，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的，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老着臉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才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噴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他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

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牀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噴道花大舅那裏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會。』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看又沒甚大病，恁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帖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跳。我今日才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才好得。』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來？』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峙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會？』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拿粥等俺每陪』

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上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才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瀉血之疾。」又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瀉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和他歪纏不清。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驢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和金蓮肩搭肩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了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了，只是下邊蘊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

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並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帖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才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吩咐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怎借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卻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支撐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米粥兒，這愛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凸口餵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小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卻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回家。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帖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分，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上面又生出疔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

裏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賈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現在門外土地廟前，開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伏於臥榻。先診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道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還思戀女娥，精神血脈暗消磨；遺精溺血與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爲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拈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現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戌沖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元，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廝守着。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他不得，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

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姐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囑咐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吩咐：「我死後，緞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收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絨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叫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中，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現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並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攪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敬濟道：「爹囑咐，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祝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吩咐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癡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尙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叫他

兩個看材板去。剛才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了肚裏疼，急扶進牀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牀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到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隻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拿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拿馬子伺候。見月娘着着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隻元寶，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副棺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廝把西門慶擡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鬧，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幾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壻陳敬濟，斬衰泣杖，靈

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袖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鄰與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衆人忙亂這樁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弔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現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釘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弔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待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吩咐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願說來，學生卽行追治。』弔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衙去了。話分兩頭，卻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

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與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拿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弔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會，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耐耐李三這厮短命兒，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才何大人吩咐，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僚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卻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厮，倒做了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僚之間，你等怎抵關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拿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

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

第八十回 應伯爵哭友奠靈牀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卻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水陸。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會吃過他的，也會用過他的，也會使過他的，也會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颼颼，後人眼睛兒，不然，他就到五殿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我如今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擗了去，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暗藏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禮擗到靈前擺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粗俚不堪，不足當大雅之堂，只好從略。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捎了家。」

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嬌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不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鬼大嬸！賊狗攬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才說：「娘捐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才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件宿，你倒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也有三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

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次日，喬大戶家來祭，擺下祭桌，喬大戶娘子，並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月娘這裏，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吩咐，把李瓶兒靈牀連影，擡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姝子如意兒並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癡心客，有詩爲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幫忙，暗暗教李嬌兒偷了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會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陰

陽洒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家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並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裏便圖出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塞在腰裏，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到鋪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吩咐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絲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嚷，拍着西門慶靈牀子，啼啼哭哭，叫叫嚷嚷，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舅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裏，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就容易就開交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牀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搗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擡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箇中曲性在，鳥出籠外便飛騰，有詩爲證：

堪笑煙花不久長，洞房夜夜換新郎；兩隻玉腕千人枕，一點朱唇萬客嘗；造就百般嬌艷態，生成一片假心腸；饒君縱有牢籠計，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在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日，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教我來對娘說。」月娘吩咐，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前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猿，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吩咐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腳了，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

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不少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往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嬌。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也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我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要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佳人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其心，你卻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尙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於揚州，找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

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才將銀往各處置買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個婊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峰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鶻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鶻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卻不見到；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了王海峰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裏吃酒，到這咱才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倒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裏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賬！」那胡秀把眼斜瞅著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擗著掙，你在這裏合蓬著丟宅裏老爹包著你家老婆，玩的不值了，才教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裏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化，白吃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對玉枝兒、鶻兒只顧說。鶻子便拉出他院子裏，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嚷大喝，自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裏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我！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調笑。那彩虹、小紅姊妹二人，並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道國被苗青做好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

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他二人並胡秀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姊妹，少不得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碼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現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關鈔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碼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銀，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有口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教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是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於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了趕腳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才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

得常無事。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並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坑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晃晃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裏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己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會？』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什麼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教他刁詔道兒，問你下落，倒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僱了頭口，拐上了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教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個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裏，我倒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叫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裏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

敬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使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初時叫着，只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裏。」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一日，到臨清碼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坎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全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的，原來連我也瞞了！噴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這歹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了，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碼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婬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卻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是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緞舖，甘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去一個太師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倒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現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語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倒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了，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叫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叫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拿銀子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他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得行情。」

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送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脫膊兒往外撒？不如賣掉了是一場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也不等月娘來吩咐，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送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腳，叫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他，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就惹下禍來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這個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栽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難道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落了一錠上腰，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

五行三，習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裏，還在他手裏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拿了一疋緞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碼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裏，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撞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子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裏，依舊換了慘淡衣服，才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動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們只好在家裏說炕頭上的嘴罷了！像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裏也不响，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賺了主子的錢，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賺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裏借的幾件子首飾衣裳，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去，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使餓水鴉兒吃草？我洗淨門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裏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只尋抽頭兒，和人嚷鬧，漢子又兩次三番，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教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雜貨舖來，發賣各色細布，逐日會親友同人，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狗肺狼肝 潘金蓮熱心冷面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了，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握成紙條兒，丟在地上，你有話傳與我，我有情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紗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並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與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卻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云：

『將奴這銀絲帕並香囊，寄與他；當初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蘼架！』

右調寄《牛草》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才在這裏，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卻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詞云：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鉸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

右調水《仙子》

婦人看了其詞，到於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裏睡。然後自在房中，綠窗半啓，絳燭高燒，獨立在木香棚下，專等敬濟來赴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

宣卷去了，尙有元宵兒在屋裏。敬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吩咐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去下棋，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廡架下，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茶廡架下突出，把婦人唬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的鑽出來，唬了我一跳。早是我，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膽大！』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說了你，就錯唬了別人，也是沒奈何！』兩個於是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下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裏？』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吩咐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飲酒多時，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廂間，堆放生藥香料。兩個自此以後，情同肺腑，意密如漆，無日不在相會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粧打扮，走來樓下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個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扶梯，慌的敬濟下樓不迭，婦人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個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也把你給了你姐夫作小老婆，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不敢違拗。自此以後，潘金蓮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報。吳月娘買了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到後日六月初三日，金蓮回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了，說了半日閑話，出來。敬濟

在東廂房住，才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廳上走，悄悄向窗眼裏看，卻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婦人連忙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才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都坐斷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你休欲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聽宣卷子來？』環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裏吃飯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裏去來！』正講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走過一邊，卻原來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叫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了頭就來了。』來安兒出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腳甲，牀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裏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裏才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消消吩咐春梅：『你就往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和他有話說。』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櫬子放在天井內，舖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爲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

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吩咐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了。』婦人便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棄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早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擻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話。』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才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裏，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家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繇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來。』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口，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牀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牀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裏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吊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刻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見，認的是孟玉樓的簪子，怎生落在他的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這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於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獨步書齋睡未醒，空勞神女下青雲；襄王自是無情緒，辜負朝朝暮暮情。』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卻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房中点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卻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有四句詩，墨跡猶新，念了

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下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木樨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沿着太湖石上，扒過粉牆。那婦人見他有了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燈前，便渾衣上牀歪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丫環們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着，就側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牀上，婦人燭自朝裏歪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敬濟見他不懂，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一遍，又重複了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搗了一下，罵道：『賊牢負心短命，還不惜惜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裏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了你的約，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卻是那裏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弄神搗鬼的，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才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刻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噯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裏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來？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這個原故在裏面！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得湯，要水不得水！』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碜！』兩個絮聒了一回，已夜深了，不免解卻衣衫，挨身上牀。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搗過去。唬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

怕丫頭起來，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傳芳訊

話說潘金蓮見敬濟天明越牆而去，心中又後悔。次日卻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了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見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會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我臉上肉也搗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誰與他有什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會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賬！」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了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歪在牀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想不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窗外簌簌落下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甬能教我對證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於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兩住，披着一條茜紅毯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於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吩咐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樽滿泛。兩人坐下，婦人便問：

「你既然不會與孟三兒鈎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敬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蘼架下拾得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儼如夫婦，毫無顧忌。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忽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天明鷄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裏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巡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裏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教他驅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前面跪着，罵道：「教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我這幾日沒會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於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與他搗癢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拿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卻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什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子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秋菊往厨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與春梅同下象棋兒，晚夕貪睡失晚，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陵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才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前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爲我前日告你說，

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什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說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腳不迭，連忙藏敬濟在牀身子裏，用一牀錦被遮蓋的嚴嚴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牀上，拿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麼，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邊橘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簪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才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掇敬濟出房，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了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晨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屋裏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喝罵了他兩聲，他還不住，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才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提防著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教敬濟輪番在舖子裏上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丫環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為證：

幾向天臺訪玉真，三山不見海沉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舖子裏叫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當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後前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到了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用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環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經。金蓮央及春梅，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於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舖門首，低聲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才歪下，忽聽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中，便問：『小厮們在那裏？』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舖中睡哩；我獨一個在此，受孤恹，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往俺那屋裏走走，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稀罕俺娘兒每了！』敬濟道：『說那裏話來！自從那日着了唬，驚散了，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人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步，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櫃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付三事排牙兒，與他。春梅先拿了草筐，歸到房裏，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歡喜，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付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

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在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攜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來，婦人和敬濟並肩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於是伸手出來，拔開烏吊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踪，走到前窗下，打窗眼裏望裏張看，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心中暗想：「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於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直到三更時分才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裏溺，我拔開烏吊，出來院子裏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馬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馬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噪，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訴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他去，他主子正在牀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裏安放了，一個砂子，那裏發落，莫不放在眼裏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於是要打秋菊。諛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了膽。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

兒在舖子裏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裏了！」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僱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通誠，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房安歇，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曆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楹；鳳屏曉榻，繞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

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霧，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煙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匾，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鬢；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卻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得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一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賤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因見月娘生得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鬚髯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牀，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對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爲夫主來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亦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

的標緻，頭上戴青緞道髻，身穿清絹道服，腳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們解悶兒。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饅餅，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放下傢伙，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雞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鏤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他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之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料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徐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愛敬。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客。』這裏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閒人囉唆。』伯

才笑道：「這個何須罣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在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才牀上歪着，忽聽裏面响噓了一聲。牀背上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滌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宦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月娘諛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攔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嗔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裏推得開，只見月娘高叫：「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碰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牀背後一溜煙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碰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會？」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厮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扇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般大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般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般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裏，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卻是一座石洞，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

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舍妹，西門慶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天不亮，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才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一面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個，就如雞兒趕蛋相似，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懶懶思睡，茶飯懶嚙，叫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掙掙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個人，今日卻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未來家，那裏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擡頭見人。』敬濟聽了便道：『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那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帖，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

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服白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於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裏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炕上，盡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在毛廁裏。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衆姐妹，把岱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妹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囁罵在臉上，大耳刮子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又在他花樓上，兩個在一處，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人還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

腳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吩咐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裏，瓶兒罐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叫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碎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鉄無鋼，女人沒性，懦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自守，來不到家了！』金蓮被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裏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去那邊尋衣服，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賍實犯拿住你，你還那等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磬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廁裏磚兒，又臭又硬，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裏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耽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燙麪吃，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獐！各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緣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一向叫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敬濟早晚往那裏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捱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要見他一面，難上加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

徑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才吃了茶了。』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截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疏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捎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裏，須臾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裏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裏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裏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才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慕生兒來，莫不也是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喝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塔下兩隻犬兒戲在一處，說道：『畜生尙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犬戲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每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會看的他，剛才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兩』

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裏，要了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會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兒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倒新添了個娃娃，才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一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每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裏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捎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煙兒，放把火燒也罷了！」於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有！「祇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滄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

六姐班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幾個字兒捎去了，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裏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鼓其相思契闊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只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舅舅張家那裏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卻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叫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鋪子裏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使氣哩，卻像是賊人膽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面鋪子裏，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說：「娘說叫你休使性兒賭氣，叫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裏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裏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裏！」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才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吩咐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叫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外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躓倒泥裏！他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會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

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怎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罄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叫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吩咐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叫薛嫂兒與他拿了去，做個一念，也是你伏侍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倒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整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緞衣服，鞋腳，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己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常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門去了。小玉合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裏冷冷落落，甚是孤愴，不覺放聲大哭。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繫注王潮兒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賬，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

道：『我往前街討賬，竟到這裏。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裏？』薛嫂道：『是在我這裏，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裏，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吩咐我，因爲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才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白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裏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並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腌菲菜，已是入不的哇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叫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兩個做了一回作別，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攬掇敬濟出去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捎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厮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

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去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嚶，耶嚶，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吩咐了我，我長吃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頂，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緞襖兒，藍緞裙子，腳上雙彎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賺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卻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

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才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腳。敬濟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泣。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鋪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材料，休要理他！他要與傅夥計，便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看顧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繇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玩了人，人沒玩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現收着我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話休題。』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叫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裏要打夥兒把

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趁錢養家！我明日日本狀也帶你一筆，叫你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煙走了。小厮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側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材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耽心！你來時才十六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怎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差！」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裏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哥，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哥在奶子懷裏，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兒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邇逼，你說不是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擻救了半晌，泡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

『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才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蟲兒病；只顧叫那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叫他家去。然後叫他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家里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擎短棍棒，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睬。月娘大怒，於是牽領雪娥並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在地下，擎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謊的衆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腳不定，一面收拾衣服舖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家，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趕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屋裏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

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磔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還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裏吵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裏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裏，道了萬福坐下，丫鬢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怎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歧少不的僱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鬢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才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這裏打哄，做啞裝聾；

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裏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裏使不的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口兒，怎聽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個破字兒才好！』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牀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頭簪子，一套翠藍緞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篷，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裏去，順便到你那裏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僱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才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共生離。

卻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來了，還未娶妻室，外間支着牀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嬌眉嬌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己去掃麪，餵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和王潮兒在一起。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吊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

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裏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裏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蠟子，我老娘手裏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裏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吩咐將來，不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度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吩咐：『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裏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梢，沒下梢，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拆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爲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嘆哭，恐怕有人聽見。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開皮剝肉，你爲我受氣，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裏去了，才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裏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你到家用，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

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裏，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好事一場，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上張二官府，如今現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裏放屁！」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噤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敬濟道：「我僱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着。」敬濟道：「這個不消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話說陳敬濟僱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卻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發賣秋菊。這春鴻正去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裏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

和你姐夫有揸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願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裏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裏尋個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現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塒，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裏。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不把你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卻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理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理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裏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了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並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可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擡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緻，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

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少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他人掣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卻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兒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的孫二嫂，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會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那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與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掣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氈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

「二老爹家擡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裏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繇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擡了來罷。」周忠說：「爹就與他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凡金蓮生有地面，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教：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只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道：

「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麪，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揷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在簾中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裏！」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有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裏，又濃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嫁的緊，又有三四個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合，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掣出施恩與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

時到來，仰着合着，我現鍾不打，去打鑄鏡？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那裏，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奚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養家。』於是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兔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窩裏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腳，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晴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裏罷了，那漢子殺人不轉眼，怎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鬚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有些疑忌，繇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裏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擎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燙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廳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的朴刀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

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痛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槓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腳踢翻，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掙步趕上，揪翻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腳細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廝，紮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廝卻在那裏？你不說時，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豬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說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並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的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卻叫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過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翻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鬚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便說：『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腹，腹心窩內只一剗，剗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腳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說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

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那時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鄰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並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裏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尸托張勝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內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漉漉兩個死尸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擎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卽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並兩家苦主王潮兒，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殺死潘氏，王婆兩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殺人凶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拿了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尸，捉拿凶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

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說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老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此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了東京，他姐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並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册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裏，你姐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裏住著，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中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豈不耽誤了我六姐之事？不如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也不遲！』因對張氏說道：『如今一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同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寧可耽遲，不可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了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搬了父親靈柩，過了年，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之中，然後做齋念經上墳安葬也不遲。』張氏終是婦人，不合一時聽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客，從臘月初一日，在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親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柩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親叫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親搬去，滿心歡喜：『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好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另外又袖了十兩謝王婆，來到縣西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著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著個燈籠，門首掛著一張手榜，上書本

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鋪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現今正身凶犯捉拿不著，你是何人？』大挾步便來捉他。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卻是一個熟識朋友，銖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郎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裏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才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了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現今這兩個尸首，日久只顧埋著，只是苦了地方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才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敬濟因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裏吃得下酒，約莫飲了三杯，就起身下樓，作別回家。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縣西街，離王婆門首不遠一個石橋邊，叫著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只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你在生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著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才睡著，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些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尸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木，盛了埋葬，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埋葬于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他的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叫他埋葬你尸便了。』婦人道：『剛才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哀告他則個。』敬濟哭

著，還要拉他說話，被他的那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卻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才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埋葬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著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卻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著，已知逃上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尸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尸首，便由他兒子王潮領去埋葬。止有婦人尸首，無人來領，卻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凶犯還未拿住，尸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尸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目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尸首，還有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凶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尸，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尸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樁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了罷，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裏話，若肯在老爺前，擡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木，把他裝殮了，擡出城外，擇個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

「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尸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才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著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歡喜。今日也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現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死尸，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尸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裏罷，那裏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了一塊穿心白楊樹下那裏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經拜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壘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裏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班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卻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兒？」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裏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著，慌慌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

錢紙，往城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裏去？』敬濟回言：『先父靈柩，寄在城外寺裏，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二三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的尸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著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尸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尸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裏？』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至于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才到方丈內，他父親靈跟前燒紙祭祀。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和子，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褙，備辦齋供。敬濟回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到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表。卻表吳月娘，一日是二月初旬，天氣融和，與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之人，人煙熱鬧。忽見一簇人，跟著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著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腳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這行腳僧好處：打座參禪，講經說法，鋪肩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裏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響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台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腳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作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乃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誘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怎的，只把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和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秃廝好無禮，這些人站著，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是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想這比邱尼姑，曾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如說，像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是的，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秃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著，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著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秃，臨去還看了我一眼，才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著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道：『你往那裏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裏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

老爹家，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裏，咱家小大姐那裏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道：「你如今往那裏去？」薛嫂道：「我有正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說：「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裏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哩；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到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卻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卻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裏，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不過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尸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著，又拿不著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裏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噴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嚶，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裏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子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裏，臥了三夜，替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朝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緞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搵不著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是他拿著，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莫說銀子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裏，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去，與他公公燒紙。」薛嫂兒道：「你老人家去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自在，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收拾下等著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裏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

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去，一定賞我。」提著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兒？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的話，就種下他時的禍根，正是從天降下鈞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祭桌，並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死爛了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擡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鬚毛都撕淨了！」那擡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擡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隨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

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恆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壘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家，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攆起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便叫罵哭喊：「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裏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並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溫；和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千花發榮，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小桃粧紅臉，妖嬈嫩柳，嬈宮腰，細膩百疇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澡鵝黃，水渺茫，香浮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煙，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爲證：

清明何處不生煙，郊外微風掛紙錢，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枝上綿鶯語，楊柳堤邊醉客眠，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莊院客座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台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僱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並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兒，抱孝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裏吃酒不題。卻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叫伴當擡些祭物，往那裏，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裏有大莊院，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並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耍子去了。卻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煙熱鬧那裏，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擡着，後面

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峨。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百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俱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擾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釀上來。那和尚在傍陪坐，纔舉筋兒，讓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雨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

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月娘道：「他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裏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荐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裏纔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卻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鏤金寬闊裙子，掛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峨，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髮後雙拖。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響玉玳瑁；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裏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荐。』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修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裏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不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過意不去，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颯，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會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歡喜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

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裏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裏。』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裏！』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棹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裏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坯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裏，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謊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攏下兩桌子，布甌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爹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着實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裏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門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裏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你容一日奴去』

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娘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走的。』春梅道：『大娘子沒轎子，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娘子騎，送了家去。』大娘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莊上去了。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煙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館，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驢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方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煙喧雜。月娘，衆人，躍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現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絹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弓彈吹筒毬棒，在於杏花村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哄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鎗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條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

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姁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條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酒盒，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爲證：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裏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卻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顧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裏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閒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想不到半路裏，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匠叫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巷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盞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拿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髮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髮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

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掌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吩咐：『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娘衆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擡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娘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環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材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兒，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裏，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裏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誑了他來了！那等吩咐，叫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誑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卻把他誑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

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吩咐娘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起起倒倒，整亂了半夜。卻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裏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拿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戲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吩咐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廚下，一力攪撥，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猶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踏着梯櫬，越過牆，順着遮榻，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着家鬼，有詩爲證：

閒來無事倚門闌，偶遇多情舊日緣；對人不敢高聲語，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整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

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了你？』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哥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兒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領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哥，這盞水酒，孝順哥哥。』一丈青便說：『哥哥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耽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哥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了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證：

報應本無私，影響皆相似；要知禍福因，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巴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知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栓，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樑，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會了一回。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緞子衣服，吩咐：『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

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裏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裏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蹩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知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瓦，還有蹤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拿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卻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撲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慌了手腳，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裏，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屋低廈，到於屈姥娘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裏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

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鑑，自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賣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拿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現在，即差人押着屈鑑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誠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慘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哄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鑑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去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躍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鑑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對，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鑑係竊盜，俱係雜犯之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發賣。卻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發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

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縷金牀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了頭，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值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鬚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卻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姐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誠的慌了手足，連忙僱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牀帳箱櫥陪嫁之物，交玳安僱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牀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牀奩嫁他，他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便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姐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

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喫我洗腳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於郎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於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來昭道：『你是那裏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吩咐，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裏蘿蔔動個心，忽刺八

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會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當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倒沒的耽擱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裏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去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環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吩咐，說貴宅內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宅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於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

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現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爛，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裏，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裏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驟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食。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說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安叫舖子裏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拿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拿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裏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裏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裏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裏，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兒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拿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不算說謊。」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響。

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鉄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的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請坐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會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十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現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尅，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養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三揭紅羅兩畫眉；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卻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卻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了卯三十四歲罷。』薛嫂道：『三十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作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到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裏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於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

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開，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七事，金錫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聘金，其餘布絹綿花，共約二十餘擔，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擔，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牀帳，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牀，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牀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隨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作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祿，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裏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叫各人前進，甚

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遠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擄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牀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重行合登之禮。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娘子、二娘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牀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環小玉勸止。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裏月娘悲悶不題。卻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環，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揷髮，用手帕遮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著鬚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腳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跟前，輕身浪蕩，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伏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瞅睬，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果仁泡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裏，

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裏睡得好覺兒，怎不叫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跟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甚麼，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瞌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磣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喫喝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惹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叫我要我來？」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牀上坐下；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說，老娘拿鉄鍬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吩咐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兒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會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裏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牀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飯時纔起來？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凳打官舖，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會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吩咐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

便說：『你叫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的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齷齪貨，沒三日不拿水洗！像我與俺主子那時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瞪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敲着鞋，向牀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裏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探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還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情願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卻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牀帳妝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舅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牀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嘔不過，只得兌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六郎，狐朋狗黨，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

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便不肯託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卻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架誑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任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碼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是個熱鬧繁華大碼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倒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個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鴛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鴛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合，就要娶他家用。鴛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歡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馬道空回首；載得武陵春，陪作鸞鳳友。

張氏見敬濟貨倒販得不多，把本錢倒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裏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鐵

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娶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敬濟不來倒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證：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忖似石沉；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並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碼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教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願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店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罇酒，陳安挑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沒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並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

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卻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裏，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敝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並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杯盤殺品，堆滿春檯。玉樓斟上一杯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杯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杯回奉婦人，敝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範，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

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倒戲弄我起來！』就散了酒席，往房裏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倒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睬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釧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拿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裏？恐怕裏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你既有心，奴亦有意。』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裏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癡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鐵鑷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倒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杯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裏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下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裏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拿下，除其後患，如何？』衙

內道：『耐耐這廝無端！自古無妻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敬濟纔待叫陳安拿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裏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樹，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揪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並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裏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賊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一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賴。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翻，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冤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聽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榻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

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拿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官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實，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入罪，叫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拿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粧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到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下，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願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

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裏攻書去了。卻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不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個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芰荷枯，葉上梧桐墜；蛩鳴腐草中，雁落平沙地；細雨溼青林，霜重寒天氣；不是路行人，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而貌黧黑，說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先使陳定向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會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鴿子去了！』他家鴿兒成日來，瞞藏掖，打酒買肉在房裏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口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材料淫婦，你害饑瘠，餓痞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腳。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擰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鴿子不值了；倒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兌換他，你還不值他的腳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於是一把探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腳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

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裏睡去了，繇着大姐在下邊房裏，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至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裏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裏，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腳，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蹶開門進去，把淫婦鬚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裏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裏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牀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蹶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鬢，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得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拿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唱的馮金寶，躲在牀底下，探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牀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婿塔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氏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懼怯，逐離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

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於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竊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本縣青天老爺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娼婦、馮金寶，並兩鄰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敬濟正在家裏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諛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牀上，聽見人拿他，諛的魂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裏，左鄰范綱、右鄰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見拿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会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現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撈了一撈，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鄰人等，前至敬濟家，擡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知縣大怒，

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裏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裏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在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戀眷少弟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剋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打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要錢搗

子，臃腫上紫肉橫生，前胸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將頭顱劃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搗你娘，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裏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繇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拿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卻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欠缺，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人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走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躺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只有一條身後路，冷冷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問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疏財，專一濟貧救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

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菴居士。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木合道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姪，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撵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裏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裏，一向也久不上府，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裏面客位裏，令小厮放桌兒，擺出點心，噎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餬口過日子，強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裏，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道。』拿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銀，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撈打，使得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腳靱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

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叫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裏面，叫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衫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拿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麪，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褲來輸了！大正月裏，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太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跟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裏，但安下身，小的情願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碼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裏水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裏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僱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擡了盒擔，出城門，逕往臨清碼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

衆旗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只因小道命塞，家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願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作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於是捧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緞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緞道衣，腳下雲履毡襪，腰繫絲緜，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

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杯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牀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杯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鬚，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福，或來祭願，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篋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住裏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碼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妓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裏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手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既要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裏去，你休瞋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海誓山盟，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

他手內，就不和那二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碼頭上遊玩，看見縣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鴛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看他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碼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嫖眷又相逢！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人生莫負少年時；見花欲折須當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煙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櫺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杯，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煙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裏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斷鑼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碼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裏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

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裏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裏有百十房子，四外衙衛窠子妓女，都在那裏安下，白日裏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燙酒上席，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杯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便敝了舊情。須臾，敬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裏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拘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捎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房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三杯，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碼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窠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大的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裏。慌

的謝二郎，連忙聲諾，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裏便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裏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關閉，外邊籠子挂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籠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說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卻躲在這裏，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塔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麼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裏面，又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啊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搗你道士秫秫娘！』一手探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打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裏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吩咐：『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裏拿了敬濟，任道士廟中尙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卻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僱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軍牢拿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

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吩咐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管事，你就來吃酒趕席，也帶方巾兒措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熱，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裏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椽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繖壁，紫緞桌圍；當廳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敕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椽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姝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價；兩個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第一起就叫上陳敬濟並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厮是個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才待扯翻敬濟，擺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裏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一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

「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聲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觀，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才打到十棍，一邊還揆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吩咐牢子把棍且攔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吩咐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忙忙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才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想，便又吩咐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要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那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哀哉，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鄰人說：「你還敢廟裏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唬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卻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牀上，便捫心搥被，聲疼叫喚起來，說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才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

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躺在牀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才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卻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曾叫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每卻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小的才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才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鬢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裏有甚麼，拿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會吃甚麼？」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吩咐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於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牀上，面朝裏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才請他：「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個。」那春梅一砧碌扒了起來，叫妹子拿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會把家伙打碎，被妹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

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吩咐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卻吃些甚麼兒？卻不餓著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吩咐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吩咐他，教雪娥快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雞雞肺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蔥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道：「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叫蘭香拿到房裏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人起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裏，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奶娘，丫環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掠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踩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搜搜索落我要你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六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

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吩咐打他多少，免惹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他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了！於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慌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翻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發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吩咐：『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裏過日子，卻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倒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挫折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吩咐，只叫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鄰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裏嫁人，情願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下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倒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才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

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隨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碼頭上，才日西時分，到於酒家店，那裏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衛院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裏面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歲老丫頭，打着盤頭，揷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才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廝籬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窮途無奔更無投，南去北來休便休；一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在河下買幾石酒麪，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裏，安排酒殺杯盤，請張勝坐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就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吩咐：『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服，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倒像

老爺宅裏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裏？那雪娥亦眉眼掃看，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上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於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兒攛瞞，把其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裏，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得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殷勤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拿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傳杯倚盞，掩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裏，就一處睡了。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飽餐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去，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吩咐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照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也嫁人去了；來與兒看守門戶。房中綉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那來與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妹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裏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妹子吃，兩個嘲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與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前邊他屋

裏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子，二妗子並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裏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繇着月娘，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只見玳安兒正和小玉在房裏，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忙的湊手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裏做甚麼哩？』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灶上頓茶哩。』低着头往後邊去了。玳安兒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房騰出來，收拾了與玳安住，叫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裏，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牀舖蓋，一身裝新衣服，蓋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編了頂鬚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緞絹衣服。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裏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鎭；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卻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了玳安，衣服穿帶，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付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出來，放在舖子大櫥櫃裏，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意，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裏武長腳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胖兒，在那裏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內藏着金頭面，擲着銀錠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住，在屋裏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裏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裏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看他可疑，拿了。』吳典恩吩咐：『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在他家做過夥計，一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

兒。吳典恩道：『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安道：『小的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裏，權借一宿，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是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來的，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來棍，夾的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解當舖當的人家一付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才二十歲，倒把房裏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才偷出解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才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撈起來！』左右套上撈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撈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撈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簡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卻說解當舖櫃裏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說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裏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櫃裏，如何不見了？』一地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少你的，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那人還不

肯說：『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瓦子裏養老婆，被吳巡簡拿在監裏，還不教人快認賊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簡，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傅夥計領賊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傅夥計拿狀子到巡簡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了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裏，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裏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起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還來領賊！』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嚇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項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的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賊，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在那裏？這等不合理！』那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口，就有得領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才一個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環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裏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兒道：『你老人家倒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裏，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次，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

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了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生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妹子，四個丫頭扶持，又是兩個房裏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擄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宅裏去問我要兩付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面，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個鈿兒，每個鳳口內，銜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只這付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垂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贖，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裏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個鍍金鈎子，走到城外坊子裏養老婆，被吳巡簡拿住，監在監裏；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簡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贖，又要打將夥計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走！咱家小奶奶，你這裏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叫老爺差人，吩咐巡簡司，莫說一付頭面，就十付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簡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裏，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裏。』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

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簡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好使！我見你老人家剛才悽惶，我倒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煖牀上睡着，沒起來哩。只見大丫環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裏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白。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人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裏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拿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付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才打翠花舖裏討將來，今日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嫩，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兒便叫小丫環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裏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兒來了，倒是鄉裏人家女孩兒，今年才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一發替他尋個城裏孩子，還伶俐些；這鄉下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俺，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裏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拿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拿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才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裏吃甚來？」薛嫂道：「剛才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了傷心。平安兒小

斷，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個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簡司撈打，這裏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簡舊日是咱那裏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裏領贖，要錢，才把傅夥計打罵將來，謊的傅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內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暖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的捱的下這一大鍾？」春梅笑道：「好夕與我捱了！你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會說謊，你才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打個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麼？」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撇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卻一點兒也吃不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擻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媽媽，誰似我怎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來。那薛嫂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放在袖子裏：「到家拊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才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吩咐：「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吩咐：「媽媽，你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付好的來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頭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

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環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了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酒飯，飯罷，掌燈燭，安排杯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簡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廝，拏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情。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簡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簡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用一個封套裝了，上批：『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簡司官連人贓解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襪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簡司。吳巡簡見平安兒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看，見封套上，硃紅筆標着：『仰巡簡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裏面吳氏狀子，說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了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簡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裏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簡稟道：『小官才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拿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簡聽了，摘去冠帽，在塔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該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若再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如你這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

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裏，還差武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簡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裏，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兒押着，來守備府裏，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摺兒，拿着禮帖兒，薛嫂兒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綉襖，下着錦裙，左右丫環養娘侍奉，玳安扒倒在地下磕頭。春梅吩咐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兒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一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罵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搵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兒，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裏，哥兒生日，我往家裏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擔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搵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才受』

了。下飯豬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了一兩日，周爺要出巡出去，他到過年正月孝哥兒生日，要來家裏走走。」又告訴：「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些丫頭妹子侍奉。」月娘問他：「真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來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卽刻，舍具菲酌，奉酬腆儀，仰希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春梅看了，到日中才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緞銷金轎衣，軍牢執籐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箱，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隨。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緞子裙，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才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還，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

沒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一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環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定帽兒上。月娘道：「又叫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鬢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絲縐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縐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裏走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與奶奶磕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裏，只要那當值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裏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

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裏。』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裏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奶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零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裏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欲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牀被滲漏，已無榱檣。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壞橙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裏，止有兩座櫥櫃，牀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牀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卻把你娘這張牀，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牀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牀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繇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牀，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牀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繇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牀，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儉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

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牀，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多兩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老人家三四兩銀子，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誰能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忙忙走來接，說：「爹請奶奶早些來家，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月娘那裏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到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繇，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道：『奶奶，你也叫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了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了的。』春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裏，沒和他吃。』於是斟上，叫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証：

點絳脣紅弄玉嬌，鳳凰飛下品鸞簫；堂前高把湘簾捲，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牀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裏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

又沒臉見杏菴王老，白日裏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鋪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劃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這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吃，便佯佯而笑說：『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諒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裏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個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擄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腳，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襠子，精着兩條腿，鞞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噴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向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卻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才若不是我等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卻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

坐下，叫量酒：『拿四賣馥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馥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與橄欖酒，不用小杯，拿大磁甌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麪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裏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修蓋伽藍殿，並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裏，不要你做重活，只撻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裏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才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回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同歇。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裏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羹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道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們只顧奚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鐵鑊筐扛，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夯的打夯。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繖，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歇着的，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

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像個兄弟？』一人說：『倒像個二尼子？』葉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聲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大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非；鼻若灶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祖父丟下家業，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都拿鍬鏟擡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蟻。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腳穿鞦韆，騎着一匹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裏沒尋你？』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倒唬了敬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裏不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裏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住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

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

第九十七回

假姐弟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吩咐：「叫他在後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敍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眼前，使眼色與敬濟悄悄說：「等他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拿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裏，不好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才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裏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牒帳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調濟，把我才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裏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

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乖覺，那裏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恁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並未與敬濟見面。況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裏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吩咐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吩咐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裏牀帳都有。春梅拿出兩牀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厮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蘇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忽逢元旦新正；不覺艷杏盈枝，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裏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罇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物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吩咐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

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像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卻在這裏？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於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敘祚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吩咐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裏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擔出來。不是他，卻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裏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裏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萬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道：『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裏說話不題，卻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蛾眉，敬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簡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裏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聽了，把眼睜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裏門外不相逢才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裏，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

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他還等着我這裏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邊，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只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去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眼，往裏張着，明明見陳姐夫正在牀上歪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裏，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

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裏，春梅也常往書院，正和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鬟侍婢，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

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睡去了。獨坐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吩咐：「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歪在牀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裏喃喃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了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道：「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裏，佯裝着醉，作耍當真，調戲月桂。那月桂一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一手拖着，他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人在花亭上，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兩個正敘舊情，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兒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戚，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你爺臨去吩咐，叫我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蹶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吩咐，想着大姐那等的還歡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

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姑子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鬢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裏來，且喜呀，剛才奶奶分付，叫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了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才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相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才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牀，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曠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才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的好情。」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仇罷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叫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裏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子。」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

帖兒，大紅緞子上寫着：『開緞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緞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牀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叫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證：

天仙機上繫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裏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裏，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裏備了兩盞茶葉糖餅羹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裏擇定吉日，納采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盞酒，兩牽羊，一頂鬘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緞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裏有陪牀使女沒有？』薛嫂兒道：『牀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來。』春梅道：『咱這裏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裏使喚，掇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裏使的丫頭，今年才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捉拿在監裏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拿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雁過門。陳敬濟騎着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半喝道，頭帶儒

巾，穿着青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彩，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到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裏面鋪着牀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裏面亦有牀榻，几席古書，並守備往來書柬拜帖，並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裏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休道歡娛處，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爲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圓領，頭戴冠帽，腳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打頭面，又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娶我兄弟

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箇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着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查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攬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守備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衙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科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有事，又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裏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廝，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碼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四方趁熱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了一疋驢子，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個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裏，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碼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查帳目，管情兒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之太屈，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

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吩咐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春梅道：『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拿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裏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拿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拿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白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提，往河下拿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裏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拿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拿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提，往河下把楊光彥並兄弟楊二風，都拿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新，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翁三家醉，開樽十里香；
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碼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牀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叫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裏

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爲證：

風拂煙籠錦綉粧，太平時節日初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佳人愁悶腸；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駁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桌凳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裏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裏來。敬濟問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裏來？」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即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想那裏會過的，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就是我的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裏？你老公在那裏？」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慘白鬚髮，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僱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

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爹家裏？」敬濟把頭頂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碼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姐夫費心力！」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吩咐主管：「咱蚤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其後，慢步到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眼，瞪秋波，只看敬濟，彼此都有意。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事故，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繇的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得這一聲，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春至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夙世姻緣，今朝相遇，願訂終身之約。』敬濟道：『難得姐姐見憐！』又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少，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卻，好歹來坐坐。』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裏邊房內，蚤已安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簽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關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官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十分恩愛，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才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

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吩咐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吩咐。』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現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聒聒：『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教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況王六兒年雖半百，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綢緞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得，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大水鬢，涎瞪瞪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也好，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迷住了，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得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年，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會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中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

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四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捎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束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裏，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拆開束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啓情郎陳大官人台：下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體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果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束帖並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便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到店內吃鍾酒去，我寫回帖與你。」吩咐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裏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會？」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並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束，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叫丫鬟金錢兒拿盒子，拿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卻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束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束，燈下觀看，上寫着道：

「愛弟陳敬濟頓首，覆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慰問，又承厚款，耿耿在心，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

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文，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女千歡萬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卻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廳整置酒餚，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晨，敬濟說：「我一向不會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吩咐：「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叫兩個軍牢擡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吩咐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盛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裏？」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牀愁懶動，閒垂錦帳鬢鬢低；玉郎一去無消息，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擡過鏡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敝些闊別話兒，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牀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果子來配酒，只他兩個在下邊。韓道國買將果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驪開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探出何蠻子來！」謔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會來。」這劉二那裏依聽，大挾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搗你娘那裏沒尋你，卻在這裏！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揚下我兩個月房錢，卻來這裏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入的！」不防廳的一拳來，正打在他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願，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腳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腳，踩了個仰八叉，罵道：「我搗你淫婦娘！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裏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熱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裏喧亂，兩邊鄰舍，並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

「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這殺才做甚麼？」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牀上，聽見樓下嚷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譚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裏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我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候小舅子劉二，來這裏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拖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唬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跌了一交，哄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鬪他不過，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裏？」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請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一發叫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是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機會遭逢莫遠圖；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會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會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敘了回衷腸之話。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

勝和劉二幾樁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婊子，劉二又怎的各處窺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神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紮；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擋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處候，近前吩咐，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賺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託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卻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見他無丫鬟跟隨，兩個就一處睡了。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歇在敬濟書房內。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耐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逕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裏開窺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

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叫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卻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鬢蘭花兒慌忙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摔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謊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撲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迸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攬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遶屋裏牀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捩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背着牌鈴，在那裏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裏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聽武楞的一聲，把手中的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翻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裏的後廳春梅知道了，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醒，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差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叫，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

往東昌府那裏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拿了劉二，恐怕拿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拿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吩咐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證：

爲人切莫用欺心，舉頭三尺有神明；若還作惡無報應，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吩咐李安：『將碼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志、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欲，好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咐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卻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酒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永福寺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

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擡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紙。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攙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遭：『這個是我的孩子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想不到這裏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才甦省，尙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肺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廻文，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那上面都扣繡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片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在底褲子上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想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願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的妻小。』說着，那淚如湧泉。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卻不誤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裏話？奴既爲他，雖劓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咐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才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

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裏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僱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化孝哥兒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討了除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道：『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除帳，僱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卻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子，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羞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寶，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卻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卻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把我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

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逕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把東西與你，卻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喚，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才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一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捎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並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併，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煙烈焰薰天紅；將軍一怒天下安，跳梁掃蕩盡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揮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雁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汗馬辛勤二十年，贏得斑斑鬢如雪；天子明見萬里外，幾番勞動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環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粒子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

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好看他，原來這等負恩！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尙未暇食；至於房幃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常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帥韓離不，繇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當不住，慌了兵部尙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與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維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卻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韓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韓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忘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安危端自命爲之；出師未捷身先喪，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表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青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閒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

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覩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挂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話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就嗚呼哀哉了。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鬟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人家周忠鎖了，押着找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可襲職；拿到前廳，不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並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

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找尋父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裏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裙褲兜襠，腳上黃泥，進來放下鍬鏟，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裏？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裏，丈夫沒了，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裏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裏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好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而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邐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找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

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揷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安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卻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看到清河縣地方，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煙塵四野，目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

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竄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於郊外，往前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踏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裏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裏夢裏！你會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峰，被般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理！此等荒亂年程，亂竄逃生，他只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閒說，誤了人的去路，後面只

怕兵馬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尙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啣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牀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牀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分，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煙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咒，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挂礙，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盞焦頭爛額，蓬頭垢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剜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如湯去撥雪；
若將冤報冤，如狼重見蝮！
我見結冤家，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懺悔，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再勿將冤結！

當下衆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鎮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

通爲次子沈越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諛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目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已而，又有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頭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朱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街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不見。小玉諛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牀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繚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於濟南府，尋問到雲參將衙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鄰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繚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

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盟。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那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裏，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無不可？』月娘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會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在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裏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拿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漉漉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諛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噴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卻與你成婚。』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上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卺杯，綰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同牀，這月娘卻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牀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胸鮮血濕模糊！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諛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

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才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才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邊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雞叫天明，吳月娘梳洗而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牀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吳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資財，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轉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牀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看，忽然不是孝哥兒，卻是他爹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牀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吩咐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過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道：『師父，你度化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卽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會疏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爲證：

閱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忒難存嗣，敬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